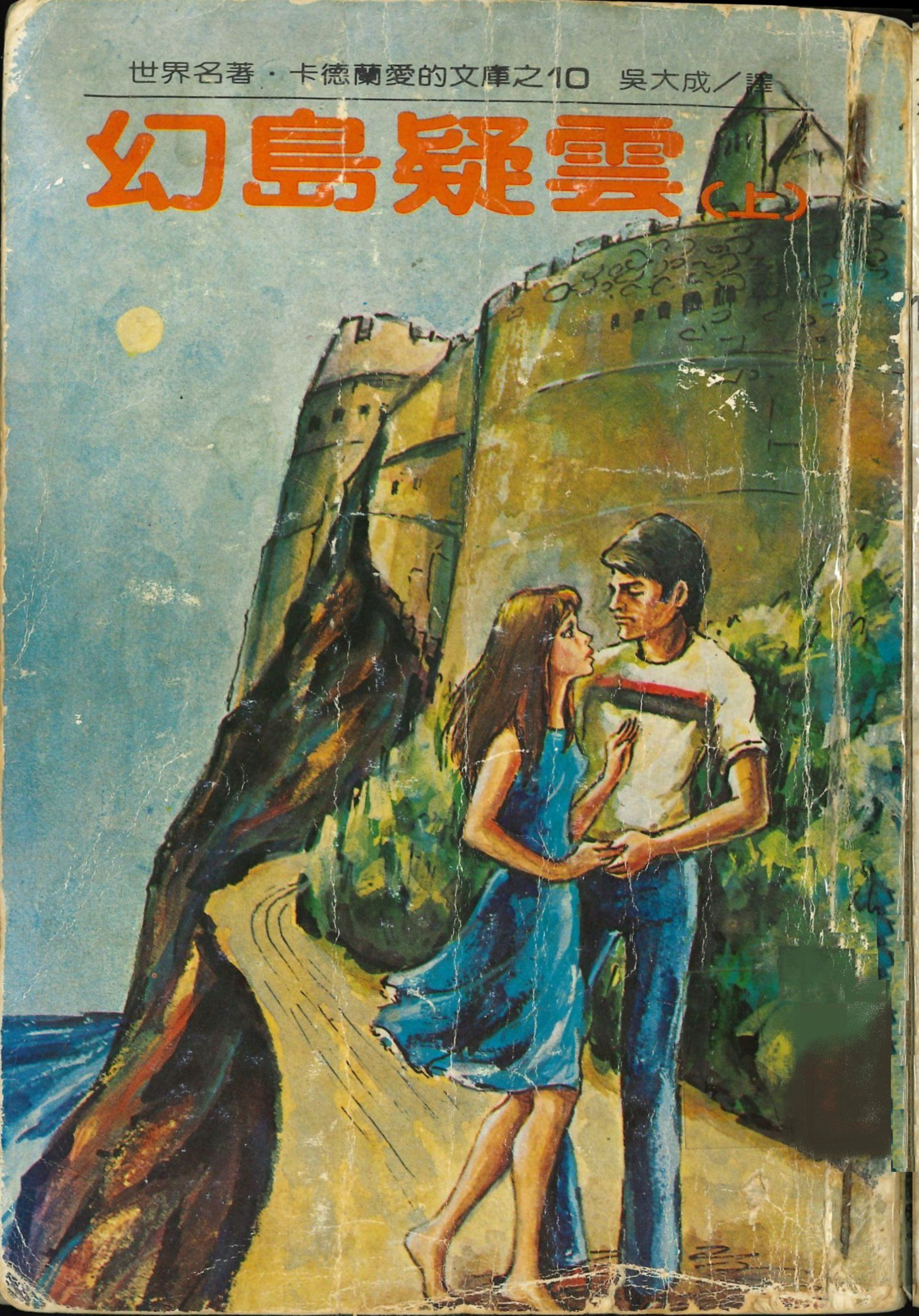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卡德蘭愛的文庫之10　吳大成／譯
幻島疑雲（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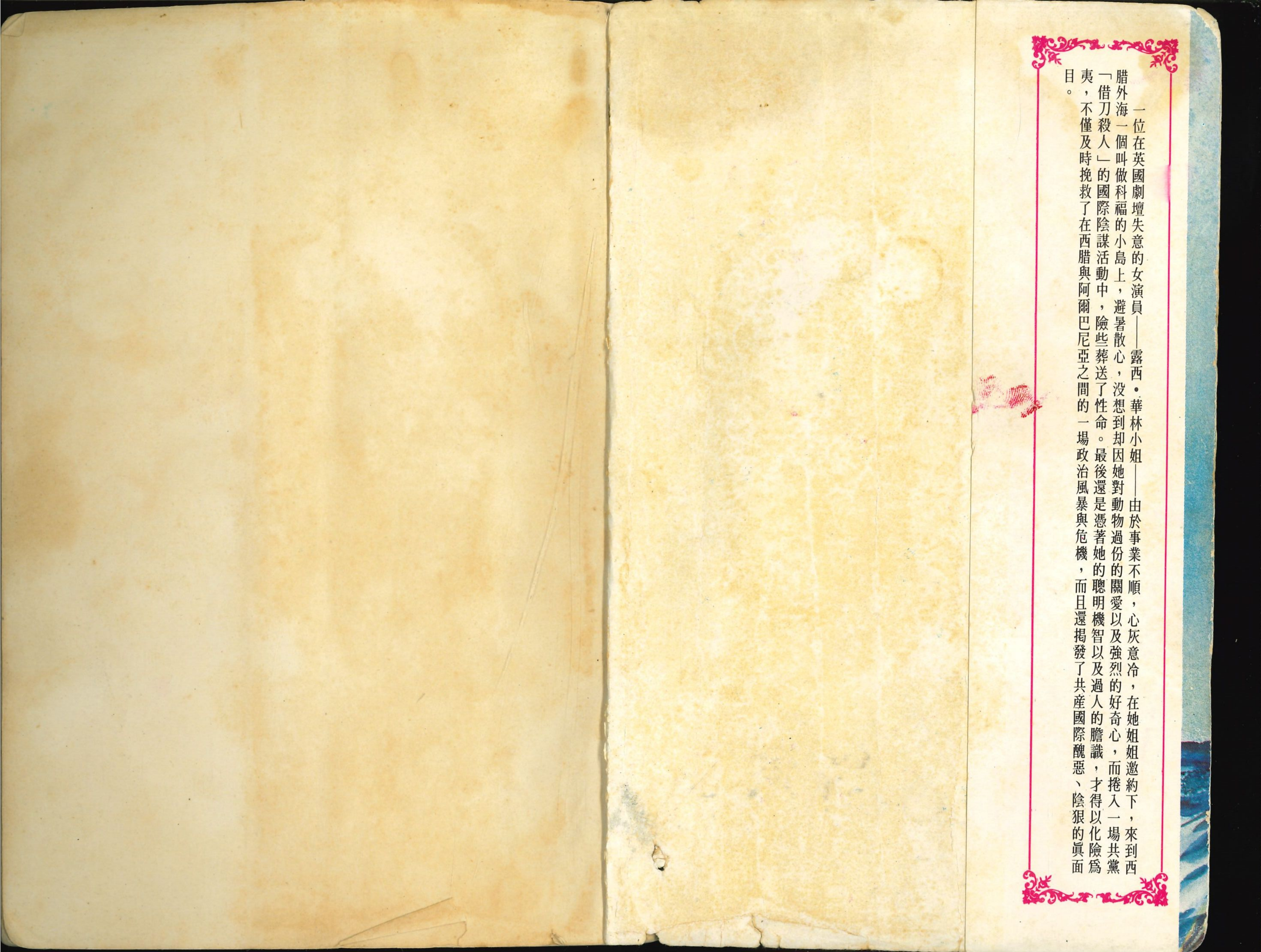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卡德蘭愛的文庫之10　吳大成／譯

幻島疑雲（上）

卡德蘭愛的文庫10

吳大成譯





一位在英國劇壇失意的女演員——露西・華林小姐——由於事業不順，心灰意冷，在她姐姐邀約下，來到西臘外海一個叫做科福的小島上，避暑散心，沒想到却因她對動物過份的關愛以及強烈的好奇心，而捲入一場共黨「借刀殺人」的國際陰謀活動中，險些葬送了性命。最後還是憑著她的聰明機智以及過人的膽識，才得以化險爲夷，不僅及時挽救了在西臘與阿爾巴尼亞之間的一場政治風暴與危機，而且還揭發了共產國際醜惡、陰狠的眞面目。

幻島疑雲（上）

卡德蘭愛的文庫10

吳大成 譯



THIS
ROUGH
MAGIC

Mary Stewart

1 幻島避暑

「如果是個男的，」費麗亞高興地說，「我們就把他取名為普洛斯帕羅。」

我大聲笑了起來，「可憐的小傢伙，為什麼要來到這個世上呢？哦，當然囉……想必有人告訴過妳，科福這個地方是莎士比亞『暴風雨』劇本中那個奇幻島吧？」

「前不久，確實有人這樣說過，但是，求求妳，現在別問我這個。不管妳的習慣是什麼，早餐時，我不想和妳談莎士比亞。」姐姐打了個呵欠，將一隻脚伸到涼台邊有陽光的地方，欣賞著那雙昂貴的海灘涼鞋。

過了一會兒，費麗亞似乎想起什麼，於是繼續說道：

「其實，我倒不想替孩子取個像莎翁劇中人物的名字，我的意思只是我們這裡已經有個叫米蘭達的，還有個叫斯匹諾的，斯匹諾這個名字，也許並不是普洛斯帕羅這名字的簡稱，但聽起來倒蠻像的。」

「嗯？似乎非常羅曼蒂克，蠻有趣的。是誰呀？」

「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都是本地人，他們是雙胞胎。」

「哦！那麼，他們的父親一定很有文學修養囉。」

費麗亞笑了笑，「妳不也一樣嗎！」

她說話的表情，分明有意譏諷我。於是我也不甘示弱地和她針鋒相對起來。

「好極了，這樣看來，妳不認爲改一個名字更好嗎？對妳未出世的寶貝兒子來說，卡力班怎麼樣？依我看，那是最適當不過的了。」

「爲什麼？」她很生氣地問道。

「『這個綠眼的老巫婆，在此地生過一個小孩（名叫卡力班）。』」我故意引用莎翁劇中的對白來氣她，「還有咖啡嗎？」爲了怕她眞的生氣，我趕快將話題轉開。

「當然有，不就擺在那兒嘛！哦，說眞的，妳在這裡實在太好了，露西！我想我不應該說妳現在有空來這裡有多幸運，可是，我好高興妳能來！住過羅馬，才知道這裡確是人間天堂。」

「住過倫敦，才更覺得這是人間樂土。一想到昨天，我還在那兒……還有，想到陰雨綿綿的日子……我就覺得這裡和其他地方不同。」

我打了個冷顫，啜口咖啡，斜靠在椅背上，從金色針葉林的頂端望過去，遠眺閃爍晶瑩的海面，想想自己遠從四月仍然寒風刺骨的英格蘭，經過整夜旅途勞累，來到在愛阿里亞海中一個充滿陽光的奇幻島度假，竟不由得興起一種如夢似幻的感覺，更充滿了欣喜之情。

也許我應該向那些沒有我這麼幸運的人們說明一下：科福是希臘西海岸外的一個島嶼，地形狹長，形狀像把鐮刀，海岸彎曲成弧形。島的北端，距阿爾巴利亞大陸最近的地方不過兩英里。科福城位於鐮刀弧形的中點，從科福城到希臘海岸大約七、八英里。島的北端寬廣多山，山谷富饒，由北向南，山地漸漸稀少。島的南端，狹長平坦，像蠍子的尾巴，有人認爲科福是因此而得名。

我姐姐的房子位於科福城北約十二英里處，海岸就從這裡開始彎向大陸，此地有潘托克雷山峰作爲屏障，山脚下有片像個口袋似的小沃地，是姐夫的家產之一，已經好多代了。

姐姐費麗亞比我大三歲，二十歲那年嫁給一位羅馬的銀行家，名叫李奧拉托·福里。在威尼斯人佔領此島期間，他的家族就在科福定居下來，用那一小塊土地作基礎，展開一連串的開拓工作，經過一番慘淡經營才開始興旺起來。在英國共和時期統治下，李奧的祖父在面向這個小海灣

上方的叢林中，建造了一座金碧輝煌富有浪漫氣息的古樓。從古樓一直到海邊這片土地，全是他的產業。他闢建了葡萄園、橘子園，整個小型種植區，就如日本果園的縮影，「福里」產業自此頗富盛名。他還在叢林裡清出一片空地作爲花園用地，又在伸出海灣南方的海岬上，修竣了一座碼頭和一個巨大的船塢。依據費麗亞的估計，這座碼頭幾乎可以停泊整個第六艦隊，事實上，確曾有一隻混合艦隊停靠過，艦艇上常有客人往來拜訪。我想，在全盛時期，這地方一定經常是高朋滿座，賓客盈門。夏天他們在海灣裡划船釣魚，秋天就在林中遊獵，要是客人有三十人左右，就會蜂擁到希臘和阿爾巴利亞陸地去捕捉小鳥和山羊。

可是那段美好的時光隨著第一次大戰而消失，這個家族隨後也就搬遷到羅馬。但是這座古樓並沒有變賣掉，在廿年代和卅年代這段期間，仍然當作夏天避暑的去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他們的產業幾乎被摧毀殆盡。可是，福里家族在戰後的羅馬又東山再起，奇跡般地使家族產業迅速恢復舊觀。老福里——李奧的父親，後來又將注意力轉到在科福的產業。他做了些復原的工作，去世之後，他的兒子認爲這座古樓已是廢垣殘瓦，早已失去往日光輝，不再有任何意義。因此，三年前，他決定建造兩個小型現代化的別墅，事實上就是兩棟有涼台的平房，矗立在伸入海灣的兩邊高地上，遙遙相望，彷彿在拱守著這片海灣。

他和費麗亞住在海灣北面那棟「福里」別墅裡。另一棟姐妹別墅名爲「羅莎」，座落在海灣

南面一條溪流的上方，巨大的船塢就在那裡。

羅莎別墅租給一位名叫曼林的英國人居住，他爲了編一本書，去年秋天就搬到那裡。（「妳可知道他編的是那一類書？」姐姐說，「全都是圖片，只有一點點說明文字，那些字還寫得好大，不過整本書看來很棒。」）

兩棟別墅靠通往古樓的大道和穿過森林，通往海灣的小小山徑聯絡。

今年春天，羅馬的天氣燠熱，預料往後的日子會更嚴重，因此福里一家很早就趕來了科福。費麗亞懷有身孕，特別感到炎熱難耐，家人勸她留下兩個大點的孩子（他們還在上學）隨同祖母居住。在我抵達之前，李奧帶她來此已經好幾天了，他自己則回羅馬去忙著處理業務，答應再飛回來共度週末，還打算把孩子們帶來過復活節。費麗亞聽說我目前閒著無事，所以寫信要我來科福作伴。

這份邀請倒正是時候，我參加的那個劇團勉强維持了一陣子，終於關閉了，我也隨著失業。這個工作是我在倫敦最喜愛的——算是我的「大好機會」——這正說明了我目前的窘況。

我寫信到處謀職，所得到的回答雖然語句都很客氣，卻都是些推託之辭，毫無誠意。我熬過了一個可怕的冬天，已身心疲憊，精神沮喪，對未來十分徬徨，何況我今年已二十五歲，如果還不聽別人勸告，仍然堅持舞台生涯，無異與自己過不去。

可是，凡是做過演員的人都知道，舞台生涯不僅是一種職業，更是一種樂趣，而我也只是想過過戲癮罷了。一開始我經由一個正常起點，努力朝這個方向奮鬥。我在一個少年劇團待了三年，直到去年，才決定到倫敦去碰碰運氣。運氣似乎來了，先是在電視上跑跑龍套，演些零碎的商業廣告，大約經過十個月左右，終於獲得一個很有前途的角色。很不幸，就在我領銜演出的當兒，這齣劇卻像一隻垂死的駱駝，奄奄一息地苦撐了兩個月，終於下幕。

雖然如此，比起其他人，我還算幸運。他們還在這條通往深淵底部的階梯上爬行、掙扎。當他們待在經理人的辦公室裡，無聊得快要窒息的時候，我卻在福里別墅的涼台上，盡情地享受科福的耀眼陽光。

涼台非常寬敞，台階用磁磚砌成，座落在高地的盡頭，臨海的峻崖峭壁林木茂實，陡峙矗立海上。

扶欄下方是一片針葉林，晨曦中，時而傳來一股和煦的清香。別墅後面和兩側的斜坡上，樹林遍布，濃蔭滿地，小鳥在林中嘰嘰喳喳，飛來飛去。

海灣沿岸幾乎全爲叢林所遮掩，可是再向前望去，景色美麗極了——整個灣面一片平靜，水波粼粼，悠悠地躺在科福島的環臂裡。北方遠處，越過深藍色的海峽，是一片霧般朦朧的阿爾巴利亞雪山。

眼前寧謐的景色，眞令人神往。除了悅耳的鳥鳴，再也聽不到其他的聲音，除了青葱的林木、蔚藍的天空和映著陽光的海面，再也看不到別的東西。

我嘆了口氣說：

「如果說這不是普洛斯帕羅的奇幻島，那麼該是……喂，這兩個名字挺羅曼蒂克的孿生兄妹究竟是誰？」

「斯匹諾和米蘭達？哦，他們媽媽在替我們工作，名叫瑪麗亞。她住在古樓正門前那間小茅屋裡，妳昨晚從機場來時，途中一定看過。」

「我想起來了，那裡有燈光……地方很小，就是那間茅屋嗎？那他們是本地人囉？」

「是的，他們是農夫。男孩是替住在羅莎別墅的曼林先生工作，米蘭達在這裡幫她母親。」

「農夫？」我心裡有點疑惑，有意提醒她一下，「在此地發現這類名字，似乎有點奇怪。替他們取名字的人，文學修養一定很好，會是他們父親取的嗎？或者是李奧？」

「李奧？」費麗亞說，「據我所知，過去八年來，除了羅馬的經濟時報外，他什麼也沒讀過。他只會把『米蘭達和普洛斯帕羅』當成信用投資的名詞，決不會是他。不過，有件事恐怕比妳想像的更奇特。」她神秘地笑了笑。我很清楚她的毛病，在她打開話匣子之前，她總會說：「這些有趣的事，我想妳應該知道。」……「本來斯匹諾這名字，是爲了追念島上一位聖徒而取的。

科福島有個習俗，每個排行第二的男孩都要被命名爲斯匹諾狄安。只是，自從由我們那位著名的房客負責取教名後——有人推測，這對孿生兄妹的名字也是由他取的——情形就不同了。我敢打賭，他將斯匹諾這個名字改爲普洛斯帕羅登錄在教區名册上。」

「『著名的房客』？是誰？」

「朱里昂·格雷。」

「朱里昂·格雷？」我猛然坐了起來，兩眼盯著她。「妳的意思該不是——妳是說朱里昂·格雷？那位演員。」

「正是他。」姐姐對我的反應顯得有點自鳴得意。我也知道剛才那種家常閒話絕不會引起我這種反應。

朱里昂·格雷爵士不僅是位「演員」，甚至可說是英國劇團的一塊瑰寶，是個充滿傳奇性的人物。

「這麼說來，」我說，「他是來了這兒咯。」

「我想妳會感興趣的。」費麗亞說時，頗爲得意。

「當然有興趣！大家一直都覺得奇怪，爲什麼兩年前他會那樣無影無踪地消失了。當然我知道，經過那次可怕的意外事件之後，他就一直長臥病榻，不得不放棄演員生涯，靜悄悄地從人們

心中消失……妳應該聽說過關於他的傳言。」

「我可以想像得到。雖然我們家在這兒可算是名門望族，不過，我的好妹妹，妳也注意點，別以爲隨時都可接近他。他退隱在這兒，我的意思是隱居，他從不出門作社交性的活動。那就是說——他在他家附近每隔一碼就用石灰塗了『擅自闖入者，格殺勿論』的字樣。除了少數一兩位朋友。園丁會把所有不速之客從懸崖拋入海中。」

「我倒無所謂，我想他還不致於這麼糟糕。我猜妳一定見過他。他怎麼樣？」

「哦，我——他似乎很好。只是生活不太順意，如此而已。我只見過他一兩次。事實上，就是他告訴我，科福島被認爲是『暴風雨』的背景。」她斜著眼向我瞥了一下，「我——我想妳會承認他是一位很有素養的『文人』吧？」

姐姐這一問，使我一時語塞，不知道如何作答。

「『暴風雨』是他最後的一個歌劇，」我說，「我在斯特拉福鎮看過他最後一次的演出，都感動得哭腫了眼睛。他是不是因爲這個緣故才選擇科福隱居？」

姐姐放聲笑了起來，「我可不太相信。難道妳不曉得，他其實就是本地人？大戰期間，他就住在這裡，而且，大家都曉得，戰事結束後，他還在這兒待了好一段時間。後來，我聽人說，他孩子還小的時候，每年他都要帶著全家回來渡假。他有棟房子在依普索那兒，直到最近，他的妻

女遭人殺害後，他才將房子賣掉。我猜想，他和此地一直有……連絡，因此，當他想到退休時，自然就想起我們的古樓。我們並沒有意思要將這個地方租出去，這棟房子年久失修，實在不宜住人，可是他竟那麼迫切地想找個與世隔絕的清靜地方，說起來似乎是上帝的安排，這時正好古樓空著，瑪麗亞全家就住在古樓前面，所以李奧就答應租了。瑪麗亞和她孩子在古樓清理了幾個房間。橘子園那邊還住了一對老夫婦，負責看守果園，他們的孫子負責花園，還幫忙做些雜務，所以，對於一個想要清靜隱居的人來說，這倒是一個非常公平的交易……如果說妳只想要清靜、陽光和海水浴的話，倒是可以盡情地享受。」

「很適合我，」我恍惚地說，「哦，實在很適合我。」

「今天上午想不想去海灘？」

「嗯，很想去。在那裡？」

「當然是海灣，就往那邊走下去。」她含混地向樹林裡指過去。

「我記得妳說過有『禁止擅自闖入』的警告。」

「哦，天哪！並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海灘可沒有。我們從不讓別人佔有海灘，不然我們來這兒幹嘛？說眞的，實在太好了！從這兒一直往下走到高地的北面，在那裡，有我們自己的碼頭，海灣裡還有沙灘，躺臥在那裡就跟天堂一般，而且是完全私有，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我可能晚

一點下去，不過，假如妳要游泳的話，我叫米蘭達引妳去。」

「她現在就在這裡？」

「親愛的妹妹，」姐姐說，「妳也眞是太糊塗了，妳想我會親自煮咖啡？」

「算了吧！我還記得那天——」

這時一個女孩端著托盤來到涼台，我的話也就中斷了。她將早餐的東西清理掉，又好奇地看看我，我試著用希臘語向她說「早安」——就只有這兩個字，卻是我全部的字彙。她身材矮胖，粗實的脖子和圓圓的臉，還有兩道都快連起來的濃眉，那雙烏黑光亮的眼睛和紅潤的肌膚，使她顯得青春健康，看上去大約十六、七歲。

發現我想向她招呼致意，引得她講了一大堆希臘語，姐姐終於笑著阻止了她。

「她根本不懂，米蘭達！她只知道這兩個字而已。講英語，等妳收拾好後，帶她去海邊好嗎？」

「當然！我非常樂意！」

她看來是那麼快樂，我不自覺笑了笑，以爲藉著她的快樂，可以解解我心頭的鬱悶。事實上不然，我剛帶著失敗的慘痛，從晦暗的倫敦來此，絕不可能立刻抓住希臘人那種樂天的喜悅。

她精力充沛地將碗碟堆放在托盤裡。「我不會太久。一分鐘，只一分鐘……」

「她的一分鐘就是半小時，」這女孩急急忙忙走後，姐姐平靜地說，「不過，急什麼呢？反正全世界的時間都是妳的。」

「說的也對。」我帶著低沉滿足的語調說。

□

通往海灘的路是一條佈滿松針的陰暗小徑，在林中彎來彎去，接著到了一個開闢過的小空地，那裡有條小溪，緩緩流入海中。

小徑在這兒分叉，一條上山的進了森林，另外一條陡峭的穿過針葉林和金黃色的橡樹林，通向海灘。

米蘭達停了步，往山下指指。

「這條就是妳要去的，另一條通往古樓，是私有的，沒有人走那條路，懂吧？」

「曼林先生住的另一棟別墅在那裡？」

「在海灣的另一邊，一個懸崖的頂部。從海灘看不到，因爲有樹林遮住，不過有條像這樣的小徑通到那裡。」——她畫了個陡坡的鋸形簡圖——「從船塢爬上懸崖，我哥哥斯匹諾在那裡工

作。那是一棟很好的房子，非常漂亮，就像皇宮一樣。」

「我想也是。妳父親是農夫嗎？」

其實這個問題是隨口溜出來的，我根本忘了費麗亞是胡扯的，也壓根兒就不相信，可是現在這個女孩卻猶豫起來，倒害我不好意思了。在這尷尬的片刻，我懷疑費麗亞所說的一切是否眞實。當時我並不知道希臘人會把這種完全屬於個人的一些問題付之一笑。我結結巴巴正想說什麼，米蘭達已在回答我：

「好多年前，我父親就離開了我們，他去了那邊。」

「那邊」這兩個字在我們談話當時應該只表示越過那道灌木圍牆而已，可是我了解這裡面眞正的含義是指被殘酷地關在阿爾巴利亞共產國家的鐵幕裡。

「妳的意思是他被關起來了？」我有點驚駭地問道。

她搖了搖頭，「不是的，他是個共產黨，那時我們住在科福島的南部。在那個地區，現在還有許多像這樣的人。」她猶豫地說，「我不知道爲什麼會這樣，與北部不同，我母親是北部人。」她講話時聽起來好像這個島有四百英里長，而不是只有四十英里而已，可是我相信她所說的，我也有同感。不論在那裡，只要有兩三個希臘人聚集在一起，那裡就會至少有三個政治黨派出現，可能還更多。

「你們從來沒有接過他的信？」

「從來沒有，以前我母親還一直盼望著，可是現在，當然囉，鐵幕將所有的人都關住了，沒有人能進得去，也沒有人能出得來。假如他還活著，那一定待在那裡。可惜的是我們根本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妳的意思是說沒有人能去阿爾巴利亞旅行？」

「是的。」她烏黑的眼睛突然一亮，「除非那些人犯了法。」

「我可不想犯法。」彼岸的雪山看來那麼高，那麼冷，那麼殘酷！我有點笨拙地說道，「很抱歉，米蘭達，對妳母親來說，那一定是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她聳了聳肩，「這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十四年了，我都不曉得自己還記不記得他，而且我們有斯匹諾照顧。」她眼睛又亮了起來，「他替曼林工作，妳知道的——負責保養船、汽車——一部好漂亮的車，非常昂貴！還要幫著整理那些曼林先生要出書的圖片。曼林先生說過，等書完成了——一本眞正擺在店裡賣的書——他就要將斯匹諾的名字印進去。想想看！斯匹諾還求什麼呢！他跟我是雙胞胎，妳知道的。」

「他像妳嗎？」

她看起來有點驚訝，「像我？爲什麼，不，他是個男人，我剛才不是告訴過妳他很聰明嗎？

至於我，我不聰明，不過我是個女人，女人聰不聰明都無所謂。但是男人就不同了。不是嗎？」

「他們男人總是這麼說的。」我笑了起來，「好吧，非常謝謝妳爲我帶路。請妳告訴我姐姐一下，我會準時回去吃午飯，好嗎？」

我沿著松葉林下的陡峭山徑往下走，我到了第一個拐角時，有件東西使我禁不住回頭向空地瞥了一眼。

米蘭達已經走遠了，可是我覺得好像見到一個人影，身穿一件褪了色的猩紅色衣裳，不是往福里別墅的方向走，而是往高坡上的森林中，朝古樓那條禁止通行的山徑走去。

2 海灘驚魂

海灣狹小隱蔽，鐮刀形的白色沙岸環抱著湛藍的海面，高聳的懸崖從海灣兩邊向海中伸展出去，佈滿了松林和金黃的樹木。我沿著陡坡逕往沙灘走去，直到一處長滿橡樹苗的地方，山徑被阻住了。我立刻調頭繞過一個隱蔽的角落，然後走出森林，來到燦爛耀眼的陽光下。

海灣非常幽靜，顯得有些兒荒涼。海灣兩邊，林木扶疏的高地伸向平靜映耀的海面。再往遠去，海水漸深，先是一道孔雀藍的暗影，然後就是一片遼濶的靛藍，依匹拉斯山脈矗立海上，清晰可見。遠方的阿爾巴利亞雪山彷彿雲霧般飄浮在那兒。

踏過海灘熱燙的沙礫，海水倍覺清涼柔順。躺在平靜清澈的海水裡，緩緩沿著海岸向海灣南

方的海岬游去。陣陣微風從陸地吹來，拂過鹹濕的海面，帶來果樹和松林的濃郁芬芳。很快地，我漸漸接近海岬的高地，白色岩石從高地頂端直伸入水底，蒼松古樹懸空生長，一片濃蔭，海面呈現片片綠影。我停留在艷陽光照的水域，翻轉身來，悠閒地仰臥在水面，閉上眼睛，面向燦爛的天空，隨波飄浮。

松林枝葉隨著微風輕輕搖曳，似在喁喁私語。海面一片寂靜，聽不到一絲聲息……

這時，一個波浪幾乎將我翻轉過來。我掙扎著正想穩住身子，又一個波浪緊跟著打來，大概是一條小船從我身邊掠過，使我翻滾在船後尾浪裡。可是我並未聽到划槳聲，也沒聽到馬達聲，這會兒除了這些有氣無力的波浪侵擊著岩石的啪啪聲外，再也聽不到什麼了。

我直起身子，踩著水，向四周看了看，感到有點迷惑，不覺驚慌起來。什麼也沒有！海面閃爍著水光，空曠平靜，極目遠眺，水天相接，一片蔚藍。我用腳向下探試，才發現已飄離海岸，腳尖碰不到底了，於是我趕緊游回去。

就在這時，又一個波浪將我高高地托出水面，我的身體沉重地向前倒栽下去，另一個波浪又打了過來，使我翻了一個觔斗，我拼命掙扎了好一會兒，嗆了好幾口水，這時，我真的開始緊張起來，趕忙向岸邊游去。

在我身旁，海水突地起了一陣漩渦，並且嘶嘶作響，好像有什麼東西碰到我——一個冷冷的

東西沿著大腿，輕輕地擦過——好像一個人的身體從水底游了過去……

頓時，我嚇了一跳，我沒有驚叫，因爲嚥了滿口海水，而且正往下沉。我驚慌地掙扎著衝出水面，猛然搖了搖頭，甩掉一頭海水，慌亂地察看四週——海面一如往常，空無一物，除了海面上有條矢箭般的波浪痕跡，這正是剛從我身邊擦過的水怪引起的。

箭頭快速向遠處衝去，清晰地拖著一條水霧般的尾浪，橫過海灣平整的水面，直向外海而去。繞了一個大圈後，又回過頭來……

我沒等著看清楚那是什麼，就驚恐地尖叫起來：「鯊魚！」我瘋狂地往岩石那邊游了過去。

牠來得非常快速，離我三十碼處，水面波浪騰湧起來，接著是一個黑白相間的巨大背脊露出水面，水浪向兩邊潑開，看起來像層玻璃一樣。

聽到噴水的呼吸聲，再望過去，瞥見一隻黝黑晶亮的眼睛和背脊上新月形的尖鰭，不一會兒，這個動物又沒入水中，尾浪把我向岩石那邊推送了好幾碼遠。這時，我發現一個扶手的東西，於是牢牢地抓住，攀上了岩石，喘著氣，害怕極了。

其實那並不是鯊魚，我以前讀過好幾百個冒險故事，知道鯊魚的三角鰭很大。我也看過許多圖片，鯊魚的顎看起來很可怕，眼睛微小兇狠。而這個動物剛才在呼吸，眼睛又大又亮，有點兒像狗的眼睛——像海豹的？也許！可是在這氣候溫暖的水域裡，不可能有海豹，何況海豹身上沒

有長鰭。那麼是條鯨魚囉？不，鯨魚不只這麼大……

不久，我找到了答案，這才鬆了口氣。原來那是一隻海豚，算是愛琴海的寵物，游過一處，就興起一陣波浪。這時我已爬到一塊岩石上，坐在樹蔭下，雙手抱膝，仔細地觀賞著。

牠游了一大圈，又回到原地，身體光滑，背脊烏黑，腹部呈淡灰色，看起來像艘正在比賽的帆船，十分優美。這次，牠眞的浮了出來，躺在水面上盯視著我。

牠和其他海豚一樣，相當大，差不多有八九呎長，正仰臥水面輕輕搖晃，強壯的肩膀彎曲著，正準備鑽進水裡，新月形的尾巴輕輕划動，使巨大的身體保持水平。那雙帶有一道黑圈的眼睛一直盯著我，從牠的眼神，我幾乎可以確定，牠是在向我表示友善。那張平滑的嘴巴這時也彎曲起來，形成海豚永遠不變的微笑。

此刻我覺得非常輕鬆愉快。「哦！你這個可愛的傢伙！」我傻傻地說，伸出一隻手來向牠示意。

海豚當然不能明白我的意思，依然平靜地仰臥在那裡微笑著，搖晃著，觀望著，似乎一點也不害怕。

這樣看來，以前我所知道的那些傳說都是眞的。古代文學裡，到處都可見到有關海豚的故事，牠一直和人類非常友善。當人們無法接受所有稀奇古怪有關海豚的傳說時，卻有更多近代故事

可用來證明那些傳說的眞實性。

大約五十年前，在紐西蘭有隻叫傑克的海豚，看著通過庫克海峽的來往船隻，前後達二十年之久。在阿波洛里地方，有五十隻海豚，專門表演給那些渡假的人們欣賞。最近在意大利，有隻海豚在靠近海岸邊和小孩們一同遊戲，吸引了一大群遊客，其中甚至有部份商人擱下生意不做，從附近一個遊憩場所趕來看這隻海豚的表演。我所說的這些，還有好多別的，都足以證明古老傳說自有其眞實性。

今天在這裡，更是一個活生生的證明。我——露西，正要被請下水去和牠一同遊戲。這隻海豚所表達的意思已經非常明顯，除了在牠背上插一塊告示牌外，再也不會比這更清楚了。牠搖擺著，盯著我看，在水中翻滾，然後再向我這邊游過來，接近，更接近……

一陣微風，吹動了松葉，我彷彿聽到一隻蜜蜂嗡嗡地從我面龐飛過，好像子彈劃過空氣的聲音。海豚突然成弧形潛入水裡，海水跟著起了一個漩渦，波浪向四周擴散，起伏一陣，然後又囘復平靜。

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反覆著。牠似乎顯得非常失望，我轉過頭看著牠向外海游去，突然，離我坐的岩石不遠處，海面就像有個砲彈落下般爆了開來，海豚也隨著畢直地衝出水面，跳了有一碼高，等牠再鑽入水裡時，尾巴啪的一聲打在水面上，如同砲聲那麼響，接著牠像隻發射的魚雷快

速地從水面滑去，然後囘過頭來，停在離我約二十碼遠的地方，又用黑亮滑稽的眼神注視著我。

這眞是一項令人著迷的表演，而且還是在同我玩把戲呢！「好吧！」我柔聲地說，「我就要下水來了。不過要是你再把我撞翻的話，我就淹死你，小東西，不信你試試看，我不淹死你才怪呢！」

於是我將雙腿伸入水中，正準備從岩石上滑下去。突然另一隻蜜蜂似的東西從我頭頂飛馳而過——帶著那種奇怪的嗡嗡聲，朝著海面飛去。似乎是某種——我猜想是什麼小魚一類的東西，就在離海豚不遠處濺起一個白色水花。我有點莫名其妙，不知道是怎麼囘事，可是嗡嗡聲又過來了，這次更近了些……接著濺起另一個水花。

現在我明白了，這種聲音我以前聽過。既不是什麼蜜蜂，也不是什麼小魚，那是子彈！大概是用無聲的來福槍射出的，其中有一顆還掠過海面，飛閃而過。有人在樹林裡想射殺海豚！

這樣說來，我也有遭到流彈殺傷的危險，這倒是起先想不到的事。我非常氣惱，打算立刻做點什麼來阻止這種殘酷的行爲。海豚依然仰臥水面對著我微笑，根本不知道那個想射殺牠的「遊獵者」此刻正對準了牠……

我猜想這個人大概還沒看到在林蔭下的我，於是我高聲叫喊，「停止射擊！立刻停止！」接著我就跳進水中。

果然沒有人再對海豚射擊了。如果他再開槍，很可能傷到我。我直接向陽光中衝了過去，笨拙地拍打著水面，直向牠游去，希望藉著這種莽撞的舉止將牠嚇走，遠離這個危險的地方。

我的想法果然不錯，牠讓我游到離牠只有幾英尺遠的地方，等我再用力衝過去，伸手快要碰到牠的時候，牠緩緩地翻過身，沒入水中不見了。

我停下來喘了口氣，環顧海面，什麼也沒有了。從海灣到海的對岸，浮在水上的山脈仍是一片平靜空曠。波浪打回岸邊，顯得有氣無力，陣陣濤聲就像是低聲訴說什麼。海豚早已遠去，奇幻的表演也隨著消失了。這裡又回復以前的情景，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而且孤寂的——海水浴場罷了。可是在上頭，還有一個不愉快的人物，拿著槍，呆在那裡。

我轉身瞧著那個隱蔽的懸崖。

一眼看上去，就看到座落在海灣中央那座古樓的頂層，房子周圍還有一圈非常不調和的城垛，背後還是橡樹林和杉木林。寬濶的陽台、涼台和石欄杆就突出在懸崖邊緣，清晰可見，但房子較靠裡面，因此我無法看到底層的窗戶。陡峻的斷崖上，佈滿了開著花朵的灌木叢。從懸崖正下方的海灘往上看，什麼也看不見。但是從我站的地方望去，那些石欄杆就一覽無遺。欄杆稍後一點，在一株石松的蔭影下，放了一張桌子和幾把坐椅。

有個人站在石松的樹蔭下，隱約可見，正對著我看。

經過片刻的打量，我確信那不會是朱里昂·格雷爵士。比起格雷爵士來，這個人皮膚太黑，甚至隔了這段距離，他看上去，行爲舉止仍顯幼稚，不夠穩重，或者可以說太年輕了些。大概是那個園丁吧！就是將那些不速之客拋到崖下的那個傢伙。如果這個園丁眞的閒來無事好練習射擊，那麼也該是他停止這種消遣的時候了。

我上了岸，提了鞋子和浴巾，就往崖邊有排階梯的地方奔跑過去，我想，那條階梯一定是通往上面的涼台。

聽到上面有叫喊聲，就抬頭望了望。他已經來到欄杆前，斜倚在上面。他看起來不像希臘人，我停住腳步時，他改用英語高聲叫道：「請走那邊！」還伸手做了個手勢，向海灣的南端指了指。

我有點迷糊了，不論他是誰——就算他是朱里昂·格雷——我也要同他理論一番。就在此時此地，趁我還在氣頭上的時候同他理論，不要等到某些必須禮貌的場合……再對他說：「不過，你眞的不應該射殺海豚，某某先生，牠們對我們毫無害處……」類似的陳腔爛調，那些愛玩槍械的愚昧人們聽都聽煩了。他們捕殺無害的野生動物，只是爲了想在天氣晴朗的時候，帶著狗出去活動活動。這次我決不妥協，在我非常生氣而且勇氣百倍的時候，我要好好的教訓他一番。

於是我就像一枚離開了發射台的火箭般，快速地沿著階梯衝了上去。

這些階梯陡峭彎曲，在厚密的叢林裡繞來繞去，然後出現在斜坡一塊空曠的林地上。

他等在那裡，看起來有點氣惱，顯然是從涼台下來攔阻我的。我只覺得當我停住脚步面對他的時候，是處在多麼不利的地位。他走下來大約五十英尺，我卻往上跑了將近一百英尺。他自信有權站在他所站的地方，而我卻沒有。此外，他穿著整齊，而我身上只不過一件泳裝和一條濕浴巾。我將披在肩上的浴巾拉緊了些，勉强吸了一口氣，感到更爲憤怒，可是，這對我一點幫助也沒有，因爲我幾乎說不出一句話來。

他說話時並不算很粗野，但也不很禮貌，「這裡是私人處所，妳知道的。妳最好從原路回去，這條路通往涼台，然後就穿過房子，沒別的路了。」

我鼓起勇氣說話，旣沒浪費時間，也不多費口舌，直接了當地說道：

「你爲什麼要射殺那隻海豚？」

他看起來有點摸不著頭腦，好像我突然摑了他一耳光。

「爲什麼一口咬定是我呢？」

「就是你，就是剛剛，難道不是呀？射擊在下面海灣裡的那隻海豚。」

「天哪！」他盡量控制自己，好像在同一個瘋子打交道似的，說道：

「妳究竟在說些什麼？」

「少跟我裝糊塗！一定是你！聽說那些擅自闖入者都會遭到你們殺害，還有誰會到這裡來呢？」

我非常害怕，雙手顫抖，把披在肩上的浴巾再拉緊了些。

「就在幾分鐘前，有人對著牠射了好幾槍。我在下面，就看到你在涼台上。」

「我確實看到一隻海豚在那裡。但我並沒有看見妳，一直等到妳高聲大叫，又從樹底下跳出來，我才發現。但是妳一定弄錯了，這裡根本沒有人射擊，如果有的話，我不會聽不見呀。」

「當然是無聲的嘛。」我有點不耐煩地說，「告訴你，槍彈射過來的時候我就在下面！你以爲我跑上來是爲了開玩笑嗎，射過來的全都是子彈！聽到子彈飛過來的時候，還看到有顆彈頭從海面飄起。」

他皺起眉頭看著我，好像第一次碰到像我這樣難纏的人，不是那麼隨隨便便就可以抛到懸崖下。

「那妳爲什麼還要跳到水裡去接近海豚呢？」

「非常簡單！我要在牠受到傷害之前，將牠趕走！」

「難道妳不怕傷到自己！難道妳不知道子彈會從水面飄起，同樣也會從岩石斜面跳過嗎？」

「我當然知道！但是我必須做點事來幫助海豚，不應該嗎？」

「好勇敢的女孩。」他那冷冷的音調使我平復下來的怒氣又重新沸騰起來。我火爆般地說：

「你不相信我，是嗎？我告訴你那是千眞萬確！全都是槍彈，所以我才跳進水中，爲的是想阻止你！我知道，要是有人在那兒，你就必須停止。」

「妳何不將這件事分成兩方面來探討一下？」他說，「一方面是我確實射擊過，再方面是不信有人射擊過。妳可以作一個選擇，如果我是妳，我會選擇後者。我的意思是說，這是一件非常簡單而又難以置信的事，不是嗎？想想看，有人要射殺海豚，何必用無聲槍呢？」

「這要問你呀！」我說。

過了一會兒，我覺得自己太過份了點。他嘴唇緊閉，雙眼帶著憤怒的神色。沉寂了一陣子，他雙眉緊鎖直瞪著我，我們互相打量著。

他年約三十，身體很結實，衣著不太講究，穿著一條寬鬆的褲子和一件汗衫，兩隻臂膀和胸脯都暴露著，就跟那些築路的希臘工人一模一樣。他的頭髮和眼睛也像那些工人一樣烏黑。

至於他從我這兒所獲得的印象我眞是不敢想——濕濕的頭髮，脹紅了的臉，有難爲情的氣憤，還有那條不時往下滑的討厭浴巾——不過有件事我可以肯定，當時他有種侵略性的衝動，幸好這種衝動不是肉慾的……。

「好的，」他直截了當的說，「我該說的全都說了，信不信由妳。我沒有射殺海豚，不管是

來福槍、彈弓，或者其他的任何東西。妳滿意了嗎？那麼現在很抱歉，我會非常感謝，如果妳——」

「從原路回去，是嗎？沒問題。一切我都明白了，很抱歉，也許是我錯怪你了。但是，我可以肯定，的確有人射擊，我絕對沒弄錯。我看不出除了你以外，還會有誰敢這樣做。」瞧他蠻不在乎的眼神，我開始有點畏縮，講話也結結巴巴起來，「好吧，我不想再囉嗦了，但是，這件事不能就這樣丟下不管呀！很可能會再度發生……既然不是你，那麼依你看來，會是誰呢？」

「我不知道。」

「不是那個園丁？」

「不是。」

「會不會是住在羅莎別墅的那個房客？」

「妳說曼林？正好相反，如果妳想要他幫妳在保護動物運動中做點什麼，我倒建議妳趕快去找他。曼林拍攝這隻海豚的照片，拍了好幾個星期了。就是他在馴養海豚，還有幫他工作的那個希臘孩子。」

「馴養？哦……我懂了。那麼，這樣說來，」我有點尷尬地加上一句，「顯然不會是他。」

他沒有再說什麼，帶著不急不忙的樣子，等著我離開。我咬著嘴唇，猶豫著，有點無可奈何

，覺得自己像個傻瓜，又發覺自己在顫抖。憤怒與勇氣全都從我身上消失，此刻這片蔭涼地竟顯得有點寒意。

我說：「好吧，我想我會很快見到曼林先生的，如果他不能幫助我，相信姐夫也會幫我。我的意思是，如果說這裡是私人的地方，那海邊也一樣，這樣我們就可以阻止那些不受歡迎的擅自闖入了，難道不應該嗎？」

他很快地說：「你們？」

「擁有這塊土地的人。我是露西，費麗亞的妹妹。我想你是和朱里昂爵士住在一起的吧？」

「我是他的兒子。那妳就是露西‧華林小姐囉？我不知道妳來這兒了。」他想向我表示歉意卻顯得有點猶豫，於是改變口氣問道：「福里先生現在在家嗎？」

「不在。」我簡短地回答，然後轉身就走。可是小徑邊的一根荆棘絆住了我的鞋子，於是彎下腰來將它解開。

「剛才有犯冒妳的地方，我向妳致歉。」他的聲音並不十分柔和，也許因爲當時處境有點尷尬。「最近常有人來干擾我們，我父親……他生病了，想來此地療養，因此妳該瞭解，他是比較喜歡寧靜的。」

「你看我像個找他簽名的人嗎？」

這還是第一次，我們之間的談話氣氛開始輕鬆起來。

「那倒不像，不過妳的海豚比我父親更吸引人。聽說這附近常有人拍照，而且謠傳有個影片要在這裡拍攝，因此有些觀光客來到這個海灣。就我個人來說，如果人們要來使用這個海灘，只要他們不帶電晶體收音機，只要我能忍受得了，我是不會在乎的。我是一個職業音樂家，來此地工作。」他淡淡地補充了一句，「如果妳認爲這還不是一個最好的理由，足以證明我與射殺海豚事件無關，我只能再向妳保證，我絕對沒有做這件事。」

「好吧，」我說：「似乎再也沒有什麼好說的了，不是嗎？非常抱歉，打擾了你的工作。我現在就走，好讓你回去工作。再見，格雷先生。」

我正準備離開，浴巾卻鈎在一根荆棘上，半個身子就露了出來，足足花了兩三分鐘，才將浴巾扯下來。

不過，我倒不必擔心被人看到而損傷我的尊嚴，他早已離開了。在上面不遠的地方，我聽到講話聲，一問一答，簡略而隨便，對話不甚文雅。接著傳來了音樂聲，好像一架收音機或者留聲機，放出一陣古怪的旋律，飄在寧靜的空中。

我幾乎可以確定自己已被遺忘了。

3 斯匹諾之死

沐浴更衣之後，心情平靜多了，打算把剛才在海邊發生的事告訴費麗亞，並且希望聽到她對那位沒有人情味的格雷先生作番刻薄的評論。朝涼台上望了望，卻沒看見她，只看到準備午餐的桌面上，銀質餐具倒翻在桌布中央，顯得慌張零亂，似乎出了什麼事，米蘭達和她母親也不見人影。

廚房裡面的那扇門忽然開了，又關上，接著聽見姐姐走過廚房，進入另一間大廳的急促步履聲。

「露西？我聽見有人來的聲音，是妳嗎？」

「是我。」我一面答話，一面向落地窗那邊走去，但是她已經急忙地趕了出來。一眼望去，她的表情早將我上午的那段冒險傳奇趕跑了。

「費麗亞！出了什麼事嗎？妳臉色好難看，是卡力班作怪嗎？」我望望她的腹部。

她搖了搖頭。「事情沒那麼簡單，有個壞消息，一件可怕的事。可憐的瑪麗亞的孩子——斯匹諾淹死了，就是我在早餐時告訴過妳的那個男孩。」

「費麗亞！噢，天哪！多可怕！可是——怎麼會呢？什麼時候發生的？」

「昨天晚上。他隨同曼林先生乘一條小船出海，就這樣——出事了。曼林先生已經到了這裡，帶來了這個壞消息，我才告訴瑪麗亞和米蘭達。我——我剛送她們回家。」她一手扶著額頭，「露西，眞是太可怕了！我簡直無法告訴妳。假如瑪麗亞說些什麼還好，可是她沒有，一個字也沒說……哦，進來吧。曼林先生還在這裡，妳最好和他見見面。」

我退後幾步，「不，不要了，我沒心情，只想回自己房裡，或者做些什麼。曼林先生不會在乎這番客套的。可憐的費麗亞，我很抱歉……喔，讓我一個人打發今天剩下的時間好嗎？我會找個地方吃午餐，然後——」

「不，不要這樣，我寧可妳待在這裡。」她壓低了嗓音，「他對這件事感到很難過，而且我覺得談一談對他也許有些幫助。快進來……天哪！我眞想喝杯酒，壓壓驚！可是卡力班又有得受

了。」她勉强地笑了笑，然後引我走過落地窗。

客廳很長，室內很涼爽，三個大窗戶朝向涼台開著，明媚的景色一覽無遺。涼台頂的葡萄藤遮住了火辣辣的陽光，室內空氣流通，涼爽舒適。大廳的裝潢簡單恬靜，風格優雅，由此可見屋主的財富和高雅的藝術眼光。費麗亞對室內佈置一向有獨到的眼光。我常想，她——不是我，嫁給一位富翁，倒是件好事。至於我自己的口味，因爲一直東飄西蕩，從事舞台生涯，生活算不上優裕，也就談不上什麼水準。我對自己的生活方式一向是自得其樂，但對姐姐表現在優美文采方面的才華仍然激賞，倒不會因我的生活型態而受到影響。

客廳的另一端有張桌子，上面擺滿了玻璃瓶。有個人背向我們站著，正將飲料倒入杯裡。我們進去的時候，他轉過身來。

我對他的第一個印象是：他的冷漠只是個面具，他在盡量壓抑自己內心强烈的感情。不久，這個印象消失，我發現我錯了，這種抑制並不是僞裝的，而是他原本的性格。這個人在某些方面似乎與格雷先生不同，我很有興趣地看著他，還帶著一絲同情的意味。

他身裁高大，十分壯碩，頭髮被太陽晒的焦黃，窄窄長長的臉顯得聰明精幹，那雙看起來很疲倦的灰色眼睛，直瞪著屋角，好像整夜沒睡過。我估計他的年紀大約三十上下。

費麗亞爲我們介紹，他很有禮貌的向我致意，可是他的注意力全都在我姐姐身上，「妳已經

告訴她們了？那不是很糟糕嗎？」

「還有更糟的。給我拿杯酒來，好嗎？啊！天老爺發發慈悲吧！」她跌坐在一張椅子中。「嗯？……哦，請拿杯威士忌。妳呢？露西？」

「如果瓶裡是果汁，我要一杯，好嗎？有冰塊嗎？」

「當然。」他將果汁和酒都拿了來，「費麗亞，妳看我要不要現在去和她們談談？有些事她們一定想要問個明白的。」

她喝了口酒，長嘆了一聲，看起來舒服了些，「如果我是你，就暫時把這件事擱在一邊。我已經叫她們先回家了，告訴她們這壞消息時，她們只顧著收拾自己的東西，一句話也沒說。我想警察會去看她們，然後他們會來要你說明一下詳細的經過情形。不過，現在這個時候，我懷疑瑪麗亞能不能接受這個事實，說眞的，我不認爲她會接受，我想她不會相信。」她抬起頭來看著他，「曼林先生，我想……難道沒有任何值得懷疑的地方嗎？」

他猶疑著，搖盪著杯中的威士忌，皺起眉頭向下凝視。他臉上憂勞的皺紋更深了，我懷疑他的年齡是不是比我剛才想的要大些。

「唉！是啊！這正是我感到難過的地方，妳看不出嗎？我之所以現在才來妳們這裡……就因爲我搜遍了所有地方，想看看能否發現——他或許到了這邊岸上，或許在對面大陸的岸邊，說不

定最後發現他的屍體被沖到岸邊，那麼，她們也就只好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他的視線離開手上的酒杯，抬起頭來望著前方，似乎仍在凝思，「可是我確實知道，絕不會有這種機會的。我的意思是，我眼睜睜地望著他走了。」

「那麼你們離岸有多遠呢？」

這時，他臉部扭曲，表情凝重，顯得很痛苦，「大概就在那個要命的危險地帶。」

「靠這邊海岸嗎？」

「在北面稍遠一點，正在海峽中間。可是距兩邊海岸都只不過一英里而已。」

「那怎麼會發生這件意外的呢？」我說。

他們兩人似乎根本無視於我的存在，彼此交談著。曼林先生活動了一下上身，將頭髮向後攏了攏，說道：

「妳知道嗎？我仍然不敢確定。聽起來實在傻得有點令人難以置信，不是嗎？本來這是件千眞萬確的事，可是，發生意外之後，我不知道想過多少遍，直到現在，我還在懷疑自己究竟眞的能記得多少，當然一整夜沒休息也有影響。」他走到桌子那邊，替自己再倒了一杯酒，背對著我們說道：「最糟的是我一直覺得自己本來可以做些什麼事來避免這次悲劇發生。」

費麗亞聽了他這番話，難過得哭泣起來。於是我趕快搶著說：「不會吧！你也不必太自責了

。很抱歉不該問你，你也不要再提這件事了。」

「也好。」他走到一張椅子邊，卻沒有坐下去，只停靠在椅臂上，顯得有點浮躁不安，「我已經向警察局報過案，也將這件事扼要告訴了費麗亞，可以說最難過的時刻已經過去。可是我還得同這孩子的母親談一談，天哪！我該怎麼向她說呢！她想要知道的一定比警察還要多……當然，把這件事講出來，也許比悶在心裡好些。」他將杯子端起來，喝了一大口威士忌，然後兩眼愣愣地直視著我。這還是他第一次正面對著我瞧。「妳還沒見過斯匹諾吧？」

「我昨晚剛到此地。」

「唉！妳剛來就碰上這種事，他是米蘭達的學生兄弟——我想妳已見過她和她的母親。他一直在工作，或者可以說，是在爲我工作。」

「費麗亞告訴過我。」

「我很幸運能有他幫忙，他是個非常聰明的機械工，在這裡要找像他這樣的男孩，還眞不容易。大多數村莊裡，唯一的『機器』就是騾和驢，所以一個有機械頭腦的男孩在這裡是找不到工作的。他們都轉往城裡去謀生了。但是斯匹諾想在家附近工作，他父親已去世，他希望和母親、妹妹生活在一起。我是去年來到這裡的，他一直在爲我工作，他對船的方面無所不知。在汽車方面，我對他也相當放心，他實在是太好了。」他的頭向著窗戶那邊桌子上的一只大皮包比了比，

繼續說道：「不知道費麗亞告訴過妳沒有，我在忙著編一本書，主要部份都是圖片，斯匹諾在這方面對我的幫助實在太大了。他不但在技術上幫了我許多忙——正在進行中的，還在計劃中的——有些圖片我甚至是拿他來做模特兒。」

「那些圖片都好美呀。」費麗亞熱切地告訴我。

他笑了笑——一個木訥而沒有意義的苦笑。

「那些圖片確實不錯，不是嗎？那就是斯匹諾，他有什麼樣的腦筋，全都表現在他手上，他做事不算快，並且頑固得像條瞎驢，可是他能耐勞苦，你交待他的事儘管放心，而且他更具有一種別人所沒有的高貴氣質，對我來說，眞是無價之寶，值得上整個世界。他的照片眞美得如夢如幻，對照相機來說，他就是個『大自然』，你幾乎不可能錯過任何一個好鏡頭。」他嚥下杯中最後一滴威士忌，彎腰將酒杯放在桌上。杯子碰擊桌面的聲音聽來很古怪，好像在作最後的告別。

「這一切的一切，都到昨晚爲止。」他稍微停頓了一下，疲倦的眼睛又轉向我，繼續說道：

「我試過很多次夜間攝影——晚上的漁船，月光的景色等等——我還想試著攝取大陸山頭上覆滿白雪，晨曦乍現時的景色，也就爲這個斯匹諾和我昨晚乘船出海。海面吹送著陣陣微風，沒有什麼好擔心的，我們朝著大陸的海岸開去。潘托克雷托峰位於北方，海岸成弧形向右邊延伸，一直到正東方山頭的陰影下。只有走到盡頭，然後轉向北面，經過開濶的海峽時，才能把握住日

出的那一刹那。我們抵達時，大約還有一小時半左右才天亮——那兒是本島和大陸之間最狹窄的地方。海浪雖然很大，北風不斷增强，可是水手從不當一回事。我正在艙裡忙著準備照相器材，斯匹諾在船尾，不知怎的，引擎突然停了。我大喊怎麼回事，他高聲回答說有什麼東西卡住了螺絲，又說一分鐘內就可以修理好。於是我繼續自己的工作，就在那時，我發現船頭偏離了原來的方位，船身和風向變成垂直交叉，海浪衝擊，船身開始搖晃，使人覺得有點難受起來，於是我趕緊跑出艙來看看是怎麼回事。」

他抬起一隻手微微地比個「完了」的手勢，「就在這時發生了不幸，我看見斯匹諾在船尾彎著腰，船身傾斜得非常厲害，我想——但我不敢確定——我喊叫過要他小心。接著，一個大浪打在船舷，船顚簸幾下，就像驢子踢腿般。他本來抓住船沿的欄杆，可是太滑了，沒法抓牢，結果摔倒了。他爬起來想再抓的時候，卻沒有抓到，就這樣他消失得無影無踪。我衝到船尾，卻再也看不見他了。」

「他不會游泳嗎？」

「喔，會，可是天太黑了，而且船漂流得太快。風力一定比我在艙中工作時大了很多，就在這短短幾秒鐘內，船一定從他出事的地點漂離了好幾碼遠。卽使他仍然浮在水面，也不可能看到……何況，我不認爲他在那種情況下還浮得起來，否則他一定會大喊大叫，我也一定會聽到一點

聲音。我幾乎快要喊破了喉嚨，卻沒有回音……」

他又站起來，踱到窗前，顯得焦躁不安，「我丟了一個救生圈下去，可是風速太快，船被吹到老遠，我發動了引擎，再回到我想是出事的地點時，卻還是沒有動靜。我判斷離他落水的地方一定不會太遠，因爲我發現了救生圈。我在附近轉了大約一兩個小時——說來也夠傻的，可是在那種情況下，誰又能忍心放棄不管呢！不久，有條漁船聽到我高聲呼救，靠攏過來，幫我搜尋，可是一點用也沒有。」

話停了，他背向我們站在窗前，朝外看去。

費麗亞驚恐地說：「實在太可怕了！」

「推進器究竟有沒有什麼東西卡住呢？」我問。

他轉過頭來，「什麼？沒有被卡住。至少，我沒有發現什麼東西。那是一具封閉式噴氣引擎，只要花一點點時間就看得出來。假如他先檢查一下那裡……」話還沒說完就停住了，他伸了一下懶腰。

「這樣說來，」費麗亞頗感寬慰地說：「我實在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你這樣自責，你已經盡了心，還能做些什麼呢？」

「啊！我倒不是爲了發生這些事感到愧疚，那樣毫無意義。在風浪很大的海上，又是黑夜，

繞了一兩小時的圈子，而且早知道一切都已太遲……妳可不要誤解了我的意思，如果我能將他的屍體帶回來的話，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了。」

「是不是他母親不相信他死了？」

他點了點頭，「正是如此，她也許會永無休止的盼望，坐在那裡等候兒子歸來。只要——可能的話——他的屍體冲上了岸，問題就好解決了。」

費麗亞說：「目前所能做的就是希望屍體早些出現囉！」

「我很懷疑風向和潮水都不是向著我們這邊，而是朝另一個方向推動的。假如屍體漂浮到阿爾巴利亞海岸上，我們可能永遠聽不到任何消息了，這樣一來她也許會年復一年地等下去。」

「就像等他父親一樣！」我說。

他張大了眼，直視著我，「他父親？噢！天哪！眞的，妳不說我倒忘了。」

費麗亞激動地說：「那麼你就將這件不幸的事一起忘掉吧，曼林先生！你也不必再爲這件事煩惱了！眼前一切已經夠你受的，你已盡心盡力做了你該做的，又何必自苦呢！」

「但願他母親和妹妹了解這點。」

「那當然！等這陣悲痛過去，你可以同她們好好談談，把整個事件說給她們聽，就像告訴我們一樣。你會發現她們承受得住的，正如同承受命運爲她們安排的任何事物一樣。這些人生來就

如岩石般堅强，她們的信心也一樣堅定。」

他帶著驚奇的眼光看著她，人們平時只看到費麗亞日常生活的一面——輕鬆愉快，活潑得像隻美麗的花蝴蝶，可是一旦接觸到眞正嚴肅的問題，她所表現的那種母性的體諒與關愛，總是讓別人驚訝不已。曼林覺得舒暢多了，好像他內心的自責與委屈，從她這一番原宥得到了慰藉。

她朝他笑了笑說：「你目前的困擾是不僅有過這樣一次不愉快的經歷和震撼，還得面對瑪麗亞那種尷尬場面，我很了解你的心情，我一點也不會責怪你的。」她這番坦誠的話令人感到無限寬慰，「你也不必煩惱了，不會有令你難堪的場面的。」

「妳並不十分了解，斯匹諾昨晚本來不想同我一起去——他本來在城裡有個約會，是我勸他將約會取消的。直到最後一刻，他母親都還不知道。」

「這是怎麼回事？你不是一直都給他加班費，從來沒少過嗎？……我想……哦，對了，關於這件事我很清楚，瑪麗亞告訴過我。相信我，她們一直很感激你給他這份工作，而且工資又這麼高。斯匹諾念念不忘你對他的好處，瑪麗亞也是如此。老天爺！你是擔心她們會向你說些什麼嗎？」

「妳想我能給她們什麼？」

「錢？」她皺起眉頭，「不知道，我還要想想。我不十分清楚她們現在做些什麼……不過，

大家不要再煩這件事了，我倒想問你一兩個機智的問題，可以嗎？可是我得先告訴你一件事，你走的時候，最好把這些照片全帶走，我還沒仔細看過這些照片，不過，要是瑪麗亞看到了，一定會難過的。」

「哦！是的。那當然，我會拿走。」

他拿著手提包，站在那裡發愣，好像不知道下一步該做些什麼。我的職業使我養成觀察人們臉色和分析人們聲音的習慣，要是一個人心情沉重，那就更容易看出來了。我做演員雖然並不成功，但要我觀察人倒非常老到。從曼林先生不安的神色看來，似乎有什麼事使他內心充滿了矛盾。他本來不該是這樣的，可是因爲遭遇這次鉅大的創痛，使他一直無法平靜下來，就好像一個演員在扮演一個不適合他的角色一樣，我急著打破這種尷尬的場面，說起話來就顯得急促魯莽。只能說在這種情況下，改變一下話題，總比不改來得好。

「這些照片都是用來編書的？」

「其中有些是，前幾天我把印刷好的拿給費麗亞看。妳想看看嗎？」

他快速地從房間那頭走過來，將手提包放在我椅子旁邊一張矮桌上。這時，我不敢確定是否眞想看，其中一定有些是這個死去男孩的照片，不過，費麗亞並未反對，而且，對曼林先生來說，很顯然地，這也算是一種解脫痛苦的方式。因此，他從手提包裡拿出一大本畫冊翻開來時，我

什麼也沒說。

開頭他給我看的主要是幾張風景照片——輪廓明顯的懸崖和水光瀲灩的海面，還有陽光下隨風搖曳，叢叢簇簇生長在岩石上的鮮艷花朵。村婦們有的趕著羊群、驢馬，步過排排綴滿蘋果花和紫金雀的籬圍；有的俯身池邊，清洗衣裳。但大部份照片是關於海的：有海草圍成有如池塘角隅的景緻，有翻滾的浪花，還有潮水退去留在沙岸上的銀白泡沫。但最漂亮的則是在一塊岩石的入口處，海豚躺臥在那裡對著鏡頭微笑的照片，那隻眼睛顯得晶亮而又機伶。

「嘿！你看這隻海豚！」我驚叫起來，這時我才第一次想起上午在海邊冒險的事。曼林先生好奇地看著我，可是我還沒來得及講話，費麗亞就翻到下一頁，映入眼簾的就是這個死去的男孩照片。

他長得很像他妹妹，圓圓的臉上掛著得意的笑容，皮膚晒得黝黑，頭髮烏黑濃密，我立即察覺到曼林先生稱他爲「天生的模特兒」是什麼涵意了。他那健壯結實的身體和粗粗的脖子，在米蘭達身上所表現的是一種敦厚樸實的農村氣息，在他身上所表現的則是一種古典的力與美，就好像一座雕像般，風格嚴謹而輪廓鮮明。在岩石和海水的襯托下，就如聖利安寺廟中的支柱一樣完美。

我正納悶著不知如何才能打破這份沉寂，姐姐很輕鬆地就帶過去了。

「曼林先生！我敢肯定，事情隨著時日過去後，瑪麗亞一定會喜歡有這麼一張照片的。你爲什麼不爲她準備一張呢？」

「假如妳認爲她會……的話，倒也是個好主意，而且我還會用框子好好框起來。」他把冊子放回手提包，「將來也許妳會幫我選一張妳認爲她會喜歡的？」

「哦！沒問題。」費麗亞說著從一堆照片中抽出一張來，「就這張，這是我幾年來所看過最好的一張，而且像極了他。」

他向這張照片瞥了一眼，「哦！是的。這是很幸運的一張。」他的聲音非常呆滯。

我什麼也沒有說，只是看了又看那張有海豚的照片。

一隻海豚彎成弓形，正從天藍的海水中躍出，背上掛著白色水滴。男孩站在牠旁邊，水深及膝，開心地笑著，還伸出一隻手撫摸著牠。他裸露著上身，皮膚呈古銅色，身軀如箭般挺直，和海豚弓形的銀色身軀交錯，構成了一幅生動美麗的畫面。這眞是一張絕妙的照片，由技巧與機會的結合，抓住了完美無缺的瞬間，才留下這個永恒的珍貴鏡頭。

我說：「眞是太奇妙了！簡直無話可說！就像神話重現一般！假如不是我親眼見過這隻海豚，我一定會以爲是假的呢！」

他一直面無表情，朝下望著這張照片。現在他笑了，「哦！絕對是眞的。斯匹諾爲我馴養這

隻海豚。他游泳時，海豚就會跑過來與他遊戲。牠算是一隻非常合作的動物，而且很通人性。妳說妳見過？」

「是的。我剛到海邊去游泳，牠就過來盯著我看。而且，我還可以告訴你，就在今天上午，你差一點失去這隻海豚。」

「失去？」費麗亞驚訝地問，「這是什麼意思？」

「有人向牠開槍射擊。」我乾乾脆脆地答道：「我上氣不接下氣地跑回來，本想告訴妳這件事，可是，妳的壞消息把我嚇得什麼都忘了。」我朝曼林先生瞥了一眼，「我在海灣裡游泳，有人在上面樹林裡用來福槍射擊。如不是我在那裡及時把牠噓走，也許牠已經被射中了。」

「可是……這簡直難以置信！」這件事至少打開了斯匹諾之死帶給他的鬱結，他皺起眉頭望著我，「有人在上面樹林裡射擊？眞的嗎？」

「千眞萬確。更糟的是來福槍居然裝了滅音器，因此，我推想決不是那些遊獵的人擊射海豚作爲消遣，而是根本就預謀想殺牠。那時我正坐在一塊樹蔭遮掩著的石頭上，我猜想他並沒有發現我，等我高聲喊叫跳入水中，游到海豚身邊時，槍聲就停了。」

「可是，露西！」費麗亞驚了一下，「妳這樣可能會被誤傷的呀！」

「我沒想這麼多。」我向她承認這點，「只覺得非常憤怒，就像發了狂似的，非得阻止他不

可。」

「妳從來就不顧慮自己的安全，總有一天會倒霉的！」她比了一個又好笑又好氣的手勢，轉向曼林先生，「她就是這樣！只有動物才會使她變得急躁不安。她甚至會將一隻快要淹死的黃蜂或蜘蛛，從浴缸裡救出來。有些爬蟲在下雨天跑出來，淋著雨爬過路面，她也要幫忙。更好笑的是牠們居然會等著她來救。有一次，她把手放在一條毒蛇身上，毒蛇竟然不咬她。」

「也許那隻蛇被凍壞了。」我說話有點不客氣，曼林先生似乎覺得很有趣，那種表情倒使我覺得有些困窘，好像我這些做法都不正常，應該挨罵似的。於是我很不服氣再說道：「只要看到任何動物受到傷害，我就無法忍受，生來就是這樣。所以，從現在開始，只要我去游泳，就要照顧牠。曼林先生，你這隻海豚已經有一個女孩願意爲牠守衛了。」

「很高興聽妳這樣說。」

「我仍然不相信這件事。老天爺！會有誰帶著槍在樹林裡呢？」

他本想回答，卻又調頭把照片收進手提包裡，然後轉過身來對我說道：

「我眞不敢想像這是眞的。妳大概沒看見什麼人在那裡吧？」

「哦！看見了。」

我的回答叫他們嚇了一跳，費麗亞發出一聲尖細的驚呼，猛地拍了一下隆起的腹部。曼林先

生趕緊問道：

「妳看見了？在那裡？我想妳一定離他很遠，看不清楚他是誰？」

「我看得很清楚，就在那棟古樓涼台下面的樹林裡，他非常不高興，而且粗野極了！」我氣急敗壞地說，「他說他是朱里昂・格雷的兒子，而且——」

「麥克斯・格雷？」費麗亞感到懷疑，「露西，妳該不是要告訴我麥克斯・格雷拿著來福槍，在樹林裡到處活動，想射殺海豚吧？不要傻了！」

「是的，他也不承認放槍的人是他，」我表示同意，「他還說他根本不會玩槍，我無法證明這一點，不過我還是不相信他。他看起來好像什麼都會，而且十分粗獷，何況射擊並不一定要學才會呀！」

「妳是擅自闖入。」曼林先生毫無表情的說。

「就算是，他也不能那樣做呀！」姐姐斷然地說。

「怎麼不能。」曼林先生說。

「什麼？」她神色凝重地逼視著他。

「沒什麼。」

顯然她很了解他沒說出口的話是怎麼囘事。她兩眼瞪得老大，說道：

「可是，天哪？爲什麼——」她喘著氣，臉色也變了。「哦，老天爺！說不定眞的……！不過，曼林先生，那實在太可怕了！假如他拿著一隻槍去……」

「就是這麼說。假如他眞的做了，自然有格雷爵士爲他遮蓋一切。」

「這樣說來，那我們該怎麼辦呢？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什麼危險——」

「目前不會有。」他平靜地說：「不會有什麼事的。妳想，費麗亞！如果麥克斯・格雷以前不知道，那麼他現在也該知道了。而且，關於這一類的事情，他總是覺得不要讓他父親知道才對。」

「怎麼辦呢？」她問他，「只要告訴我該怎麼辦就行了。你去過博物館這類地方嗎？」

「沒有。妳問這個幹什麼？意思是說有沒有武器陳列館嗎？」

「武器陳列館！」費麗亞說，「啊！武器陳列館！眞是太可怕了！我們租給他們的那棟古樓裡的牆上，正好掛了這些東西——槍隻、七首、矛好多種武器，全用紙封蓋著。我敢說，從卡賓槍到護手套，什麼都有，甚至在前門口還有一門砲呢！天哪！這都是李奧的祖父收藏的，誰知道會不會有一打左右的來福槍不見了！」

「很難說！」曼林先生說。

「等一等，」我搶著說：「你們再談下去，我都要瘋了。怎麼全是些神奇古怪的事呢？你們

在談論朱里昂‧格雷嗎？我有生以來，還從沒聽過這種傻事。爲什麼他竟然會拿著來福槍到處殺生呢？他也許該去瞄準那些少數戲劇批評家——我知道有個人好幾年來一直想做這件事——而不該瞄準海豚！」

「妳認識他嗎？」曼林先生的語調顯得有點突然和驚訝。

「我從來沒見過他，他對我的演戲前途沒有任何影響。不過我認識好多跟他做過事的人，他們都很欽佩他。我告訴你，那不只是性格方面。如果你問我怎麼會知道這些，我可以告訴你，過去十年來，他所參加演出的每一個劇，我全都看過。假如有這樣一個人，對於每一件事，他所表現的一言一行，完全符合他的眞正本性而毫不隱瞞，那才是一個眞正的演員。這種說法有些似是而非，不過，我認爲倒有幾分道理。一個演員在舞台上所表現的性格和他眞實的生活往往大致相符。除非他醉了，或者是瘋了——」

我停止說話，他們表露的神色使我無法繼續說下去，接下去是一陣窒人的沉寂。

「怎麼回事？」我想改變話題來打破這種沉悶的氣氛。

曼林先生笨拙地清了清喉嚨，似乎不知道怎麼打開這個沉悶的僵局。

「哦，老天保佑，假如她繼續再在此地待上幾個星期，也許會知道得更多。」姐姐對曼林先生說，「她似乎遲早會見到格雷爵士。據我所知，他只是到克瑞西斯地方走走，和別人在科福城

裡下下棋，其餘的時間一直有人陪伴。我自己就是在克瑞西斯和他碰面。我這寶貝妹妹或許隨便那一天，會在這附近碰見他。」

「很可能。」

她轉回頭來向著我，說道：

「妳今天上午說妳不明白爲什麼他退休後，就這樣消失得無影無踪。妳知道三四年前發生了一樁車禍嗎？他太太和他女兒都在那次車禍中喪生了。」

「哦！我聽說過。就在『虎劇』演出前一星期，這件悲劇發生了。我是在這個消息傳出大約一個月後才知道的。所幸他受傷並不嚴重，不過比以前瘦多了。我知道他病了，接著他計劃退休的消息開始到處流傳，在斯特拉福城的戲劇季，他的健康情況似乎還不錯，可是他們突然宣佈莎翁的『暴風雨』名劇是他告別舞台的最後一次演出。後來發生了什麼事嗎？他離開舞台後，又生病了嗎？」

「可以這麼說。他精神崩潰，在療養院休養了一年多。」

我不禁震了一下，愣愣地瞪著她，「我怎麼不曉得。」

「沒有人知道。」姐姐說，「這又不是什麼怕別人不知道的事，還要去做廣告。尤其像朱里昂‧格雷這樣出名的人，更容易引起社會注意。我所以知道是因爲麥克斯‧格雷和李奧在治租房

子的時候，提到他生病的事，後來我的一個朋友又跟我談了一些。聽說他現在好多了，有時候會出去探訪一下朋友，不過身邊總有人陪伴著。」

「妳的意思是說，他還需要別人看守？妳是想告訴我朱里昂．格雷是——」我停住了。爲什麼所有這些字眼聽起來都那麼可怕呢？假如這些字眼不會使人聯想到瘋人院那些恐怖的幻象，那麼……更糟的是一想到這些字眼，就令人覺得和什麼不治相同。「有點神智不清囉？」我終於把話講完了。

「我不知道！」費麗亞看來心情沉重。「天曉得，有誰吃飽了想知道這麼多呢。不過，他能從家裡出來走動，說明他一定已經痊癒了，不是嗎？」

「我想他一定病好了！喔！妳說妳見過他，當時他看起來怎麼樣？」

「非常正常。他看起來神情愉快，而且非常吸引人。」她朝曼林先生望過去，臉上卻帶著憂慮神色，「可是談起這些事，眞有點讓我提心吊膽，我以前從沒想到……我還說要接孩子們來這裡渡假，想不到每件事都令人……」

「有了，」曼林先生突然興奮地說：「妳將這件事說清楚了。只要提到槍這件事，似乎全部經過情形已明朗了一大半。這個人並不是個瘋狂的殺人犯——從沒有過這種紀錄，而且他根本不會在此地作案。」

「是的，我想你的判斷沒錯，我眞有點窮緊張。」她斜靠在椅邊，嘆了口氣，「不管怎麼說，如果露西從未見過槍，也從未聽說過，也……那她也許會嚇得作惡夢！啊，好了，讓我們忘掉這件事，好嗎？」

我並沒堅持還想找麻煩，這件事不提也罷。我剛才聽到的這些倒很新奇，也很令人困擾。內心感到幾分淒苦，不自然地說道：

「但願我是錯怪了格雷先生，他一定有過一段晦暗的日子。換了別人，會更難過的，不過，對他兒子來說——」

「啊，我的好妹妹，不要看得這麼嚴重！」費麗亞早先的憂慮顯然已經消失了，現在反而轉過來安慰大家，「我們也許眞的太多慮了，不會有什麼事的。這位老人只是想找個清靜地方休養休養，麥克斯也了解他父親的心思罷了。如果我說得不錯，是麥克斯自己堅持與別人隔離，我也不覺得奇怪。聽別人說他正在爲一家電影公司寫樂譜，而且他也確實從未出過門。因此，所有那些擅自闖入禁區的人都可能遭到射殺，而那個叫亞東尼的年輕人也就扮演了護衞的角色。」

「什麼年輕人？」

「亞東尼，就是那個園丁。」

然後，她轉過頭去和曼林先生講了些關於亞東尼的事情，誰都知道亞東尼和斯匹諾兩人一直

是很要好的朋友，她又提到米蘭達辦嫁粧的事，目前的困難是她哥哥死了。不過我並沒有注意聽他們談話。那些消息和流言仍然擁塞在心頭，一時很難開朗得起來。要想將我們心目中所崇拜的偶像去掉還眞不容易。就好像一個人作了一次長途堅苦的跋踄，本想去看看米開蘭基羅的「戴維德彫像」，結果，除了幾根破損的支柱外，什麼也沒有看到一樣的令人感到失望。

此刻，格雷先生在「暴風雨」中作告別演出的情景，又淸晰地重現在我眼前。在他唸到普洛斯帕羅要放棄他的神奇力量時，那優美而嚴整的詩句多令人震撼。囘想起這些事來，如果說在這個島上所發生的事都是眞的，又多麼令人難堪啊！

我靜靜地坐在椅中，內心卻在激盪，想盡量把心中這股鬱悶拋開，再囘到眼前的現實世界。曼林先生起身準備離去。

「我該走了。對了，費麗亞，李奧什麼時候才來？」

「也許下個星期六才能來，我不敢確定。不過，他一定會帶孩子們來過復活節。你一定得走嗎？如果喜歡的話，留在這裡吃午餐好了。瑪麗亞都準備好了。謝天謝地——你不知道我多討厭吃生馬鈴薯！其餘的菜也都是冷凍的。你不留下來嗎？」

「我很想留下來，不過我得趕囘去接聽電話。也許會有什麼消息。」

「啊，那當然囉！假如有什麼事，儘快撥個電話給我，好嗎？」

「當然。」他提起手提包，「只要妳認爲瑪麗亞樂意見我，就請告訴我。」

他道別後就走了。我們靜靜地坐著，直到他汽車的引擎聲消失在樹林裡。

「好罷，」姐姐說：「我們最好趕緊找點東西來吃。可憐的曼林先生，這件事實在夠他受了。眞想不到這件事會帶給他這麼沉重的打擊。他嘴上雖然沒說，但內心一定很喜歡斯匹諾。」

「費麗亞！」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冷不防叫了她一聲。

「嗯？」

「妳說朱里昂·格雷可能是米蘭達的父親，是眞的嗎？或者說只是妳小說中的另一個故事呢？」

她向我瞟了一眼。

「這個……啊！眞該死，露西！妳不要對每件事都這麼死心眼好不好！不過，這件事確實有點蹊蹺，只是我不知道究竟怎麼囘事。他給這個女孩取的教名是『米蘭達』，妳想科福島上的人誰取得出這種名字？而且後來瑪麗亞的丈夫又把她們遺棄了。還有，我敢說朱里昂·格雷一直在負責他們全家的生活。瑪麗亞對這點向來隻字不提，但是米蘭達有一兩次說漏嘴，而我也相信，他確實是如此。那麼請妳告訴我，這是爲什麼？難道說他在戰爭時期，和她丈夫成了親密戰友，現在是爲了盡朋友之道嗎？」

「那麼，如果米蘭達和斯匹諾是孿生兄妹，那他也就是斯匹諾的父親囉？」

「嗯！很可能就是這樣。」她一本正經地說，還張大了眼睛瞪著我，「妳的意思是應該有人將這個不幸的消息透露給他？」說著立刻顯得有點心神慌亂起來，「可是，露西！目前這只能算是傳言，沒有人能確定這件事。我的意思是——會不會他到那邊去了，而且——」

「我並不是這個意思，」我說：「不管怎麼說，我們沒有義務告訴他，況且瑪麗亞一定會親自告訴他，他自然很快就會知道的。把這些都忘了吧！妳說午餐在那裡吃？我都快要餓死了。」

我跟她走出客廳，來到厨房，心想，朱里昂．格雷應該已經知道這個消息了。剛剛我望著客廳的窗戶時，看到瑪麗亞和她女兒一同離開這裡。她們並沒朝著自己茅草屋的路上走去，而是取道一條小徑。米蘭達那天引我去海邊時告訴過我，這條小徑只能通往空曠的海灣，或者克斯特古樓。

4 私闖禁地

美好的時光靜悄悄地一天天過去。我遵守諾言，每天都要到海邊消磨一段時間，海豚也時常在海邊出現，雖然我從沒接近到能用手觸摸牠的程度，而且，我也知道，為了牠的安全著想，我必須嚇唬牠，將牠趕走。可是每次牠出現，都是那麼友善，那麼讓我開心，所以我也就忍不下心，過份拒牠於千里之外。

我隨時都在注意古樓涼台上的動靜，可是再也沒人射擊了，也沒聽說有本地人帶著來福槍擅自闖入禁區這一類的傳言。可是我每天還是照常游泳，看守海豚，從不離開海灣一步，直到牠潛入水中，朝向外海而去。

一點斯西諾的消息也沒有，他還是下落不明。這個男孩死了之後，瑪麗亞和她女兒每天清晨來福里別墅，做完工作後就回到自己的茅屋裡，心境黯然沉靜。米蘭達已失卻往日的歡樂，臉上再也找不到以前那種爽朗的笑容。她看起來好像常常哭泣，聲音和舉動也很呆滯。我很少見到瑪麗亞，她整日都在厨房裡默默地忙她自己的事，頭上纏著一塊黑紗，垂下來擋住了一部份面容。

天氣晴朗，卽使在陰涼地方也覺得煥熱。費麗亞整日沒精打采，做什麼都打不起精神。有一兩次，她和我一同去觀光旅遊，或者到科福城裡逛逛。有天傍晚，曼林先生帶我們兩人在科福一家皇后旅社晚餐。除此之外，平常的日子我都是洗洗海水浴，和費麗亞坐在涼台上聊天，或者下午獨自駕一輛小汽車到處亂跑，就這樣一個星期接著一個星期，時光靜悄悄地溜走了。

姐夫李奧不打算來這裡渡週末，連棕櫚日（復活節前的一個星期天）也不來參觀了。費麗亞建議我在那天上午進城去看看棕櫚日的遊行，這是一年中的四個節日之一，每逢此時，會把島上的聖徒——斯西諾狄安從香火繚繞，長年供奉的寺廟中請出，安放在一頂金質的轎子中，抬著穿過街道。他並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的聖徒，只是一具肉身得道的木乃伊。他是這個島上的守護神，島民們相信科福島和島上的居民會一直受到他的關愛和照顧，不論多麼細微瑣碎的事，他都會寄予深切關懷。從這點就可解釋爲什麼在慶祝遊行的這一天，全島的人民都會湧進城去向他致敬。

「更值得一提的是，」姐姐說，「參加遊行的隊伍非常壯大，聖斯西諾那張金碧輝煌的座椅

漂亮極了，妳可以透過玻璃窗清晰地看到他的面孔。妳也許以爲那情景會使人有點毛骨悚然，但是根據我以前的經驗，卻一點也不會有這種感覺。」她放聲大笑起來，「假如妳在科福島待久一點，就會對這位聖徒有另一種認識和感受。他把這個島看管得非常好，風調雨順，年年豐收，保佑出海的漁伕們平安歸來……」她停住了，然後嘆了口氣，繼續說道：

「可憐的瑪麗亞！我不知道今天她會不會去。她通常是不會放過這種機會的。」

「妳呢？」我問，「妳眞的不跟我一塊去嗎？」

她搖了搖頭，說：

「我要待在家裡。遊行隊伍經過的時候，一定得在那裡站好長一段時間，而且會很擁擠，我挺個大肚子，很不方便。妳要回來吃中飯嗎？……好吧，妳就盡興去玩好了。」

科福是個小城，欣逢假日，不論大街小巷都擠滿了人羣，而且到處鑼鼓喧天，熱鬧非凡。我隨著蜂擁而至的人潮到處遊逛，樂器的打擊聲和喧囂的人聲此起彼落，偶而會從頂樓窗戶傳來一陣悠揚的樂聲，村民們似乎還在那裡趕著作最後的練習。商店照常營業，賣著食物、糖果和各色各樣的玩具。有的小販要我買只像足球般大的海棉蛋糕，有的向我兜售各種玩具，爲了怕拿在手裡累贅，我根本不想買什麼，所以也懶得和他們搭訕。我走向依斯普蘭德，那是科福城的最大廣場。

此地所有的柏油路上早已擠滿了人羣，我從人羣背後想擠進去找一個可以站立的位置時，那些農人——他們一定是天不亮就到這裡等了好幾個小時，就爲了要佔住一個好位子，現在竟用明顯的手勢替我開路，幾乎將我推到榮譽席上。

此時，震耳的鐘聲響起，遠處傳來樂隊的演奏。群衆立刻寂靜下來，大家的目光都轉過去凝視著尼克佛羅街狹窄的出口處，第一面大旗金光閃閃，緩緩地進入廣場，遊行正式開始。

我對此地一切都很陌生，突然面對這樣古怪有趣的壯觀景象，眞不知道該拍攝些什麼樣的鏡頭才好，一時竟有點手足無措起來。

樂隊一共有四組，全都身著華麗制服，演奏得很莊嚴，卻很糟糕，每一組都各自演奏不同的曲調。那些代表區域的巨幅旗幟上畫了他們所信奉的神話故事，畫面粗糙，旗幟笨重，掌旗的人個個汗流浹背，行進的步伐也不太平穩，協助他們的那些男孩臉上都帶著莊重嚴肅的表情。學生們隨著各人的喜愛，穿著各式各樣的制服，有些男孩的外套破舊不堪，女孩們所穿的鞋子也多是廉價品，但很少有人去注意這些。年輕的場地服務員也穿著陳舊的制服，到處跑來跑去，忙得團團轉。

毫無疑問，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爲紀念這位聖徒而做的。人群沿著馬路，擁塞在炙熱如火的陽光下，靜靜地注視著，沒有移動，也沒有推擠。這裡沒有警察，就跟雅典一樣。島民自己的守護

神——斯匹諾狄安現在出來是爲了降福給他們。

聖徒終於來了。花白鬍子，九十二歲高齡的大主教走在前面，後面跟著一批神職人員，分別著紅色、白色和玫瑰色聖袍，在日光照耀下閃閃生輝，看起來非常艷麗，直到他們走近，才會發現那些聖袍上有破綻或褪了色的補釘。接著，高大林立的白色燭台出現了，每隻燭台都鏤刻皇冠圖案，裝飾了花環。

最後是頂著華蓋的金轎子，四隻大型鍍金灯籠陪襯在兩翼，漸漸向這邊接近。坐在轎裡那位受萬人景仰的聖徒只是一個小小萎縮了的木乃伊，頭部斜倚在左肩上，從外貌上看，這位死者顯得頹喪萎靡，只是閃閃發光的玻璃窗後的一團陰影。

四週的婦人雙手合十，嘴裡唸唸有詞地默默祈禱。聖徒的隨行者也停歇下來一同禱告，樂隊跟著停止了吹奏。這時從古堡傳來了隆隆禮砲，表示敬意。禮砲的回響消失後，陣陣鴿群振翅升空。一片沉寂中，只有鴿群鼓翅的拍拍聲。

我站在那裡觀賞著陽光中飄舞的彩帶，花環上的花朵已經凋萎，東倒西歪地掛在裝飾了的燭台上。身旁的村婦都罩著白色頭巾，臉龐閃爍出欣喜痴狂的光輝。再也想不到會碰上這麼特殊的情景，我喉嚨哽咽，幾乎要掉下淚來。

有個女的突然哭泣起來，悲傷得難以自持。沉寂之中哭聲顯得特別大，我不由得向四週環顧

一圈，發現哭泣的不是別人，正是米蘭達。她站在離我不遠的人群裡，目不轉睛地呆視著那輛聖徒的金色座轎，雙手合十在胸前，嘴唇不停地唸著，臉上露出悲傷的神情，似乎在抱怨聖徒的疏忽，爲什麼不庇佑她的兄弟平安歸來。這種想法并沒有什麼不敬，希臘的宗教本來就建立在這樣簡單率直的基礎上。我想任何一個歷史悠久的宗教信仰都該了解，人們有了委曲，而能毫不保留地坦誠訴說出來，使內心壓抑的情緒得到疏解與撫慰，該是多麼偉大的一個信念啊！

遊行已經結束，人群向四週散去，米蘭達也穿過人群快速地離去，好像不好意思讓別人看出她剛哭泣過。

我也隨著人潮回到尼克佛羅街，再向靠近港灣的那塊空地走去，我的車子就停放在那兒。半路上，經過一處街口，又遇見了米蘭達。她站在一棵樹下，雙手摀著臉，我想她還在那裡哭泣。

我猶豫了一下，看到有個男的走到她身邊，同她說話。那個男人早先一直在她附近徘徊、觀望。可是米蘭達一動也不動，就好像沒聽到一樣，呆站在那裡，背朝向他，低著頭。我看不到那個男孩的臉孔，但看得出他很年輕，身體也很健壯，穿著一身廉價的藍色水手裝——應該算是他星期假日外出的最好行頭了，那英俊挺拔的身裁倒不會因此而稍顯遜色。

他又靠近了些，走到她背後，輕聲對她說話，好像在催促著什麼。從他說話的神情和手勢來

看，他是要她一同離開街邊的人群，而她搖了搖頭，沒有答應，然後很快地拉下頭巾，將臉遮住。她這種態度一方面表示害羞，甚至可以說是畏怯，另方面也表示了她心情的惡劣。

我趕忙向他們走去。

「米蘭達？我是露西。我這裡有事，正準備回去。我送妳回去好嗎？」

她轉過身來。兩眼紅腫，淚流滿面。她點了點頭沒有吭聲。

我沒有注意那個年輕人，心想：他現在一定會放棄糾纏，消失在人群裡。沒有想到他忽然轉過身來，如釋重負般叫道：

「哦，謝謝妳！那太好了！她本來就不該來這裡，而且大概還要一小時才有公共汽車！她當然必須馬上回家！」

我楞住了，呆呆地看著他。並不是因爲他輕鬆自在地承擔保護這個女孩的責任，也不是因爲他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而是他的外貌。

無論在那裡，漂亮的年輕人到處可見，這本是件稀鬆平常的事，可是他卻與衆不同得令人吃驚。

他長得就像拜占庭神殿中的雕像，皮膚晶潔，睫毛捲長，在希臘每個神殿的牆上都會看見這樣的人物，兩眼朝下向你凝視，這種風格正是艾格瑞科不朽的創作，眼前這位年輕人正是這種典

型。依我判斷，他至多不會超過十九歲。

「妳一定是露西．華林小姐囉？」他用猜測的語調問我，那雙美麗的眼睛牢牢地吸引著我。

「不錯，我就是，你怎麼知道的？」我有點驚訝，然後馬上想起他是誰。我反問道：

「那你就是——亞東尼囉？」

他裂開嘴笑了笑，牙齒潔白，睫毛至少有一吋長。「妳的車子停在什麼地方，華林小姐？」

「就在下面靠近海港。」我看了看擠滿人群的街道，然後又回過頭來看看這位低著頭的女孩。「遠是不太遠，只是太擁擠了。」

「我們可以從後面一條路繞過去。」他指了指在廣場角落的一條窄狹出口，那裡有階梯通往兩棟高樓之間的陰暗處。

我又向這個不發一語的緘默女孩瞥了一眼。

「她會去的，」亞東尼說，轉身用希臘語同她簡短地說了幾句，然後帶引我橫過廣場，上了階梯。米蘭達在後面不遠處跟著。

他小聲對我說道：

「對她來說，今天實在不該來這裡，可是她信得很虔誠。她應該在家裡待著。她哥哥才死了只不過一個禮拜，來到這裡觸景傷情，心裡會更難過。」

「你和他很要好嗎？」

「他是我的朋友。」他臉上露出憂傷的表情，好像什麼事都已過去，沒有什麼好再說的了，我想，事實也是如此。

「很抱歉，我不該問這些的。」我說。

我們默默地走著，好一會兒誰也沒有吭一聲。巷道裡顯得很荒涼，除了幾隻瘦弱的小貓和掛在牆上鳥籠裡的幾隻小鳥外，什麼也看不到。房子牆壁上到處都是裂縫，陽光透過這些縫隙，斜映在路面的石板上，偶而幾個老婦從暗處門縫裡窺視我們。和暖的空中飄散著木炭燒烤食物的香味。巷道兩邊的高牆傳來腳步的回響，大街上的淡笑聲從背後傳來，彷彿遠方深谷河水滾動，漸行漸弱。終於來到一條較寬敞的巷子，一長條石級，往下直通海港的廣場，我開來的汽車就停在那裡。

海港廣場也擠滿了人群，不過此地是人們集散的一個轉接點，大家都各有目的，不是在找尋回家的交通工具，就是找一個吃午餐的去處，根本沒有人注意我們。

亞東尼顯然知道車停在何處，就在前面開路，帶我們從人群中擠過去，然後伸出手來向我要鑰匙。

米蘭達十分柔順，一直沒講過一句話，我將鑰匙遞給亞東尼，他打開車門，領著米蘭達上車

。她低著頭上了車，坐在後側角落裡。我帶著幾分欣喜想，這位儀表堂堂的年輕人是不是打算開車送我們回家——費麗亞會不會不高興？可是他根本沒有這個打算。他替我關上駕駛門，然後上車坐在我身旁。

「妳現在還習慣我們這裡的交通嗎？」

「哦，習慣。」假如他的意思是問我習不習慣坐在右側開車，我的回答倒是肯定的。說到交通，科福沒什麼值得一提的。在下午開車的時候，如果碰到一輛貨車和十幾匹驢子，我就很忍不了。可是今天到處擠滿了人，連港口林蔭大道也那麼擁擠，可能因爲這點，我們在人群中穿梭，向北方開去時，亞東尼什麼也沒有再說。我們爬上一條陡峭的路面，轉彎很急，接著是一條平坦的大路，路邊種了樹。冬天又下過雨，路面坑洞很多，我不得不慢慢駕駛，而且使用三檔的速度，聲音很嘈雜。一片喧囂聲中，我靜靜地對亞東尼說：

「現在斯匹諾走了，米蘭達和她媽媽有能力維持生活嗎？」

「他們有人照顧的。」他直截了當地回答，十分肯定的樣子。

我感到驚訝，也很好奇。假如曼林先生給了瑪麗亞他們什麼好處，他一定會照實告訴費麗亞。除此之外，不論他現在給瑪麗亞什麼，總覺得他欠的是良心債，永遠也還不清。但是，如果是朱里昂·格雷負擔這個家庭生活的費用，那麼，正如費麗亞所說，關於這對孿生兄妹親生父親的

故事是千眞萬確的了。對於這種事，沒有人不好奇，誰都想馬上知道。我當然也不例外。

「那就好了。不過，」我小心翼翼地試探著，「好像還沒聽過他們有什麼別的親戚。」

「是的，」亞東尼說，「格雷爵士可以算得上一個。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他或者他兒子麥克斯會照顧他們，而是說我本人會照顧他們。」。

「你！」

他點了點頭，朝背後的米蘭達瞥了一眼。我從後視鏡中可以看到她。我們用英語小聲交談，她並沒有注意聽，事實上，我們講得很快，她即使用心聽，也不可能聽得懂。她呆呆地凝視著車窗外很遠的地方。亞東尼俯身向前，將指頭按在收音機的按鈕上，這算是車上的一種必需附屬物，不論是希臘的，或者是意大利的車子，似乎沒有一部不裝收音機，並且大家都在馬路上收聽。

「可以嗎？」他徵求我的同意。

「當然。」

雅典廣播電台播放了幾首流行歌曲。亞東尼輕聲說道：

「我會娶她。沒有嫁粧也沒關係，斯匹諾是我的朋友，而且一個人總該盡一份道義上的責任。他本來存了點錢要爲她準備嫁粧，可是現在他死了，她母親必須留著這筆錢過活，我不能拿這筆錢。」

我知道古希臘的婚約，女方出嫁必須帶財貨和田產過來，男方除了具有青春活力之外，什麼都不要，而且大家認爲這是一個很好的交換條件。好多家庭就是爲了嫁女兒才變窮的。以米蘭達目前的處境，想要出嫁實在沒什麼希望。現在竟然有這樣一個英俊瀟洒的男孩，心甘情願要娶她，任何一個家庭都會樂意接受，何況他還願意照顧他們今後的生活呢！至於說到青春活力，這個男孩更是毫無疑問。除此之外，在這個工作機會很少的鄉村，他卻有份很好的工作，說句公道話，他確實具有一切最好的條件。當然他不是傻子，對這點一定也清楚得很。可是他似乎覺得對死去的朋友有一份道義上的責任，我也看得出他會實踐諾言的。這個婚姻，不只是米蘭達滿意，任誰都會滿意的。

「當然囉！」亞東尼補上一句，「格雷爵士也許會給她一份嫁粧，究竟怎樣，我就不太清楚了。不過，這都不重要，不管有沒有嫁粧，我都會娶她。我還沒有告訴她這些，等再過幾天，找個適當機會，我會告訴格雷爵士，他一定會樂意安排這件事的。」

「謝謝。」

「我——哦，是的。希望你倆都很快樂。」

「那麼，格雷爵士是——他想負擔他們母女的生計囉？」

「他是這對孿生兄妹的教父。」他看我一眼，「我想你們在英格蘭也有教父，不是嗎？不過

，同樣是教父，意義卻大不相同。在希臘，教父對孩子的一生都非常重要，幾乎和生父一樣重要。我們的婚約就是由他安排的。」

「我懂了。」一切似乎就如此簡單，「我知道朱里昂爵士認識這個家已經好多年，並且替這對孿生兄妹取過教名，但我並不知道他對他們還有一份責任。斯匹諾這次出事，對他來說，一定也是一項沉重的打擊。」接著我又很彆扭地加了一句：

「他還好嗎？」

「還好。妳還沒見過他嗎？華林小姐。」

「沒有。我知道他不想見任何人。」

「他不常出去倒是眞的，不過，自從入夏以來，已經有幾位客人來看過他。妳不是也見過麥克斯了嗎？」

「是的。」聽亞東尼說話的語氣就知道他並不清楚我們那次會見的經過情形。可是從他光叫他名字來推斷，他們之間的關係應該夠熟的，照說麥克斯該將我們會見的經過告訴了他才對。不管怎麼說，曾經將訪客抛到懸崖下的就是這個忠心耿耿的看門狗，毫無疑問，他一定聽說過關於這件事的經過情形，也許甚至得到指示，不准華林露西小姐再擅自闖入……

想到這些，我毫無表情地又補上一句：

「我知道他也不見任何人。」

「哦，那要看情形了。」亞東尼的神情顯得很愉快。

他從汽車儀表板下找出一塊抹布，開始擦拭裡面的擋風玻璃，又說道：

「光這樣擦不乾淨，玻璃板外側還有許多小蟲打在上面的痕跡。馬上就要到了，不然妳可以停下來讓我替妳好好保養一下。」

「沒關係，謝了。」

一路上，我們就這樣東聊西聊，該知道的都曉得了。米蘭達似乎從沉思中回到現實世界，移動了一下身體，後座發出嘰嘰嘎嘎的聲響。從後視鏡中看到她又用頭巾將面部罩住，一邊還看著亞東尼。雖然她仍是滿臉淚痕，模糊不清，但從臉部的表情看來，我可以確定這對年輕人的婚事成功的希望很大。

我換了一種輕鬆的語調，改變了話題，卻觸及問題的核心。我問道：

「亞東尼，你常不常打獵、射擊什麼的？」

他聽了我的問話，毫不隱諱地大笑一聲，反問道：

「還在找妳的逃犯嗎？我想妳一定弄錯了，在這裡的希臘人都不會殺海豚的。我是水手——所有科福島上的居民都是水手——海豚是一種表示好天氣的動物。我們甚至將這種好天氣叫做『

海豚天氣』。夏天的時候，海豚會跟隨船泊一同出海。妳放心，決不是我，我只殺人。」

「人？」

「說著玩的。」亞東尼趕忙笑著向我解釋，「我們到了。謝謝妳送我們。我先送米蘭達回家，再回克斯特古樓。我答應過他們，今天下午麥克斯要出去。也許我很快就會去看妳。」

「謝謝，不過我——你眞的會來看我？」

「妳既然來到這兒，要是不參觀一下果園，不是太可惜了。妳應該來看看的，他們有些地方確實很特別。妳聽說過『科門科亞』——小型的模型樹嗎？還挺吸引人的。」他臉上掠過一絲令人著迷的微笑，「我非常高興能帶妳去看看。」

「也許過幾天。」

「那好。來，米蘭達。」

我將排檔桿推入檔內準備起動，一邊看著他護送這個默默不語的女孩進了屋裡，好像那兒就是他的家。內心突然興起一種羨慕之情，覺得這個女孩實在好幸運。我茫然地腳踏油門，車子直向福里別墅疾駛而去。

至少，如果麥克斯不在古樓，我整個下午就可安安靜靜游泳了。

□

下午茶過後，來到海邊，熱度漸漸消退，沙灘上投射下一道新月形的懸崖陰影。

我游過泳，著好裝，然後拿了浴巾，慢慢爬上山坡小徑，準備回別墅去。

抵達林間那塊有水池的空地時，停下來想喘口氣，休息一下。林間小溪涼爽清悠，金色陽光透過幼小的橡樹葉，看起來更可愛。有隻鳥在啼叫，只有一隻。樹林裡一片寧靜，在這個燠熱的傍晚時分，顯得特別陰晴寂寥。一朵朵蘭花隨著山澗溪流擁到長滿雛菊的岸邊，一隻山雀匆匆掠過林間空地，嘴裡還銜著小蟲，要餵給巢裡嗷嗷待哺的小鳥。

不一會兒，傳出鳥兒的驚叫聲，接著是隻公鳥奮戰的哀鳴，叫得就跟機關槍一樣。其他的小鳥也一同喧囂起來，淒涼的聲音穿透靜寂的林間。我丟下浴巾，朝著叫鬧聲跑去。

我沿著彎曲的山徑跑上去，來到一片開濶的草地，這就是那幾隻山雀受到侵擾的地方。

我從樹叢中冒出來，一眼就看到那隻漂亮的白色波斯貓，生龍活虎地蹲在那裡準備跳躍，尾巴還來回不停地擺動。離牠不遠處，小山雀發狂地叫著，絲毫不敢移動。兩隻大山雀帶著驚恐的哀鳴，不停地向貓撲擊，可是那隻貓根本理都不理。

我向貓兒飛跑過去，輕輕地把牠拉到身邊，抱了起來。山雀掠過我身邊，翅膀拍打在我手上

。貓兒現在一聲不吭，動也不動。

本來以爲會被牠抓傷，想不到牠非常乖馴，只呼嚕呼嚕哼了幾聲，扭動身體想逃跑，既沒有抓我，也沒有咬我。我將牠放回地上，輕輕撫摸，直到牠安靜下來，才又將牠抱起，轉身離去。這時大山雀在我背後俯衝下來，銜著小山雀而去。

我匆匆忙忙抱著白貓離開那塊空地，在叢樹裡胡亂地穿來穿去，不想讓牠再看到那幾隻鳥兒飛往何處。可是現在白貓好像根本沒注意鳥兒，似乎還挺喜歡我這番慇勤的款待，盡量想讓我知道牠比較喜歡讓我抱著……不知不覺地，我發覺自己走在崎嶇不平的堤岸上，坡度愈來愈陡，白貓這時也開始妙嗚起來。

實在有點危險，我停住脚步。

「小白貓，聽我說，」我自言自語，「你現在可以好好走了！希望你能知道回家的路。我不想讓你又回到那些小鳥那裡去！」

我將牠放在地上，牠仍然呼嚕叫著，在我身邊擦來擦去，然後跳到前頭堤岸的上方，尾巴高高翹起，叢樹頂端枝葉稀疏，露出璀璨的陽光。牠停在那裡，回頭望了我一眼，然後一溜烟就不見了。

毫無疑問，牠一定知道回家的路，這時我倒希望有條小徑能讓我走出茂密的叢林。我順著牠

溜走的方向攀登而上，結果卻發現自己來到一大塊空地，徧地洒滿陽光，蜜蜂嗡嗡，鮮花怒放。這份景緻深深吸引住我，令我一時目瞪口呆。

在陰暗的叢林裡繞了好一段時間，驀然見到色彩斑爛的美景，往往有着無限的嚮往。在我正前方，高掛著一片約有十五呎寬的紫籐花幔，花幔下方栽種著玫瑰，旁邊是紫色的洋蘇木。耀眼的蘋果花上，蜜蜂正忙著採蜜。另一個潮濕的角落開滿了百合，花瓣如金色薄紗，在陽光中透明清澈。玫瑰花遍地皆是。每根枝芽上都怒放著鮮艷的花朵——粉紅、雪白，各色各樣，不下二三十種，全都盛開，爭奇鬥妍。這個地方看起來眞有如人間仙境。

我一定是呆若木雞地站在那裡好久，環顧一下四週，花香和陽光使我感到有點頭暈目眩。我忘了玫瑰花香本來就會使人有這種感覺。我的手擦過一根小樹枝，順手折斷，撥開一個縫隙，低下頭來察看。茂林深處，有一個陳舊的鐵質標籤，於是小心翼翼地將手伸進多刺的樹叢裡，拿起來看個究竟。標籤上長了厚厚一層青苔，可是印在上面的姓名依然清晰可見：白瑞克·里斯。

我現在已明白身在何處了。玫瑰花——除了收藏各式兵器以外，這該是李奧祖父的另一個嗜好了。別墅裡保存了幾本這一類藏書，前幾天晚上，我閒著無聊，還翻過幾本，書上印了好多器皿的圖案，還有那些古老的名字，我都非常喜歡。那些古老的名字，就像詩篇一般，喚起我對法國及波斯古花園的憧憬……

書上所登載的人名都可以在這兒找到，幾乎全都深藏在茂密的林葉裡，有些標籤還是一百年前的老園丁掛上的。

找尋標籤時，看到那隻白貓在不遠處擺了一個姿式，正友善地注視著我。我握著一把偸折的玫瑰，香味濃郁撲鼻，蜜蜂在四週嗡嗡作響。我彷彿迷失在不見天日的叢林裡，轉眼又來到仙境夢土。一個人在這個時候，往往會天眞地盼望這隻貓能同他講話。

突然間，從某處傳來說話聲，我驚了一下，一時不知所措。那是一種美妙的聲音，音量並不突兀，而是漸漸升高，好像有人在吟詩，詩句優美得像眼前的畫面一般：

「一點也沒有錯
這些美好的景物
是爲了款待女神的
但願我的祈禱
你能聽到
如果你仍停留在這個島上……」

我抬頭向上窺視了一下，起先並沒有看見任何人，接著有個人頭出現在紫籐花幔的頂端，到現在我才發現這面花幔原來是掛在像座牆似的支架上。從佈滿花朵的橫架中，我看到一截截的石

欄杆。原來這兒是克斯特古樓的涼台，玫瑰花園就緊靠在涼台的一側。

我想回頭溜之大吉，可是有個聲音使我停住了腳步。不用說，那不是麥克斯·格雷的聲音——這個聲音我從前不知聽過多少次，沙啞中帶了幾分磁性，正如在倫敦劇場裡聽到的一樣優美。

「『我唯一的請求，』」朱里昂·格雷爵士又加上一句，「『這也是我最後一次請求，』當然妳也許覺得這個請求有點失禮，『啊！妳一定會感到驚異！妳是否願意做個女僕？』」

我想，如果我是在我們同行的場所——劇院和他正式相見，由於我對他過份敬慕，也許回答時會結結巴巴。可是在此地我就不必那麼拘謹了，何況，我要回答的話，莎翁劇本裡頭都有呀！於是我瞇起眼睛，向著太陽，朝他微微笑了笑。

「『不會驚異，爵士，

我當然願意做個女僕。』」

「天哪！正是我唸的莎翁詩句！」這位演員突然改變話題，不再唸詩，看起來神情怡然。「我猜對了，妳就是麥克斯碰見的那個侵入者。」

我覺得有點難爲情，面頰發熱。

「我想是的，看樣子我似乎又闖入了禁地。非常抱歉，我不知道涼台竟會這麼近。我做夢都沒想到已經走了這麼遠，我只是想從布奇那裡拯救一隻小鳥。」

「從誰那裡？」

「這隻小貓。是你的？我想牠的名字一定非常貴族化，譬如：佛羅瑞茲，或者柯希迪模等等？」

「事實上，」朱里昂說，「我叫牠利特，是利特維得的縮寫，等妳了解牠之後，就會知道爲什麼了。牠很有君子風度，不過沒什麼腦筋。妳既然來了，不上來屋裡坐坐嗎？」

「啊！不了！」我連忙答道，向後退了幾步，「非常謝謝，不過我必須趕回去了。」

「我不相信妳有什麼事急著要趕回去。我實在悶得發慌，留下來陪我聊聊好嗎？喂！」他的上身向前傾了些，「妳不只是擅自闖入，而且還有偷竊嫌疑！妳偷了我的玫瑰啊！」

他講話時聲音並不很低，我在下面聽得清清楚楚，話中還帶了譴責，我頓時有種罪惡感，低頭望望手中——我早就忘了那束玫瑰，支吾其詞地說道：

「哦，是的，我——是偷了點東西。哦，偷……我根本沒有想到……我的意思是，我以爲那都是野生的。這些都是好多年前栽種的，丟在這裡沒人管……」我環顧四週，看到一些早先並沒有注意到的地方，不禁又畏縮起來。這些叢樹從表面上看去儘管有點雜亂無章，但畢竟都是經過修剪的，長滿青苔的小徑兩側更剪得整整齊齊，不能說沒有人管。「我——我想就算這是你的花園，這點花也算不了什麼，我很抱歉！」

「『也算不了什麼？』天哪！她折了一大把這麼可愛的玫瑰花，竟然說『算不了什麼』！說得可眞輕鬆！年輕的女士！妳可知道這些花朵都是栽在花園裡的啊！於情於理，妳都該受罰。馬上給我上來，不容爭辯！那邊有石級，利特會帶妳上來。利特維得！替這位女士帶路！」

白貓果然站了起來，向我眨眨眼，然後故意裝得毫不在乎的樣子，跳上紫籐架，逕自跑到朱里昂・格雷的臂彎裡。

「我說過牠沒什麼腦筋，是嗎？那是我寃枉了牠。妳現在知道怎麼上來了嗎？」

他這種令費麗亞稱讚不已的幽默感，對我也發生了同樣的效果。這時我已將費麗亞所說關於他的一切事情都置諸腦後。

於是我放聲笑了起來。

「如果用我自已的方式，也許可以。」

「那就請上來吧！」

上坡的石級很窄，一半被草遮住，繞過長滿青苔的彫像，再穿過兩棵絲柏樹，就到了涼台。

朱里昂・格雷已將白貓放在地上，向我這邊迎了過來。

「請進，露西・華林小姐。妳知道嗎，關於妳的事我聽過很多次了。這是我兒子。哦，我忘了你們已經見過面……」

5 「暴風雨」的探討

麥克斯・格雷坐在松樹下一張大桌子邊，桌上擺滿了文稿。他站起來的時候，我停住脚步。

「沒想到你會在這裡！」我很意外自已講話這麼自然，不覺又羞羞答答起來，好不容易才胡亂扯了幾句：

「亞東尼說過……我想……我確定他說過你要出去！」

「我是出去過，不過三四點就回來了。妳還好嗎？」他的目光和我短暫地接觸了一下，然後投向我手中的玫瑰，顯得漫不經心但沒什麼敵意。接著他又問道：

「亞東尼不在下面花園裡嗎？」聽他這麼一問，更是平添幾分困窘。

朱里昂爵士瞄了我們一眼，說道：

「他不在，不然，他就不會讓她闖進來了！她作了一個很好的選擇，不是嗎？我想她應該受罰，至少應該罰她留下來陪我們喝一杯！」

我看得出那位年輕人有點猶豫，他的視線朝那張擺滿零亂雜物的桌子瞧了一眼，似乎想找什麼藉口。桌子離我不遠，可以看得很清楚，寫得很潦草的手抄樂譜，筆記簿和許多文稿，桌旁一張椅子上，放了一架錄音機，一根長長的電線從一顆菖蒲樹上牽過去，直穿過一扇開著的落地長窗。

「謝謝你，不過我眞的不能……」我急忙說道。

「妳沒有資格拒絕，年輕的女士！」朱里昂爵士的眼中散發出一絲喜悅的光亮。他這樣强留，誰也搞不清楚倒底是我覺得勉强，還是他兒子。

「快來！」朱里昂又叫道，「只求妳花半小時來陪我們打發一下隱居孤寂的生活，算是便宜妳了。麥克斯！還有雪利酒嗎？」

「有，當然有。」比起他父親來，他的聲音顯得平淡乏味，「看樣子我們別無選擇了，華林小姐。妳喜歡喝淡一點的嗎？」

「好吧……」我猶豫了一下，如今不得不留下來了。實在很難拒絕朱里昂爵士，他畢竟是這

裡的主人，而且，我也不希望放棄和這樣一位人物談話的機會，他不僅是戲劇界的頂尖人物，也是我終生崇敬的人。「說眞的，如果有的話，我倒想多喝點，一大杯，冷的……？我剛剛游過泳，確實有點口渴。有沒有橘子汁之類的飲料？」

「妳是說這兒有沒有？當然有囉。」麥克斯．格雷突然朝我笑了笑，顯得特別有魅力，他進入屋裡。

這裡同福里別墅一樣，有好幾個大房間，都打開了窗戶，除了麥克斯剛走進去的那間之外，所有窗戶都裝了百葉窗好遮擋陽光。從那扇光線陰暗的長窗看過去，隱約可見一架大型鋼琴，看起來像個巨大的留聲機，還有一個旋轉式的書架。書架頂端的兩層擺滿了書和唱片。

「要晒晒太陽，還是到陰涼點的地方？」朱里昂爵士問道。

他替我拿來一張華麗的露天椅，我選了有陽光的一角，他也在我身旁坐下。陰暗的絲柏樹就長在石欄外，在他身後圍成一圈，造成强烈的對比，正如同羊齒植物襯著白貓一樣。白貓呼嚕地叫了幾聲，跳到這位演員的膝上，小心地轉了兩圈，然後蹲了下來。

他們這一對構成一幅引人注目的畫面。朱里昂爵士並不英俊，可是他是一位大人物，歲月滄桑更增添了一種威嚴的風格。人們一定還記得他飾演馬克安東尼所塑造的形像，以後不知有多少人企圖模仿他所扮演的角色，而事實上，就是想模仿他自己。他的胸膛寬濶有力，正好能配合他

中年的體型。頭髮厚密灰白，眉毛和鼻子端整莊嚴，一雙灰色眼睛炯炯發光，只可惜下巴長得不太好，還好那張寬正的嘴頗富吸引力，讓你不會注意到他的下巴。

他的眼睛看起來有點泡腫疲憊，臉上一道道深陷的皺紋，以前在舞台燈光下根本看不出來。這些皺紋可能表示他性情急躁或者生活浪蕩不羈，也可能是他病後體重減輕的結果。如果要問他究竟什麼地方有不可抗拒的魔力，還眞難說得出來。他這個人實在很難以形容。他的臉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他這個人似乎專爲舞台而生，離開了舞台，那種令人震撼的造型再也不存在了。在人們仍然懷念他原有的形象之際，他卻已是英雄末路，美人遲暮了，想來倒眞令人沮喪。但是假如他現在還無法活得像他自己，那他也就算不得什麼了。

他的視線從貓身上轉向我，他看著我笑了笑。他一定非常習慣別人對他這樣，他並不了解我正想從他臉上的表情和他的一舉一動，找出他是否有精神病的傾向，好證明費麗亞所說的話。可是他似乎很能自制並且顯得輕鬆愉快，手放在貓身上，一動也不動，舉止顯得很文雅——或許太文雅了點吧！

「請原諒我的失禮，」我說，「我一直盯著你看，以前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接近過你。通常在上流階層才能有此機會。」

「那是我靠著戲裝喬裝了自己，不是嗎？好吧，現在妳就好好地看一看他本來的眞面目——

窮困潦倒，不成人形。我不會問妳對他的看法如何，但妳對他居住的週圍環境，至少應該表示點意見。對我們這兒的一點一滴，不知道妳有什麼看法。」

「你是指這座克斯特古樓？好吧，既然你問我……我也只好照實說了。這裡的環境並不太適合你。對於那些神奇古怪的小說來說，這裡倒是一個很好的背景。」

「會嗎？那些故事發生的背景，給人的印象通常是一年到頭霧氣沉沉，妖魔鬼怪四處出沒才對，而在我們這個爽心悅目的島上，陽光燦爛，一片祥和，而且古樓四周遍地花朵，那裡是妳所說的神怪故事發生的好背景呢！我總認爲這兒對退休的老演員來說，實在是再適合不過了。這裡十分平靜，是安享餘年的最好住所，麥克斯把所有來訪的客人都打發掉了。」

「我聽說你病了，我們——我們在倫敦都非常想念你。」

「眞的嗎？妳眞是太好了，謝謝妳。啊！麥克斯，過來一下。華林小姐認爲這棟房子是神怪小說的最好背景。」

「沒有啦！我不是說——我當然不會把古樓看得那麼恐怖！」

麥克斯大笑道：「我已經聽到了，就算這裡再怪，妳也不能擅加批評呀！喏，橘子汁來了。這是這兒的名產，很新鮮，喝得慣嗎？」

「太好了！謝謝。」

他又拿了兩個杯子來，一杯給自己，另一杯給父親。我注意到他父親伸手接杯子時，顫抖得很厲害，於是他趕快拿起鐵托盤，將玻璃杯放在托盤裡，然後斟上冰凍的果汁。朱里昂爵士將雙手放回膝上，一動也不動，就跟石膏像一樣。這樣的坐姿絕非表示高傲自大，而是內心感到羞怯，在掩飾一種難以告人的缺點。

麥克斯倒飲料的時候，我想將玫瑰放在桌上，但他卻拿來一只花瓶，伸出一隻手說道：

「玫瑰給我，先放在水裡，妳走的時候再還妳。」

「這麼說來，在我受罰之後，已經獲准保有這些玫瑰囉？」

「我的好小姐，」朱里昂說道，「我們非常歡迎妳來這裡！我只是開開玩笑，希望妳不要太認眞，那只不過是想要妳上來坐一坐的藉口而已。妳這麼喜歡這些玫瑰，我高興還來不及呢。」

「我好喜歡啊！看起來好像在古老的圖片中見過的玫瑰——你知道，在那些很久很久以前的童話故事裡出現的玫瑰，譬如：神秘花園、睡美人和阿拉伯之夜等等。」

「這正是妳所說的那種。」朱里昂指著插在花瓶裡的玫瑰一一向我說明，「那一種最早發現生長在波斯的一處亭台上，這一種據說是世上最古老的品種。」他的手一朵接一朵的觸摸這些花卉時，顯得很穩定。「花季結束前，妳一定要回來再拿些去。我會保存在音樂室裡。好了，露西小姐，罰也罰過了，該談談正經事了。聽說妳從事戲劇工作，我把妳誘來這裡的理由之一就是想

要妳告訴我一些最近社會上的傳聞。從報章刋物上，我也可以獲得一些事實眞相，可是傳聞往往更富有趣味，而且更爲眞實。告訴我……」

我現在已記不清他當時問過我一些什麼，也記不得告訴了他多少，不過，雖然我在戲劇圈裡所活動的領域，與他的截然不同，但我對於城裡發生的一切，都瞭如指掌。他提到的一些人名，對我來說，就像潘托克雷托峰上的雲層一般，高不可及，聽起來眞令人興奮。他給我一種錯覺，好像我是個很有價值的聊天對象。

「告訴我一些關於妳自己的事吧！妳在做些什麼？在哪兒做？爲什麼我們以前從來沒碰過面？」

「哦！天哪！我怎麼可能有機會接近你們的劇團呢！我頂多在像『西方』這一類的劇團裡混混罷了！」

我停住了，後面這句話是我非常不願意洩露的秘密，也從未向任何人提起過，包括費麗亞在內。這固然是實情，但我內心總覺得不是滋味，我也有我的自尊。

「劇團關門啦？」這句話要是出自一個門外漢口中，卽使是同情也相當刺耳，可是從他瞭解內情的語調中，卻帶有無限的慰藉，「怎麼回事？」

我原原本本的告訴他，他一直頻頻點首。

「是的，那是麥克亞當的得意之作，不是嗎？我想對麥克來說，這種嘗試並不夠聰明。我讀過劇本，妳在這齣戲裡演什麼角色？該不是在第二幕裡那個神經兮兮的女孩吧？」

「雪蕾，正是那個角色，我演得很糟。」

「絕對不是妳演不好，而是這個角色本身不足可取。他一向不會刻劃女主角的性格，安排得亂七八糟，難道妳沒注意到？」

「嗯……我想你說得很對。」

「這就是啦！所以我要告訴妳不必爲了演砸了『雪蕾』這個角色而患得患失。以後又發生了什麼事？」

我猶豫了一下。

「就像妳剛才說的，是不是？」他說，「這原本是意料中的事。妳能及時下定決心放棄演出，跑來科福散心，還算聰明！我還記得……」

他很巧妙地將話題轉到幾個很有趣也很諷刺的故事上，這些故事牽涉到三十年代一個很著名的經紀人和一個蠻橫的年輕演員，我很快就聽出這個演員就是朱里昂爵士本人。他講完故事，大家笑了一陣子，然後我提起一些自己的經歷。以前從來不覺這些經歷有什麼趣味，甚至從未向任何人提起。現在，爲了某種理由，來談談這些不愉快的過去，也算是一種內心鬱悶的解脫，甚至

感到無限的快慰。朱里昂爵士一直在注意傾聽我的訴說，不時加以評述，問些問題，好像他把我引來他的涼台，就是爲了想聽聽一個二流的年輕女演員的遭遇似的。

一個輕微的聲音打斷了我的話，猛然回頭一看，才發現只顧著談話，都把麥克斯·格雷給忘了。我一點也沒注意到他從房間走出來的聲音。他正坐在那邊欄杆上，可以聽得一清二楚。他究竟在那裡有多久，我一點也不知道。

這時我才發覺天色已暗，我已「受過罰」，是該走了。可是麥克斯·格雷剛好出現我就要走，似乎太不給他面子了，我不得不跟他打打招呼。

我朝他那邊望過去，問道：

「上午去看過遊行嗎？格雷先生！」

「我？是的，我去過那裡？我還在城裡看到妳。妳站的位置好不好？」

「我是在依斯普蘭特，皇宮大廈的一個角落上。」

「這次遊行頗爲……感人，妳認爲呢？」

「非常感人。」我笑了笑，「就一個音樂家而言，你一定很欣賞那些樂隊吧！」

他放聲大笑，就在這時，我發現他像極了他父親。

「非常欣賞，」他答道，「尤其是四個樂隊同時演奏，可眞有的瞧呢。」

「麥克斯！你的『暴風雨』主調不就是這副德性！」他父親邊說邊撫摸著白貓，「『這個島上到處都充滿了擾嚷不安。』」

麥克斯咧嘴笑道：「也許是。要是這樣的話，我可能會極力避免再製造這些噪音。」

朱里昂爵士調過頭來對我說：

「我兒子目前正在替一家公司的『暴風雨』劇本譜曲。」

「眞的嗎？眞是太好了！你來這裡倒眞是找對了地方。朱里昂爵士！你是不是就爲了這個理由才退隱到科福島來？」

「也不能這麼說，這只是偶然的巧合罷了。我在這個島上前前後後住了二、三十年之久。在這裡我有許多朋友。我們打算來這裡定居時，碰巧麥克斯也有個很好的機會獲得這份工作。」

「你眞的以爲這就是普洛斯帕羅的島嗎？」

「爲什麼不呢？」朱里昂反問道，麥克斯卻笑了起來。

我訝異地望著他。

「我說錯了什麼嗎？」

「沒有，沒什麼。不過，如果妳要一個人來解釋思考過好幾個星期的理論時，勢必得準備傾聽一篇正式的長篇演說不可，瞧瞧我父親的眼神就知道妳絕對辯不過他。」

「我倒眞想聽聽他的看法！既然你父親能將一本電話號碼簿說得跟『戰爭與和平』一樣，那他個人對『暴風雨』定有獨到的見解！朱里昂爵士，不要管他了，請你說說看，究竟爲什麼你認爲這個島可能就是普洛斯帕羅的島呢？」

「妳這小姑娘還眞討人喜歡。」朱里昂爵士說，「如果妳想把我的玫瑰連根挖走的話，我會派亞東尼去助妳一臂之力的。不，我倒認爲麥克斯會這麼做。最好讓他做點實在的工作，免得他整日遊蕩，專門跟那些自命不凡的什麼『音樂家』混在一起，瘋瘋顛顛的。也許這樣對他有些好處……是誰說過？眞正聰明的人不會在他相信一件事之前硬要證明其正確性。他先去相信那件事，然後才去求證。」

「不知道，聽起來好像在給幻想家或是天才下定義一樣。」

「聽到了嗎？麥克斯！我對『暴風雨』的看法，是一個幻想家或者是天才的看法。」

「哦，確實沒錯。」他兒子說。

麥克斯仍然坐在欄杆上，向後斜靠在一個角落的石柱上。我一直在暗地裡窺看他們父子相似之點。不過除了他的體型和偶而出現在面部的表情外，再也看不出有什麼相似的地方。他的眼睛烏黑深沉，嘴巴平直，整個面部顯得呆滯，缺乏生氣。由印堂上的微弱紋路和嘴唇的某些地方看來，暗示他可能有些神經衰弱。他一舉一動都十分小心謹慎，自然免不了有些瑣碎拘泥，這說明

他有點故作鎮定。

「這裡並沒有什麼可以證明這個島與『暴風雨』劇中的島有關連，」朱里昂爵士說，「不過根據傳統的說法，還是有些事值得作進一步調查。」

「那除非請來考古學家史克里曼才行。」麥克斯喃喃地說。

「對極了！」朱里昂爵士說。他突然對我一笑，就和他兒子的笑容一模一樣，「只要我們有史克里曼一樣的天才和想像力，堅信科福島就是普洛斯帕羅的島，我相信一定會找出證據來證明這點。」

「找得到嗎？」

「也許不能說『證據』，這個字眼未免太嚴肅了點。不過，一旦你著手去找，一定會發現許多可以用來證明的事物，而且會令你興奮不已。開始最好從最容易的地方著手，譬如有關這個島上的自然景象的描述，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我想我可以做到，而且做得很好。這裡所能看到的實物景象，比莎士比亞劇本中寫的還要多，不是嗎？」

「依我看來，這裡比任何地方所能見到的都要多得多。從劇中蒐集到有關自然景觀的描述，都和這個島上的非常吻合，譬如：松樹，肥沃的耕地，（地中海的島嶼沒幾個是眞正肥沃的，這

一點妳也清楚。）海灘和小型海灣，普洛斯帕羅山洞外的石灰……」他向南方高地上松林旁的金黃帶翠綠的叢林指過去，「在曼林住的別墅那邊的懸崖上，全是剛風化成的石灰石。妳也許會說，這些石灰石在任何島上都可以找到，可是有件東西妳絕對沒法找到，就是——卡力班說的鹽坑，還記得嗎？」

「這裡有嗎？」

「有，就在南部一個叫做科瑞西亞的地方，這些鹽坑在那裡已經好多個世紀了。」

「那卡力班挖掘的落花生和榛樹，這裡都有嗎？」

「榛樹當然有，至於落花生，如果指的是英國的那一種，當然也有。」

「那小猴子呢？你又怎麼解釋？」我帶著疑問的口吻追問道。

朱里昂爵士對我的問題避不作答，用幾句毫不相關的話帶了過去。

他兒子麥克斯這時插嘴道：

「和一個固執己見的人爭辯不會有結果的。順著他一點吧，華林小姐！」

「我決不罷休！假如這是一個值得執著的論點，那就值得奮戰下去！結果到底怎麼樣了呢，朱里昂爵士？這樣吧！從船隻失事開始，如果那條船是從突尼斯開往那不勒斯途中，你就會覺得科福島離開航程太遠了些——」

！那只能說是神的力量。『暴風雨』中那條失事的船也是同樣的道理。那次的暴風雨相當大，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一次風暴。那條船被吹離了航道，在撞上岩岸之前，在海中飄流了好多天。妳難道看不出這個故事的發生也有幾分道理嗎？」

「她是個凡人，」他兒子說，「當然無法理解。」

「那很簡單。事實上那條船吹離了航道，最後來到此地，其間必然經過一場神奇的暴風雨，或者說是某種超自然的力量。」

「請等一等，」我搶著說，「『事實上』？那你的意思是說那次船隻失事是眞的囉？」

「哎呀，傳說中的故事不都是眞眞假假的嗎？像克里特迷宮、特洛依城被焚這些傳說一樣。我猜測——嚴格說來只能算是想像——這裡發生過好些次很驚人的海難事件，慢慢地就變成一種傳說的由來。」

「只不過是個猜測？你並沒有發現任何眞實的科福島的故事或者任何眞實的紀錄？」

「沒有。」

「那麼你爲何肯定是此地呢？爲什麼說是科福呢？地理上的說明證明不了什麼。也許你所說的這些理由都是肯定的，可是它們都很難說是一個起點。」

朱里昂爵士點了點頭，用手指輕輕地撫摸著貓兒的腦袋。

「我一開始就在一個錯誤的終點上。照說我不應該用『事實』這個字眼，而應該用這個劇中的關鍵人物——普洛斯帕羅作爲起點，來證明我的看法才對。在我看來，普洛斯帕羅這個人物性格的塑造，對『暴風雨』劇來說，是一件相當了不起的事；『普』的出現，正是莎翁對人類權力探論的一個總結。試看他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姿態是：他是一位仁慈的父親型的人物，他是一位具有控制自然力量如風與海的超自然魔術師，他掌握全島以及在島上的全體人民。」

他用一種微弱的詢問語調結束了他的這段談話，抬起眼來注視著我，等著我的回答。

「聖斯匹諾狄安？」

「聖斯匹諾狄安。一點也不錯！」他向麥克斯瞄了一眼，好像一個受老師喜愛的小學生，在表現他的聰明一般，我發覺麥克斯淡淡地笑了笑。

「即使是名字……」他繼續說道，「你也會發現到類似之處；而這個名字的縮寫，『斯匹諾』使相似點更爲接近。」

提到『斯匹諾』這個名字、他的臉上顯露出悲戚的暗影，不過立刻就消失了。於是他又繼續說了下去：

「聖斯匹諾狄安——他的聖體，是在一四八九年奉迎來此地的，過沒多久，他就有了各種神

奇力量的名聲，特別是在天候方面。另外有一位女性聖徒，隨著他一同來的。她的聖體（木乃伊）也是供奉在城裡的一所教堂裡，不過她並沒有引起人們注意，因此她並沒有被奉迎出來遊行。事實上，我甚至也記不得她的名字了。」

「我倒是從未聽說過有她這樣一個人。」我說。

他微微笑了笑，說道：

「這是一個男人的世界嘛！不過她就是米蘭達——那位魔術師女兒的化身這一概念，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如果說她是普洛斯帕羅的女性同伴，甚至說是他的妻子，這一說法，在流傳的故事中是無法存在的，因爲在故事中的魔術師根本沒有這兩個人物。爲了這些理由，我想繼續探討下去，將會非常有趣的。也許妳不會同意我的說法，華林．露西小姐！」

「我知道，這是男人的世界，這我倒不會在意。不過說到這點，我倒發覺故事中的巫婆們都是沒有丈夫的。我的意思不是指眞的古老的神仙故事裡的巫婆。」

「這倒很公平，」朱里昂爵士靠回椅背說：「現在讓我們回頭談談起初說的那一點吧！這個傳說中肥沃的科福島，是由一位聖徒守護著，據說他能呼風喚雨。現在，讓我們假定有條船載有幾個義大利貴賓，剛好碰上這場暴風雨，因而被吹離了航道，在此地沉沒了，但船上的乘客卻都奇蹟似的被這位聖徒救了，於是一個傳奇故事由此傳揚出來。後來有些日耳曼民族神仙故事的情

節也被添加了進去——譬如魔法啦、魔術師的女兒啦、還有那些小神仙啦等等。」他稍微停歇了一下，並且向我做了一個鬼臉，又繼續說道：「假如能把那些故事和這島上的歷史接合起來，不是也很好嗎？雖然我一直想這樣做，卻並不成功。」

「眞可惜！」我覺得蠻有趣的，「那麼卡力班又代表什麼呢？偶像崇拜還是什麼？」

「假如妳想知道的話，我可以告訴妳。我想他是代表暴力和性，而且我敢說他一定是希臘人。」

「你怎麼知道？」我驚訝地問。

他咯咯地笑了起來。

「因爲當他歡迎普洛斯帕羅到島上來時，拿著『放有醬果的水』，難道妳沒有見過希臘人待客的風俗也是一樣嗎？」

「我沒見過，但是你也不能由此就推斷卡力班是希臘人哪！要是他拿的是杯咖啡！那你又該說他是那裡人呢？法國人嗎？」

「好了，這個問題我們暫且不談，難道妳不該鼓勵我去探討嗎？這小白貓以前已經聽過我的故事了，我想麥克斯也聽過了。」

「可是，我還沒聽過，蠻有趣的。我一定要將這個劇本重讀一遍，並且將你所說的這些再查

考一下，但願我姐姐那裡有一本。」

「把我的拿去。」他立刻說道，「我想，一定是放在書架頂端什麼地方，麥克斯……麻煩你去拿一下。」

他兒子照著吩咐去取了來。

「可是，如果你現在正用著呢——」

「用著？」他輕聲反問著，對我的講話有點不以爲然，「妳幹嘛這麼見外呢！再說我用的是另外一本，我可以在那上面註記，而且還可以剪貼……哦！謝謝你，麥克斯！不要忘了妳的玫瑰。這是我自己的手抄本，有點舊了，而且我怕字跡寫得很潦草，不過也許妳不會計較這些。」

我見過這類用鉛筆寫的筆記，每一頁的邊緣上，都有作者批的眉註，看起來好像修道士們的原抄本。我接過這本書，起身要走，朱里昂爵士也隨著站了起來。

「我眞的該走了。」我說，「謝謝你借我這本書，我會好好保管的。我在此實在待得太久了，不過我倒眞的蠻喜歡這兒的。」

「我的好孩子，妳實在是幫了我們的大忙。妳的來訪令我太高興了，我希望妳會很快再來。妳是知道的，這裡同我講話的只有麥克斯和白貓，能有妳這樣一位好的聽衆，是一件愉快的事。好吧！如果妳一定……」

樹林裡已是一片漆黑，只有樹梢上還殘留著落日的餘暉。格雷先生禮貌地護送我到玫瑰花圃的邊緣，指引我向通往有個小池的林間空地的那條小徑走去。那隻美麗的白貓追逐著在幾顆忍冬樹附近飛來飛去的一隻飛蛾。格雷先生抱起白貓，向我說再見後，很快就回去了。幾分鐘後，我聽到了鋼琴的彈奏聲。他立即就去工作了，並沒有耽誤多少時間。在我走入樹林後，就沒再聽到琴聲了。

樹林裡總是那麼沉寂，此刻更因夜幕的低垂，而益發顯得陰森，就好像暴風雨即將來臨的前夕一般。這時空氣中倒是飄送著陣陣的玫瑰花香。

當我小心翼翼地沿著山坡小徑向前行走的時候，腦子裡一直在想著和朱里昂爵士會晤的情景；我倒不是想到他那用來消愁解悶的『理論』，而是想到他本人以及費麗亞和曼林先生所談到有關他的一些事情。

很明顯地過去有些事，看起來一直是不太對勁的，不但我所看到的種種現象證明如此，那年輕人警覺中帶著緊張的態度也做了同樣的證明。但剛才的那幕談話又似乎可以推翻這樣的猜測。我所指的不是那種平常甚或快樂的語調，而是一些令我驚訝的用字。一個甫從精神病院出來的人，會那麼自然且愉快地談論他兒子的生活及交往的狂熱人物嗎？一個做兒子的態度畢竟與他父親的神智是否清明有極大關係，而他會說到他父親「著迷」且表示必需處處「遷就」他嗎？或許每

當格雷遭遇一個可能十分不易處理的情況時，「遷就」已成爲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也許他那種警覺的態度是爲了我，也是爲了他父親。

我不想再思考這些了。至於說到朱里昂爵士曾經拿了把來福槍在鄉村閒逛，威脅到所有人的生命安全這一點，實在難以令人置信，我寧可懷疑費麗亞甚至曼林本人，也不願懷疑到朱里昂頭上去。

現在我可以聽到潺潺的流水聲，在我面前的林中有一塊空地，空地上有個小的池塘，此刻有一陣嘈雜的怪聲使我覺得很新奇，好像是一群母雞所發出的咯咯聲，來自林間空地上。

過了一會兒，我才發覺這是怎麼回事。原來是池塘裡無數隻青蛙的鳴叫聲所組成的「黃昏合唱團」，在那裡「唱」個不停。我在空地邊緣上停下來拾起我的毛巾，想必有些青蛙看到了我，因爲哇哇的叫聲停止了，接著我又聽到那些小小身體跳入水中所發出別有韻律的噗嗵噗嗵聲。這群青蛙竟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於是我退回樹叢裡，靜悄悄地繞到空地外側離池塘稍遠的一面，在那裡有個隱蔽的地方。現在我是在池塘岸邊的上方，我輕輕地把樹枝撥到一邊，向下窺伺著。

起先，在昏暗中，除了穿過樹梢映射在水面的微弱天光以及幾圈小小的百合枝葉和浮動的水草外，我什麼也無法看到。沒多久，我看到一隻大的青蛙，棲息在百合花的浮葉上，它的喉嚨一動一動地發出輕微的怪聲，那長有斑斑點點的身體鼓脹著，就像夜光中的一片月桂葉一般。當這

隻青蛙閉上嘴停止鳴叫後，另一隻卻接唱下去，然後又是另一隻……

我覺得非常有趣，靜靜地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這隊「合唱團」的鳴唱聲愈來愈大，它們看起來是那麼逍遙！是那麼快樂！

鳴唱聲倏的靜止了，那麼突然地，就好像有人按掉開關一般。接著我見到的那隻青蛙，跳進了水裡。這時百合浮葉的四週，水面起了陣陣波紋，好像所有「合唱團員」都跳入了水裡，這時有人從海灣沿著小徑走了上來。

有好一會兒我在猜想會不會是費麗亞到海灘找我去了，接著我發現來的人是一位男士。他的步伐很重，呼吸聲也是如此，我還聽到他輕微地咳嗽和吐痰的聲音。咳嗽顯得非常小心謹愼，似乎不想讓聲音發得太大。沉重的步伐，也是一樣。而那急促的呼吸聲，雖然很明顯地他是在設法控制，可是在現在這死寂般的樹林裡，聽起來仍然令人喘喘不安的。我輕輕鬆開手，讓樹枝歸還原位，並且在原地站著等他走過去。

當他穿過林間空地時，在昏暗的天光下，隱約可見，是個希臘人，我以前未曾見過，年輕、身裁矮胖、胸脯寬濶，穿著一條黑色褲子和一件漁夫們所常穿的高領運動衫，他的手臂上還披著一件舊了的淺色夾克。

他在池塘另一邊停下腳步，伸手到口袋取了一枝香煙，銜在嘴上。但是就在他點火柴的時候

，他似乎有所警覺，繼而聳了聳肩，將煙熄掉，夾在耳朵上。他那些鬼鬼祟祟的行動，誰也看得出他在躲避什麼。

當他轉身打算繼續向前走時，我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臉。他的表情急躁而且鬼頭鬼腦，似乎有什麼事使他煩躁不安，當他好像聽到了什麼聲音探頭向四周張望時，我卻發現自己退縮在樹林後面，嚇得心都快要跳出來了。

他什麼都沒有看到，一隻手臂在額頭擦拭了一下，再將外衣改披到另一隻手臂上，用同樣謹愼的步伐，神色匆匆地向通往克斯特古樓的山坡小徑上走去。

一陣風驟然從頭頂的樹梢掠過，迷漫在林間的空氣，帶著清新而又刺鼻的味道，快要下雨了，這時我已感到幾分寒意。

可是我仍然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直到那個希臘人的脚步聲完全消失爲止。池塘裡的青蛙又爬上百合花的浮葉，鼓動小小喉嚨唱起歌來。

6 岩洞中的死屍

不知道爲什麼，我一直繼續觀察著這些事。關於拜訪格雷家的事我也沒有告訴姐姐，卽使第二天上午她決定和我一起去海灘時，我也隻字未提，只是在經過池塘時，指了指那條通往克斯特古樓的小徑。

這天上午，林間空地灑滿了燦爛的陽光，看起來和前一天大不相同。昨晚下過一陣驟雨，還夾著强烈的風雷，到了天明才停歇下來。這陣雷雨沖洗掉空中的塵埃，林間空氣特別新鮮。山下海灣裡，海灘上的沙礫，在上午的陽光中閃爍耀眼。沿著海邊上一波波起伏不平的沙礫，正是强風過後所留下的痕跡。

我在有松風蔭影的沙灘上把毯子舖開，將帶來的用品和食物全都倒在上面。

「妳過來這蔭涼的地方好嗎？」

「當然好。現在我既然來了這裡，卽使是大腹便便——看起來好像要生雙胞胎似的，我也要到淺水的地方玩樂一番。妳穿的這件泳裝，倒是蠻活潑可愛的，露西！妳在那裡買的？」

「史賓瑟商店。」

「天老爺，妳怎麼在那種地方買東西呢？」

「我可還沒嫁到一個有錢的丈夫啊！」我神情愉快地說，並且順手拉了拉肩帶。

「像我這樣子，那要多大的尺碼才能穿得上。」她沮喪地低下頭來向自己的腰身瞄了一眼，嘆了口氣，然後將她那件漂亮的海灘裝丟在帆布袋的旁邊，這隻袋裡裝有防曬膏、雜誌、名牌化粧品、以及好多其他的隨身用品，要是沒有這些東西，說什麼也別想要她到海灘來。

「我現在來游泳實在不太適宜。只要看看我這副樣子，而且這些東西都是來自費邊商店，都好名貴啊！」

「妳眞是個可憐蟲。」我嘲弄地說，「妳要戴這些東西下水嗎？噢！天老爺！妳要戴這枚鑽石戒去泡海水浴嗎？」

「天哪！那怎麼行呢！」她將戴在手指上那枚巨大的鑽石戒子脫了下來，放進一個裝化粧品

的塑膠袋裡，並且將拉鏈拉上，「好啦，讓我們下水去吧！我只是希望妳的那位朋友——海豚，不要把我誤認爲是牠的同類，衝了過來。我身體的形狀和牠的實在太像了，妳說呢？」

「妳放心，不會怎樣的。牠的身體又不是黃色的。」

「說眞的，露西！會不會有人在看我們？」

「如果妳一直在海灘邊緣游泳的話，別人不會看到妳的，除非有人來到涼台的前側。我會隨時注意的。」

在松林蔭影下的海水呈深綠色，和粼光耀眼的淺藍色海水相會合，這裡的水底有塊沙洲一直延伸到海灣。我沿著這個沙洲走去，水深不及腰際，直至離岸約五十碼處，才轉過頭來朝向克斯特古樓的涼台望去。那裡不見一個人影，於是我向費麗亞揮揮手，要她隨著我走的方向過來。當我們游泳、戲水的同時，我還不時向著外海留意海豚，雖然我一度覺得我能見到有個發光的輪狀物翻出水面，可是這個動物並未接近海灣。不久，我們又涉水回到沙灘上，躺在那裡，隨意地聊著，直到費麗亞昏昏欲睡的時候，我們的談話才告中止。

我留她一個人睡著，獨自回到海水裡。

自我第一天到這個海灣游泳以來，雖然每次來到這裡，我都很小心地留意著樹林和涼台，看看有什麼動靜，可是從未看見有人過，因此當我此刻發現有人靠近那顆石松下的桌旁坐著的時候

，倒覺得有幾分驚訝，灰白的頭髮，正是朱里昂爵士。他向我舉起手來，而我也向他揮手致意。他不一會兒便轉過頭去埋首在書本上。

在涼台上並沒有別人和他一起，可是當我回到深水時，卻看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古樓上層，有一扇窗戶開著。似乎有什麼東西閃了一下。在閃光後面，似乎有誰正拿著望遠鏡朝著海灣眺望……

我覺得有人用這種方式來窺看，實在是一件難以忍受的事。本想扳起面孔對準克斯特古樓的窗戶，回以顏色，可是這樣一來，朱里昂爵士也許會看到並且誤會我是對著他的，所以我只是游回到沙洲，站了起來。而且，頭也不回地故意大步大步向海灣南側的懸崖走去。

我沒有想到昂首濶步在水中行走會是那麼吃力。當我抵達沙洲盡頭靠近懸崖的深水地帶時，心裡對麥克斯格雷非常氣惱，眞希望是去到那邊海灘上。可是假如我現在勉强地回到海灘，一定會累得半死。於是我跳進了深水，並且很快地攀登到了松樹下。

在懸岩脚下，有條小徑從嶙峋的岩石穿過，我猜想，可以通往曼林先生的別墅，但因小徑路面，崎嶇不平，所以我就在岩石的下方停了下來。這些岩石從懸崖伸展出去，經過海水衝刷，岩坑處處，凹凸不平。

我沿著岩坑，踏石而過，岩面滾燙而且光滑。岩石裂縫中長滿了叢樹，花香四溢。我在此地

停下脚步。這裡的岩石，更是破碎不堪，想必在起風時，海潮衝擊得很厲害，在懸崖下方，有堆破裂的石塊，看起來有新的痕跡，好像就在昨晚的風雨中被沖裂。再過去，在下一個懸崖的凹陷處，我發現有個山洞或者說是缺口，深而窄，由厚密的樹木所環繞，懸崖斜面上也長滿了這類樹木，有松樹，橡樹，和長青灌木，在這些樹林裡，還有朱里昂爵士所說的石灰石。再向前走，穿過在懸岩下的厚密幼林，我瞥見了一個紅瓦的建築物，我猜想那一定是曼林先生船塢的屋頂。

四週沒有旁人。我決定在深水裡沖洗一下後離開此地，然後由小徑返回。

我小心翼翼地踏過一堆堆石塊和水草，到處都有淺坑擋住去路，擔心我的脚會被那些海膽的毒刺刺到，我只好謹愼小心地涉水過去。「像那些刺蝟，它們爬在我行經的路面上，當我光著的脚踏下去的時候，它們就將刺豎起……」我回想起「暴風雨」劇中這段話，可憐的卡力班。難道朱里昂爵士所說的眞是對的？我仍感疑慮。爲了證實他所說的，我曾經又讀過一次「暴風雨」劇直到深夜，依照他所提示的一些令人回味的事物，想尋找點蛛絲馬跡，我甚至有了些許自己的想法，等我再去克斯特古樓的時候，一定要向他問個明白。

這時，我已經到了洞口的邊緣，看上去和其他地方一樣美好，停下脚步，向下探視了一會兒，想看看洞底究竟怎麼回事。

水是綠黃色。像蝦般的小動物，到處奔跳，好多小魚在搶吃食物。水中的海草一直不斷輕輕

地漂浮移動。

這時我發現好像是個人的屍體，一半在水中，一半露出水面，因爲陽光直射我的眼睛，使我看不太清楚，直到現在，我仍不敢確定是怎麼囘事。此刻我不禁猶豫起來，內心雖然感到恐懼不安，可是仍然想看個究竟。於是我俯身跪在洞口邊緣上，用手掩遮陽光向下仔細窺看。

破的布片隨著雜草微微浮動。那眞的只是些雜草嗎？可是過了不久，我看到有個人的頭和臉赫然浮現出來，形狀已模糊不清。

斯匹諾，我心想，難道是斯匹諾嗎？……那麼要是他母親知道了，一定會來看的。我最好不要將這件事說出去，讓潮水再將它捲走去餵魚蝦吧！我眞的能這樣做嗎？

這時我心裡亂得很。我應該將這件事告訴她才對，不告訴她實在是太殘忍了。而且不會再有海潮來到這個岩洞裡。要是沒有另一場暴風雨，屍體會一直停留在洞坑裡，那麼也就一定會爲別人所發現。

偶而拍打在岩石上的海水濺入了這個洞坑，使得坑洞的水面搖晃了幾下，於是這個屍體的頭部也隨著晃動起來。由於水的晃動，我認出他是誰了。並不是因爲我認得出他的臉，那是不可能的，而是有好幾件事湊在一起，才研判出來的——頭和臉的形狀，以及那些濕透了的布片的顏色，現在更容易看出，那正是水手褲和套頭毛衣，還有那件淺灰色的夾克……

這個屍體並不是斯匹諾，如果是他，那除非昨晚在林間向克斯特古樓走去的那個人就是斯匹諾，他仍然活著。

我敢肯定，這個人就是我昨晚在林間所看到的那個，不可能再有什麼值得懷疑的了。這時，我發覺自己正雙膝跪著向後坐在後腳跟上，斜在一邊，一隻手支撐在旁邊一塊滾燙的圓石上。

我在心裡冥想著：發現一個死人的屍首是一件事，但我們還得查出這個死者是誰，以及在他遇難之前，身在何處……才對。

我緊閉著雙眼，和我手指抓著那塊燙的石頭一樣的緊。炙熱的陽光照射在我緊閉的眼皮上。

我咬著嘴唇，呼吸緩慢而困難，並且集中精神設法讓自己保持平靜。幸好費麗亞不在這裡，千萬不能讓她知道這件可怕的事。我必須保持鎮定，囘到費麗亞那裡，然後想辦法勸她儘快離開海灘，絕對不能讓她看出任何破綻，引起她的懷疑。然後我再靜悄悄地用電話和警察當局取得連絡。

我張開眼睛，仍帶著妄想，希望我搞錯了，在洞坑水裡的並不是一具死人的屍體。可是我仔細地再看了一眼，一點不錯，他仍然躺在那裡，滿身污漬斑斑，奇形怪狀，並且隨著坑裡的水微微浮動。

我站了起來，靠著身旁那塊石頭使自己保持鎮定，足足有一分鐘之久，然後，頭也不囘地，穿過凹凸不平的石岩，逕向懸崖小徑邊上的叢樹林走去。

就在我抵達了叢樹，正考慮要不要爬上那八英尺左右高的小徑的時候，好像有什麼聲音讓我停下腳步，這種聲音，在幾分鐘前，我好像模模糊糊聽到過，現在又發出來了，於是我朝向左方船塢瞥了一眼。

先是有人砰的一聲將門關上。似乎是門的把手有了毛病，因爲我現在清楚地聽到有人抱怨著，然後又是砰的一聲門響。這一次門關緊了，過了一會兒，我聽到腳步聲，接著看到曼林先生沿著山徑高高興興地走了過來。

我不敢確定他是不是向我這邊走過來，還是山徑在上面樹林裡的什麼地方有條叉路，通往羅莎別墅。

我張大嘴巴向他叫了一聲，倒希望不要驚動了費麗亞，而曼林先生也在此時看到我就在他下面岩石上。他舉起手來向我打招呼，就在他打算叫我之前，我將手指放在嘴唇上，暗示他不要發出聲音，並且急切地向他招手。

他看起來帶著驚嚇而非驚奇的神色，當他走近我，在我上方山徑上停下來的時候，他的神色凝重，向我關懷地問道：

「露西？出了什麼事嗎？妳有什麼不舒服？是太陽的關係？」然後他的聲音變了，「該不是那個該死的瘋子又帶著來福槍吧？」

我猛搖著頭，情緒非常激動，在我設法控制自己之後，發現幾乎無法講出話來。於是我用手指了指方向。

他向我手指的洞坑那邊望了望，但是距離那麼遠，什麼也見不著。於是他穿過叢樹，輕輕地縱身一跳，來到我站的地方，並且用手臂輕輕挽住我。

「妳就近坐下來……那邊。好點了嗎？……好的，先別再講話，一定有什麼事使妳受了驚，在那邊那個大的洞坑嗎？……現在最好稍爲鬆弛一下，我去看看，但是妳不要走開，靜靜地坐在這裡就好了，不要難過了，我去去就來，不會太久的。」

我坐著，兩手緊緊地放在兩膝之間，兩眼盯住自己的雙腳。

我聽到曼林先生的腳步聲，急促中帶著穩健，橫過岩石地，直向洞坑那邊奔去。接著是一片沉寂，好久好久。

海在喃喃低語，幾隻懸崖上建築物中的燕子，飛進飛出，掠過小徑的上空時，嘰嘰吱吱，發出尖銳的聲音，叫個不停。

我抬起頭來望了望。他正一動也不動地站在我剛才所站的地方，向下探視。他是側面對著我，但我看得出他似乎相當震驚。正如同我剛才一樣，首先令他震驚的是，他一定會想到那是斯匹諾。要不是我受驚過度，能夠理智一點，講得出話來，我也就想到這點，如果能事先告訴他一些

，也就免得他覺得如此突然了。

我清了清喉嚨問道：

「那該不會是……斯匹諾吧？」

「不是。」

「你知道他是誰嗎？」

他猶豫了一下，接著點了點頭，答道：

「他的名字叫楊尼。」

「哦？你眞的認識他？」這似乎也使我驚了一下，雖然按理可以想像得到，淹死的這個人，是個本地人。「那麼，他就住在這附近囉？」

「是的，這個村子裡的。」

「你想這件事怎麼會發生呢？」

「誰知道。顯然是海上的一件意外事件。他是個漁民，而且常是單獨出海……妳一定看到過他的漁船，經常沿著海岸來回——就是那條深藍色的船，還有船上那張深棕色的帆。可是在昨晚的海上……我沒有想到會……」

當他皺起眉頭向下凝視著洞坑的時候，他的聲音也就聽不太清楚了。然後他轉過身來，跨過

岩石地，來到我坐的地方。

「一個星期裡就有兩個……？」我說這話帶著疑問的口吻，好像曼林先生可以提出答案似的。我並未說得很大聲，而且在我剛一講出，就發覺講錯了話，趕快止住了嘴。

「一星期裡就有兩個？」他答話如此坦直，顯然對所說的意思並未介意，「哦，我懂了。」

「眞是抱歉。我說話未免太不加考慮，只顧自言自語。我不應該提起令你傷心的事。我想這只不過是那些可怕事件中的一種巧合罷了。」

「正常得很，」他說，「我不相信這是巧合。老實說，要不是我親眼看到斯匹諾發生的意外，我一定會對眼前的事感到憂慮。」他停了一下，回過頭去看了看那個洞坑，「住在同一村子的兩個年輕人，都在這個星期淹死了，事情就是這樣簡單，而且住在這裡的人們，大部份都是靠海爲生，在這裡發生像這樣的不幸事件，根本不足爲奇。只是——」他話未講完，又停住了。

「只是什麼？」

他用憂慮的神色看著我。

「在夏季的氣候裡，人們不希望這類不幸事件，像流行病一樣，一再發生。」

「曼林先生，究竟怎麼回事？聽你的口氣，好像你認爲——」我咬著嘴唇，講話也結結巴巴起來。他看著我，神色黯淡，未發一言。於是我顯得有點唐突地繼續追問道：

「難道你想告訴我說這不是一件意外嗎？」

「哦！不，我並不是這個意思！只是這件事引發了一些問題。不過妳倒不必擔心什麼，這些問題也許再也不會發生了。」

我不必擔心什麼！……嗯，說得倒輕鬆。他究竟說了些什麼，只有天知道。如果他把這個問題對我作一點點暗示的話……我不懂爲什麼關於昨晚的事我竟然隻字不提。現在，我想昨晚那件事一定與某一殘暴事件有關連。由於害怕，我只是本能地覺得必須保持沉默。就好像那隻無聲來福槍所發出的第一槍，正是一個危險的信號，而我保持沉默，就可以遠離這些是非。

因此，我改變了話題，問道：

「他有什麼親人嗎？」

「他有妻子。他們是和父母親住在一起。妳也許知道他們住的那幢房屋，就是在十字路口邊粉紅色的那幢。」

「是的，我知道。那幢房子非常漂亮。我記得還這樣想過：這幢房子的主人一定很富有。」

「他們是很富有。他們會思念他的。」

我兩眼直瞪著他，感到驚訝，並不是他所講的話，那倒是和平常一樣，而是他那種過份冷漠的語調。

「關於這件事，你知道一些嗎？那你爲什麼不告訴我？」

他猶豫了一下，然後突然笑了笑說道：

「我眞的不知道爲什麼不告訴妳。這絕對與我無關，同時當然也牽涉不到妳。只是當警察出面調查的時候，某些事也許會突然出現，會弄得人啼笑皆非。」

「譬如？」

他聳了聳肩，說道：

「一個普通的漁夫，不可能過像他們家那麼好的生活。謠傳他是個走私犯，經常往來阿爾巴利亞，而他在這方面，收入一定相當可觀。」

「哦！不過……我可以想像得到，一定有不少的人，從事這類勾當？而科福島與鐵幕爲鄰，地點再適當不過了。我猜想許多種類的『奢侈品』也會偷運到那裡。不過任何一個像楊尼這樣的人，又如何能得到偷運的物品呢？」

「我怎麼知道呢？我想他會有他的連絡方法，也許在科福城裡有這麼一個人和雅典或者是意大利方面有連絡……不過我可以肯定，楊尼絕對算不上是個頭號人物，他還沒有那麼大的能耐，他祇不過是替別人跑跑腿，拿點錢罷了。」

我用舌頭潤了潤嘴唇，說道：

「就算是這樣……你卻沒有說出發生這件意外事件的任何關聯性？難道他的被殺與這件事有關嗎？這就是你所了解的內情嗎？這會是件謀殺案？曼林先生！」

「不，不。我不會有過像這樣的暗示！天老爺，絕對不是！妳不必自尋煩惱。妳怎麼看起來臉色那麼蒼白！這樣的想法，純粹是胡扯。我眞懷疑可憐的楊尼是否會有這麼重要，遭人謀殺！妳儘可忘掉這件不愉快的事。不過這件事倒確實令我懷疑，是否他在另外一方面惹上了麻煩——海岸守衞隊。他們監守得非常嚴密，並且裝備有探照燈，機關槍等等。如果他眞的是碰上了守衞隊，而且受了傷，在跑回家的途中，在那樣的黑夜裡，發生意外是有可能的。也許是他昏倒了，掉落到洞坑裡。」

「我懂了。不過卽使警方眞的發現了什麼，他的家人也會有麻煩嗎？」

「那可說不定。事情並不那麼簡單。」

「那麼什麼事使你擔心呢？」

「這件事也許會扯上斯匹諾，」曼林說，「我一直很懷疑他同楊尼出海絕不只一次。那不干我的事，我不會有什麼異議，這男孩有位母親和妹妹要養，他怎麼做是他自己的事。不過現在我不想讓警方知道這件事。不僅於事無補，反而會傷他母親的心。在他母親心目中，斯匹諾是個完美無缺的乖孩子。我相信她會把走私看成是件大逆不道的事，儘管我倆認爲這只不過是雞毛蒜皮

的事而已。」

「我可沒有說我把這件事看成雞毛蒜皮的小事。我認爲如果你是在一個國家的保護下生活，那麼你就應該遵守它的法律。對你的說法，我一點也不感到驚訝。不過你知道，卽使警方查出斯匹諾有什麼可疑之處，我相信他們也不會去告訴瑪麗亞。警察是人道的，不論他說過什麼，做過什麼，畢竟他人已死去，又能怎樣呢！」

「妳說得也許很對。噢……」他伸了下懶腰，並且嘆了口氣，「眞是煩人。我們最好去報警。現在妳覺得好點了嗎？可以動了嗎？」

「哦，是的，現在好多了。」

他抓住我的臂膀，扶著我穿過崎嶇的岩岸，往山坡小徑走去。

「我現在帶妳去我家打電話給警方。」他說，「我那裡離警局稍爲近些，而且暫時不必驚動妳姐姐，等妳稍微平靜些再說。警察會來找妳，如果妳願意的話，可以在我那裡見他們，然後我用車從大路送妳回家……現在，妳還有什麼衣服或者浴巾鞋子這一類的東西要拿嗎？如果有的話，妳在這裡等一下，我去替妳拿來。」

「這些都放在灣面的海灘上，可是我想費麗亞也在那裡。我留她一個人在那裡睡覺。她也許現在醒過來了，而且正在奇怪不知我去了那裡呢！」

「哦。」他看來有一點猶豫，「那麼，我們得修正一下剛才我所說的，好嗎？我們勢必要將這件事告訴她。我不知道會不會引起她的不安？」

「只要她不看到屍體，我想她不會有什麼事的。她遲早會知道的……等一等，有人來了。那可能是她。」

過了不久，她出現在懸崖盡頭的小徑上。她一定醒來好一會兒了，因爲從她身上看不出在海水裡游過泳的痕跡，她的頭髮光亮清爽，容光煥發，泳裝外面，罩了一件漂亮的海灘裙，上身還穿了一件看起來很活潑的海灘外套。看到她使我立刻想起了自己這付德性。我開始覺得我一定看起來不成樣子——頭髮潮濕零亂，皮膚上到處都是乾了的鹽分，而我的臉，可以想像得到，一定是餘悸猶存，面如土色。

她高興地向我們這邊打招呼：

「嗨，我聽到你們說話的聲音了！哈囉，曼林！你是要往我們那邊去，還是要到海邊來游泳？」

「都不是。我是在船塢裡修船的時候，看到了露西。」

「妳手上拿的是我的鞋子嗎？」我問，「眞太謝謝妳了。妳怎麼猜到我會需要？」

「噢，我的好妹妹，我太了解妳了，」費麗亞說，「我醒來時，發現妳不見了，我猜想妳在

這附近迷了路，在岩坑週圍到處亂轉，而且誰知道妳跑了多遠。」她這時轉過頭去對著曼林先生笑說道：「要是看到她提著滿滿一桶各色各類魚蝦回家，我一點也不會感到驚訝。記得有一次——」她突然停止了講話，向我們兩人一邊望了一眼，尖聲叫道：「露西！曼林！好像出了什麼事怎麼啦?!」

他只稍微猶豫了一下，那已經夠長的了。

「妳妹妹有點發燒，不太舒服，我想帶她到我家喝杯水。她告訴我妳在那邊海灘，所以我剛想要過去找妳。我希望妳也一同上去到我家坐坐，好嗎？」

他說話的語調完美、安詳、而自然，可是我姐姐並不是傻瓜。她已經從我臉上看出了一切她想要知道的，何況，曼林先生一直用手攙扶著我呢！

「一定出了什麼事，露西！」她更爲厲聲地說道：「妳的臉色好可怕……絕不像是發燒，妳有生以來還未曾發過燒。不要用這話來騙我，發生了什麼事嗎？」

「沒有，沒有。我眞的沒有什麼。」我略微使自己鬆弛了些，並且轉過頭去看著曼林。

令我吃驚的是，他表情自然，態度從容，實在超出我的想像。他那古銅色的皮膚，在陽光照射下，顯得格外健康，捲曲的頭髮飄在前額。和他古銅色皮膚相對襯的是他那雙灰色的眼睛，看上去清澈明亮。

「你最好直截了當告訴她。」我說。

「好的。費麗亞！這裡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有個本地的漁民淹死了，並且被海水冲上了岸，就在那邊，露西發現了這具屍體。」

「哦，天哪！多可怕啊！露西，我可憐的……好妹妹！我猜想，它看起來——」然後她眼睛張得大大的，並且用一隻手去遮住她的臉，「妳看到了？妳能辨認出？我的意思是……一星期後……」

「那不是斯匹諾。」曼林搶著說道，聲音幾乎有點刺耳。

「不是？」她遮在臉上的手垂落下來。呼了一口長氣，「哦，我以為是……不過那表示，只有幾天時間，就有兩個囉？你有沒有想到那會是誰？」

「是一個叫做楊尼的本地人。我猜想妳也許認識他。妳看，我們剛才正要上去打電話。妳同我們一起去，好嗎？要不要我現在到那邊海灘上去把其餘的——」

他突然停止了講話，並且轉過身去。這時我正坐著穿涼鞋，有個人影落在我的身上。就在我的背後，響起了另一個人的講話聲。我聽得出這聲音是麥克斯格雷的：

「這裡發生了什麼事嗎？」

我跳了起來好像被他撞到似的，而他們兩人，也是目瞪口呆，好像犯什麼罪似的。麥克斯比

費麗亞重了不知多少公斤，可是我們之中，竟然沒有一個聽到他走近的腳步聲。我想，他向我們這邊走過來的時候，一定像隻貓一樣。

差不多有好幾秒鐘，沒有人回答他的話。那是一個奇特而令人難堪的沉默，那時候，兩個大男人，彼此四目相視，好像兩條懷著敵意的狗，眼珠子骨碌碌地轉個不停，我鞋子只穿上一半，坐在那裡呆呆地看著他們。

「發生什麼事？」曼林反問。

我那時知道他並不想把所發生的事告訴格雷。他這樣做並不會使人感到驚訝，倒反而讓我吁了口氣。格雷先生先向曼林瞄了一眼，接著向費麗亞，然後又向下望著我，我趕快低下頭去穿鞋子，繫鞋帶。

他開始有點不耐地說道：

「我一直在用望遠鏡向海灣瞭望，這裡顯然是發生了什麼事。我想我發現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起先我看到海灣外很遠的地方有些殘骸或者是一些漂浮物，我沒有辦法看得很清楚。接著是華林小姐往這邊走過來，我看見她在這大片岩石上，然後在一處停下來，並且往一個洞穴裡望過去，當時她的反應很明顯地表示出，這裡確實有什麼事不對勁，緊接著你又跑了過去，使得這件事更為明顯了。究竟是怎麼回事？或者讓我親自過去看看？」

是費麗亞回答了他。她一定不會覺得像這樣略高的聲調也會令我打顫的——不過那時她並不知道我所知道的事。因而她以一種急促的聲調答道：

「就在那邊洞穴裡，有一個死人的屍體。淹死的。我們正打算上去打電話向警方報案。」

又是一片沉寂，這時我似乎聽到懸崖上燕子的叫聲特別高，特別刺耳，就好像在頭頂上似的。然後麥克斯格雷說道：

「是誰？你知道嗎？」

曼林仍然一語不發。他的視線一直沒有離開過格雷的臉。這次又是費麗亞，她答道：

「我忘了名字，曼林說他就是這個村子裡的人，一個名叫楊……什麼的。」

「楊尼。」我說。

他朝下望著我，好像他才第一次確實知道我在那裡。不過我有個很强烈的感覺，那時他並沒有對著我看，他沒有說話。

「你認識他嗎？」我追問道。

他那雙烏黑的眼睛對我凝視了一下，然後又把視線移開，朝向那邊的洞穴，自言自語地說：

「嗯？是的，但並不很熟悉。」

「你說，」曼林說：「你望見有些漂浮物、一些殘骸，究竟那一類的東西，你不能說說看嗎

？會不會是從一條沉了的船上漂來的殘骸呢？」

「嗯？我不是告訴過你，那麼遠的距離，我無法看得很清楚嗎？不過你所說的也有可能……天哪？是的，我想很可能是的！」

突然間他轉向我們，目光炯炯逼人，過了一會兒，又說道：

「我懷疑他昨晚是什麼時候出去的。我想就在午夜剛過，我聽到有條船往東北方向駛去。」

他看了看曼林，問道：

「你聽到了嗎？」

「沒有。」

「昨晚？」費麗亞說：「就像前幾天所發生的事情一樣嗎？曼林，你不能說說看嗎？」

「我不是個專家，我不知道。我想他在那裡並不太久。不過要想知道什麼時候有人最後看見過他並不困難。」

我一直是在注意麥克斯．格雷的臉。他當時看起來心思重重，顯得憂鬱——他的這種表情，我認爲正是他應該有的。

「那一定是在最後這四十八小時之內發生的，」他說：「我看見他的船是在星期六那天，大約在下午三點鐘，他的船從海灣裡經過。」

如果我不知道我昨晚看見的事，我永遠也不會知道他是在說謊。有好一會兒，我甚至還在懷疑楊尼那天晚上是不是到了古樓，也許他並不是去古樓，而是去了別的地方，後來我卻記起：格雷在最後一兩分鐘內，給了我另一個理由使人不得不懷疑他話中的眞實性。他突然眼光朝下，並且看到我在注意他。於是我再低下頭去穿另一隻涼鞋。

「其實，」曼林說，「那很簡單，只要向他的家人求證一下就好了，不過我們最好還是儘快讓刑案專家們去調查。我們走吧？還有件事，不需要有人留下來看守屍體。不會有潮水將它捲走的……你要去那裡？」

麥克斯·格雷用不著回答問話，因爲他已經回身一轉，像旋風式的跳到了下面岩石上。曼林先生作了一個快速而又自然的動作似乎想去阻止他，接著他又聳了聳肩，顯得無可奈何，向我們輕聲說道：

「你們介意嗎？我們不會去很久的。」說完，就穿過叢樹，搖搖晃晃的滑了下去。

格雷在洞穴邊彎著上身，像曼林一樣，悶聲不響地站在那裡向下望著洞穴裡的屍體，好久好久，然後，他平臥在洞穴的邊緣，伸手到水中，似乎想觸摸那具屍體，他倒是做了些曼林和我都不會做過的事。我看見曼林又一次做了個快速而自然的動作，不過，他一定認爲只是這樣碰一碰，不致於破壞證據，因爲他並未加以阻止，只是彎著身體，很仔細地在觀察。

「天哪！他們究竟在那裡做些什麼？」費麗亞頗爲著急地問道。

我雙手緊抱膝蓋，雖然陽光那麼大，我卻覺得全身發冷。有氣無力地答道：

「我不知道，管他們在做些什麼！我眞希望他們快一點回來，倒是眞的。我得找件衣服穿上並且去通知警方由他們來處理。」

「露西！妳冷嗎？來，將我的外套穿上。」

她脫下外套，將它披在我的肩頭，我緊緊地將它裹在身上。

「謝謝妳，現在好多了。」我笑了笑，「至少又可以讓我和妳比一比了！我倒希望妳不要總是看起來那麼明艷照人，就好像剛從亞耳登（化粧品店）回來似的，而我卻好像格雷所看到的殘骸一般，那麼狼狽。他所看到的漂浮物說不定就是我呢！我倒懷疑他眞的看到了什麼。」

她將視線急速地轉向我，問道：

「妳剛說的是什麼意思？聽起來似乎大有文章。」

「其實也沒有什麼。」我支吾地說。

她坐在我的身旁繼續追問道：

「妳很少無中生有，隨便講話的，究竟是什麼意思？」

「我只是對這一事件不太開心，如此而已。」

「天哪！是誰呢？可是這算是一個『事件』嗎？」

「我不知道，不過我有種感覺……似乎有什麼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也說不上來，也許是我胡思亂想，不過，我覺得——我覺得——曼林也有此感覺。爲什麼他和格雷先生彼此格格不入呢？」

「我不知道他們談不來。他們今天是有點不太對勁，不是嗎？我猜想自從斯匹諾出事之後，曼林一直悶悶不樂……而格雷只是看起來不討人喜歡，是嗎？」

「他心裡有事。」我說。

我這樣說只不過是想作爲逃避她追問的遁辭，想暗示由於他個人的煩惱——爲了他父親的原故——因而使得他很難讓人了解和喜愛，而她卻將我所說的和所發生的事情關連起來。於是她點了點頭，說道：

「我也是這樣想。哦！其實也沒什麼特別之處，只不過他似乎想到別的事上去了。可是妳剛才所說的是什麼意思呢？」她又一次向我追問：「好像有什麼事使妳煩惱，不是嗎？」

我猶豫了一下，答道：

「難道妳不覺得格雷在聽到這個消息後，所表現的態度很奇特嗎？」

「我並不覺得。也許因爲我比妳要瞭解他。他對什麼事都不會立卽有反應。妳所說的『奇特

』是什麼意思呢？」

我又猶豫了一下，然後決定不再加以特別解釋，於是隨口答道：

「他似乎對於一具沖到這裡的屍體竟然一點也不感到驚訝。」

「我不認爲這有什麼不對，他會想到那是斯匹諾的屍體。」

「嗯，妳說的也很有理，」我說：「妳看，他們好像往這邊回來了。」

格雷先生作完了這番可怕的檢查之後，把伸在洞穴裡的手縮了回來。他先將手放在鹹水裡漂洗了一下，然後站了起來，用手帕將手擦乾。據我所看到的情形，他們兩個人一直未曾講過一句話。當時曼林用手式向費麗亞和我暗示了一下，然後他們就一同向我們這邊走過來了。

「謝天謝地，他們總算過來了。」我說。

「等妳喝杯飲料之後，就會覺得好點的。」我姐姐說。

「咖啡，」我說，「要像愛情那般的熱，那般的芬芳。」

「妳可能還不知道，曼林也許可以做得到這點。」

這時他們兩沿著小徑急急忙忙地爬了上來，到了我們身邊。

「怎麼樣？」費麗亞和我幾乎異口同聲地問道。

他們交換了一下眼色，好像他們事先商量好了什麼。然後格雷說道：

「最好還是聽聽法醫怎麼說來得好些。他的頭部好像曾經被撞擊過。我懷疑不知他的頸子是否斷裂，不過我並不這麼想。」

曼林的眼光和我的不期而遇。於是我站了起來說道：

「好吧！等找到了他的船，也許可以從那裡發現一些有關他死因的蛛絲馬跡。」

「這點妳儘管放心，」曼林說，「據我們所知，這裡的治安一向不錯，追捕人犯的通緝令隨時可以發出。我們走，好嗎？」

「總算要走了，眞是謝天謝地！」我說，「不過我還要穿點衣服。我的東西——」

「老天爺！不說我倒忘了。這樣好了，再等一兩分鐘，我不會太久的。」他說。

格雷所以突然這樣說法，無非是想藉故生端，找個理由，於是又說道：

「你們三個先走，我去拿妳的衣服，並且隨後就跟上來。」

我們並沒有邀他和我們一同前去，而他卻很想知道，我們要向警方說些什麼，這一切都是如此明顯，因此我認爲曼林正想提出異議，可是費麗亞卻急著要走。

「也好，讓我們離開這裡！我忽然覺得有點害怕。格雷先生，如果你想做個大好人的話……我也留了一些東西在松樹下，麻煩你一起拿來好嗎？」

「我已經看到它們在什麼地方，不會太久的，不要等我，我會追上你們的。」

他急忙地離去了。曼林卻用他那雙灰色的眼睛，冷冷地看著他離去。然後他發現我在望著他，於是笑了笑，說：

「我們走吧！」

小徑沿著崖邊直通船塢，再成一鋸齒形轉向山坡，然後穿過樹林。我們繞著山坡吃力地爬著，幸好沿途都有樹蔭，不算太熱。曼林走在我們兩人之間，他那種心思重重的滑稽樣子，要是換了別的時候，一定蠻有趣的，可是在這個時候，我所能想到的就是獨自一個人，在他的浴室裡洗個痛痛快快的澡，然後坐在一張安樂椅上，除了咖啡以外，再來一大杯冷飲。我希望麥克斯．格雷趕快把衣物拿來。我想他一定會的，因爲他並不願意失去聽我們和警察談話的機會。他竟不辭辛勞，自告奮勇去替我們取衣物，就是想找個能到這邊來的藉口，這一點確會使我大感意外。

曼林一度停了下來扶著費麗亞通過一條乾涸了的河床。我走在他們前面有好幾步遠，當我走到一個轉角處時，樹林突然有條空隙，從這條空隙望過去，懸崖下的景物，可以一覽無遺。

我本來以爲他自告奮勇去替我們到海灘拿衣物是爲了想回到曼林家來打聽消息的。但他卻又回到了洞穴那邊，和不久前一樣，平臥在洞口，將手伸到水裡去。這時我只能看到他的頭和肩膀。就在我發現他的時候，正好他將手臂從洞穴裡抽出，並且很快站了起來。當他轉過身來時，我及時退避到了樹蔭下，因爲在他跳到小徑上來之前，還朝懸崖上瞄了幾眼。

「累了嗎？」曼林來到我的背後問道。

我被他嚇了一跳。

「不，一點也不累。只是想舒口氣。不過當這件事過去後，我一定會很高興的。」

「我們都是如此。要是眞的和警方打交道，日子才眞難過呢！」隨後他又補上一句，顯得無可奈何的樣子：「至少，他們爲了偵察案件，會有一大堆問題要問。」

費麗亞輕輕地碰了一下他的手臂，帶著幾分同情說道：

「可憐的曼林。這次眞虧了你。至少這次事件不致於扯上你……我們也只能將它看成一種巧合罷了。」

他的眼睛又和我的不期而遇了。我開始覺得他的眼睛帶著幾分落寞的神情。

「我不相信是巧合。」他說。

7 沙灘上的黑影

費麗亞不是說她心情不太好，不讓我們去見她，就是在天氣燠熱的時候，跑到海邊去散心，在海水裡泡一泡，再不然就是爬一爬通往羅莎別墅的山徑來打發時間。

雖然一天中其餘的時間，都是那麼靜悄悄地過去，而且午餐後，她總會躺下來休息一兩個鐘頭，可是，到了傍晚，她仍然覺得疲倦，煩躁不安，甚至大發脾氣，經常很早就就寢了。

瑪麗亞和米蘭達母女倆在晚餐一過也就離去了。到了十點的時候，這棟別墅是那麼安靜。卽使在後山的松風林，也是一樣那麼平靜，我一度將窗戶關上，幾乎連海水也沒有了聲息。

我自己雖然也無精打采，提不起精神，卻仍然坐立不安，靜不下來，那時離睡覺還有一大段

時間，於是我到厨房，冲了杯咖啡，然後拿到客廳，將雙脚往椅上一放，一面啜飲咖啡，一面聽留聲機放出的莫札特樂曲，看起來顯得格外悠閒自在。

可是，事實上並非如此。在這樣一間漂亮舒適的房間裡，加上美妙的音樂，眼前這份寧靜，卻並未阻止我那起伏的思潮，上午在海灣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此刻又一波一波地擁現入我的腦海：洞穴屍體的發現，那兩位男士的相互敵視，以及一連串令人無法解開的疑竇——早先的，又加上新添加的。

在科福島上的警察，甚爲負責盡職，而且態度謙遜和悅，令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們剛抵達曼林家不久，他們就到了，並且隨即由兩位男士陪同，去到海灘察看屍體。在這之後，緊接著不知從什麼地方開來一艘小艇，立即帶著他們離去。不久，另一艘小艇又來了，在海灣水面上到處巡弋——搜尋，想必是在找尋格雷先生堅持說他看到過的那些「殘骸」。費麗亞和我在羅莎別墅的涼台上，看著它來回巡弋了不知多少遍，因爲離海岸很遠，要不是有格雷的那副望遠鏡，他們究竟撈獲了些什麼，實在無法看得很清楚。

後來，這兩位男士回來了。案情中的許多疑點，依然有待繼續查證，可是對我來說，要回答這些問題，實在最簡單不過的了。因爲沒有人會想到我曾經見過楊尼這個人，因此，他們問我的所有問題，全都在我如何發現這具屍體上打轉。

當麥克斯．格雷向警方反覆陳述，他自從星期六下午，可能看見過楊尼的船之後，一直就未再見過他的時候，我在一邊冷眼旁觀，未發一言。

爲了這點，在我內心裡好像壓了塊石頭，是那麼沉重，此刻，窗外是寂黑一片，飛蛾撞擊在有亮光的玻璃窗上，我獨自一個人坐在這間客廳裡，心裡想著：爲什麼，我當時不想面對現實，將一切向警方說明。想了好久，怎麼也想不通，於是我將這一問題暫時擱置一邊，又全神貫注地將這件事的前前後後，重新在腦子裡回想了一遍。

就這些事實的本身來說，倒也有許多令人感到安慰的地方。曼林在午後稍晚的時候，已經來過電話，給了我們最新的消息。他說楊尼的船已經找到，仍然在海上漂流，並且在帆的下桁地方有頭髮和血的痕跡，據推測，那一定是當船在一個急浪中顛簸的時候，他的頭部碰撞在那裡，然後翻落到水中。在一堆索具的後面，還找到一只空瓶，瓶中還剩有少許未喝完的飲料，從這一點，提供了我們一個線索，說明這件意外事件的發生，是由於這個年輕漁民的不小心。法醫亦已提出他的看法（曼林說的）認爲楊尼在落水之前，就已經死了。警方似乎並不想再作進一步的追查。至於格雷先生所報告的殘骸部份，也沒有什麼跡象可尋。

終於——曼林帶著幾分神秘的語調，好像電話怕人偷聽似的——他在電話中說，沒有人認爲楊尼的死因可疑或有任何他殺的跡象。

大體上來說，他的船是找到了，卻並沒有任何可疑之點，因此，警方（他們通常對一些小案件，寧願裝聾作啞，除非有人對他們施加壓力）對於這任命案所作的結論——這一次致命的出海航行純係例行的捕魚活動，而楊尼的死也完全是一種意外——感到非常滿意。顯然他們不再打算採取任何進一步的調查行動了。

曼林對此案感到非常焦慮不安，而我個人對此案也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從警方調查資料中顯示，楊尼的家人看到他的最後時間是在星期日：他那天同家人們整天在一起，一同去看遊行，下午才回到家裡。是的，他看起來似乎精神很好，還喝過一點酒，吃過晚餐然後就出去了。可是，據他的家人說，他並沒有告訴他們他要去那裡，爲什麼他竟然不告訴家人呢？他們以爲他和往常一樣，出海捕魚去了。他來到了船上，不錯，單獨一個人。他經常都是單獨一人出海的，那就是他的家人看見他的最後一次。

根據警方調查報告，從那時候起，再也沒有別人看見過他。而我對他們的看法也並未提出修正。曼林所擔心的是怕追察到斯匹諾身上，我卻擔心這件案子牽連到朱里昂・格雷。有關麥克斯・格雷與此案有牽連這一點，似乎已很明顯，不過我有我自己的一套想法，目前很難有人能舉出充份理由使警方轉回頭來對楊尼的活動加以重新調查，而朱里昂爵士那種可疑的平靜，也就同樣無人過問了。既然楊尼是死於意外——我也看不出有什麼理由來懷疑這點——那麼就算他眞的在

那天晚上出海之前，去到克斯特古樓作了一次偷偷摸摸的拜訪，又有什麼關係呢？如果麥克斯對這點守口如瓶的話，我也就什麼事都沒有了。這樣也好，樂得在自己的小天地裡，逍遙自在，過著平靜的日子。

可是我卻又無法做到這點，我所知道的這件秘密，竟使我坐在椅中，無法安靜下來。這時，一張唱片接一張唱片放著，我根本無心去聽，牆上掛鐘的時針，已指向午夜。我所以這樣坐立不安的原因，一方面是我知道了一件我不想知道的秘密，另一方面——

唱機咔嗒一聲停了，另一張唱片在自動開關的操縱下落在轉盤上，唱針緩慢地落入唱片的細槽裡，屋裡又響起了陣陣美妙音樂。

我重新整理了一下腦子裡的思緒，一件一件的清理。我認爲要想讓頭腦清醒的最好方法是先將你所認爲、你所覺得的事情暫時不去想它，然後把注意力集中在你所知道的事實經過上……

曼林曾經很肯定地說楊尼是個走私犯，而且還說他一定有個「連絡人」，這個連絡人也許就是他的頂頭上司。我現在可以肯定，這個連絡人就是麥克斯・格雷。我這樣推斷，是因爲這件案子的經過情形，前後的演變都非常脗合。我們可以這樣解釋：楊尼在出海之前，偷偷摸摸去見他。另一件事一直使我非常納悶的是格雷聽到楊尼的死亡消息後，當時的反應。他聽到發現有具屍體在洞穴的消息，卻一點都不感到驚訝，依照費麗亞的推測，他所以不感到驚訝，並不是因爲他

想到這具屍體是斯匹諾。我老實不客氣地說，顯然他腦子裡根本不會有過斯匹諾這個人。他首先發出的問題是：「那是誰？你認識嗎？」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想像得到，他問這個問題時，內心裡一定在推測：準是那個淹死了的男孩的屍體。

如果我對他的猜測不錯的話，那麼他的這一切表現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他知道楊尼在前一天的夜裡出海了，他一定想得到，這種行動多少帶有幾分冒險的。當然他不希望楊尼遭遇死亡惡運，可是，一旦面對一具淹死了的屍體，他會立即毫無疑問地想到那會是誰。他所說的有關漂浮在水面的殘骸，根本是胡扯的。我敢說，他起先是看到我，然後又看到曼林在洞穴旁察看，於是他腦子裡立刻下了結論，並且找了個藉口，想下來親自看看。在他突然問了句「那是誰？」後，緊接著下一個反應就是去察看屍體。他看得是那麼仔細，竟然一點也不害怕，似乎是在找尋犯罪證據一般。毫無疑問，如果眞的有什麼證據在屍體上，他也就會被牽連進去。當然，他不會將實情說出來，剛好曼林顧慮怕將這件犯罪案牽連到斯匹諾的頭上，也不願意將實情張揚開來。這一點對麥克斯來說，是太有利了。

不錯，這一切的經過確實非常脗合，一點也沒有破綻，甚至我可以肯定，格雷又偷偷回到洞穴去察看屍體，比他同曼林一起去的時候，察看得還要仔細，楊尼的身上一定帶有某種與他這個「連絡人」相關連的證物，他想將它湮沒掉。

格雷算夠幸運的，警方從船上獲得的資料，證明了他的無辜，警方認爲楊尼的死，不是在他返回途中發生意外，就是在他前晚例行出海打魚的地點。甚至射殺海豚這件事，現在也找到了合理的解釋。我敢確定，格雷之所以要射殺海豚，是因爲他怕海豚引來大批觀光客，因而破壞了他那需要高度隱秘的「好事」。但是，雖然他這種不法的勾當，使我非常氣惱，但我也不忍心將這件事張揚開來，因而傷害到斯匹諾的家人，當然也會傷害到楊尼的。這兩家的家人們，遭失子之痛，已經夠受的了。不，我絕對不能講出來，何況，我不管這檔子事，也樂得逍遙，於心無愧。至於格雷嘛——

這時音樂停止了，屋子裡一片寂靜，接著我聽到從費麗亞臥室裡傳來了聲響。她起床了，在屋子裡忙著。

我向壁鐘瞥了一眼，十二點過二十分。往常這時候她該早就睡著了才對。我橫過大廳向她的房門口走去。

「費麗亞？」

「啊！快進來，快進來！」

她講話的聲音聽起來是那麼尖銳而且急躁。我走了進去，發現她下了床，正在那裡翻箱倒櫃，從抽屜裡拿出來的東西，撒滿了一地。她穿著一件寬鬆的黃色尼龍睡衣，看起來倒是楚楚動人

。頭髮披散在肩上，兩眼張得大大的，顯得黯然神傷，好像急得快要哭出來似的。

「什麼事？妳在找什麼嗎？」

「啊！天哪！」她猛地拉開另一個抽屜，在裡面亂翻一陣後，又砰的一聲將它關上。「到處都找遍了……我眞該死！」

我驚訝地望著她。費麗亞很少這樣咒罵的。

「該死？掉了什麼？」

「我的戒子，鑽戒，那枚要命的鑽戒，我們去海邊的時候。我現在才想到它，究竟怎麼回事呢？我明明是戴在手上的，難道我沒有戴嗎？沒有戴嗎？」

「哦！不錯；妳是戴在手上的！不過妳難道不記得在我們下水之前，妳將它脫下了嗎？費麗亞！先別急，不會丟掉的。我看到妳將它放入化粧袋裡，有條小拉鏈，上面還繡有玫瑰花。」

她正站在衣櫃邊，在海灘上穿的那件外套的口袋裡摸著。「我游過水上岸後，不知有沒有再將它戴上？」

「我想妳沒有。我不記得……沒有，我敢肯定妳沒有。我曾經注意到妳的手過。當我們在曼林家喝咖啡的時候，妳手上並沒有戴戒子。好姐姐，一定還在那只小袋裡。我記得妳把它放進袋裡的。」

她將外套使勁地推回原處，然後又把衣櫃門砰的一聲關上，「所有該找的地方都找過了！那只該死的袋子一定還丟在海灘上！」

「啊！不會的！」

「一定是！我告訴妳，這裡所有地方我都找過了。」浴室的門半掩著，地板上散了一大堆拖鞋毛巾等物，那只在海灘用的大皮包也混在堆裡。她拿起那只皮包翻過來，翻過去，然後丟在地上，反反覆覆，前後已不知多少次了。她用脚狠狠地踢了一下地板上那堆雜物，然後轉過身來面向著我，兩手一攤，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妳都看到了？我眞該死，將它丟在要命的海灘上了！」

「也許是的，可是妳得先聽我……」我很快地回想了一下，繼續道：「也許妳又戴回手上了。當妳整理面部的時候，一定使用過那只有拉鏈的小皮包。妳想想看是否有戴上，然後當妳在曼林家洗澡時又將它脫下了呢？也許妳把戒子丟在他的浴室裡了。」

「我有把握絕對沒有。我不記得這樣做過，我想，當我在曼林家洗澡時，如果我手上戴有戒子，我一定會記得的。想想看，當妳手上戴著那樣一個閃閃發光的東西時，妳會不知道嗎？唉！我眞是笨！我原本就不想將它帶來此地，可是我忘了將它寄放在銀行保險櫃裡了，要不然，戴在我手上也比脫下安全多了……要不然我想！唉！該死！該死！眞該死！」

「我想妳也不要太難過了，」我安慰她，「如果妳沒有再戴上，那它一定還在那只小袋裡。妳最後看到那只小袋的時候是在什麼地方？」

「就在我們坐的地方。那只小袋一定是在無意間被移動到一旁的樹蔭下或者別的地方的，而麥克斯回到那裡去取那些東西時，並沒有發現它。他一定是拿了東西就走，想追上我們。」

「也許是，他當然是匆匆忙忙的。」

「對啦！匆匆忙忙，我正是這個意思。」她並沒有留意我的語調，那雙帶著驚恐的眼睛，張得大大地直瞪著我，「那個該死的小袋想必就在那裡的沙堆上，而且——」

「好啦！天老爺！不要看起來那副德性啦！那會像一幢房子那麼安全的！不會有人到那裡的，就算有，誰會去撿一只裝有化粧品的舊塑膠皮包呢？」

「那並不舊，而且是李奧買給我的。」她開始嗚咽起來，「他給我的這枚要命的戒子，算是他家的傳家之寶，要是眞的那樣，要是眞的丟掉了——」

「妳並沒有把它丟掉。」

「海潮會把它沖走。」

「海潮到不了那裡。」

「妳的那隻可惡的海豚也會把它吃下去。我知道，一定會有什麼事發生的。」她幾乎把罪怪

在每一個人每一件事的頭上，而且哭得更厲害了，「李奧給我這枚戒子時，曾一再叮嚀要我好好保管！鑽戒！這要命的鑽戒！要是找不到，那該怎麼辦呢！要買這枚戒子可要花上萬的錢啊！」費麗亞哭個不停，「而且該怎樣向他媽媽交待呢？何況還有一大群不好對付的嬸嬸和阿姨們啊！還有，我不知道告訴過妳沒有，他的叔叔可能會當上紅衣主教。」

「好啦！我的好姐姐，妳不要總是往壞的那面想，鎮靜點好不好，嘿！妳究竟想怎麼辦嘛？」

她又使勁地把衣櫃的門拉開，扯出一件外套。

「妳想我會睡得著嗎？在戒子沒有找回來之前，我怎能合得上眼呢！」

「哦！妳不可以這樣！」我語氣堅定，一面從她身上把外衣脫下，放回原處。「現在，妳可不要孩子氣！當然妳很難過是不錯——誰又不是呢？——可是今晚妳怎可以再回到海邊去呢！」

「可是我一定得去！」她的聲音微弱而堅定，並且一把又將外套搶了過去。她的精神幾乎快要崩潰了。

我趕快說道：

「妳絕對不可去，讓我去好了。」

「妳不能去！妳不可以單獨去。現在都已經深更半夜了。」

我笑了笑說道：

「那有什麼關係？今晚夜色很美，再說，我寧可到外面去走走，也不要看到妳把自己折磨成這個樣子。妳不必管我，我會自己爬牆出去！妳只要把自己照顧好就好了，我的大小姐！」

「可是，露西——」

「儘管放心，我的意思是想抄近路去把妳那枚要命的寶貝戒子儘快找回來，不要急了，不然，急壞了身子或什麼的，那李奧又有的話說了，不要說他母親還有他那些嬸嬸。」

「我要同妳一塊去。」

「妳千萬不能去。不要和我爭辯了，趕快去睡吧！去呀……我們所坐的地方我很清楚，我會拿隻手電筒去。現在妳把眼淚擦一擦，趕快去睡吧！」

平常的時候我在費麗亞面前，並不常是那麼堅强。可是那天晚上，當我堅持要她去睡時，她卻柔順得令人驚奇。她爬上床後，竟破涕為笑，微微向我眨了眨眼，說：

「妳眞是個可愛的天使，眞的。我實在覺得羞愧，可是，一點用也沒有，要是沒有找到戒子，我是不會睡得安穩的。……等一等，我想起來了，我們為什麼不打個電話給曼林，請他去一趟呢？哦，不，他說過今晚不在家，不是嗎？這樣好了，妳看麥克斯．格雷怎麼樣？他多少也有點錯，誰叫他回去替我們拿東西時，那麼匆匆忙忙，連這件東西也沒有看到……我們可以打個電話問問他是否看到過，說不定他會自告奮勇替我們下去跑一趟——」

「我才不要麥克斯．格雷幫忙呢！」

這一次她察覺到我的語氣了。於是我趕緊補上一句：「我寧可自己去，我眞的一點也不在乎。」

「難道妳不害怕嗎？」

「有什麼好怕的？我不相信有鬼。何況，現在從這裡看出去，滿天都是星斗，夜色並不算黑。我想妳這裡有手電筒吧？」

「廚房裡有一隻，在靠門那邊的架子上。哦，露西，妳還眞算是個女中豪傑！要是沒有把那個要命的東西找回來，平平穩穩地放在盒子裡，我會整夜連眼皮也闔不上一下的！」

我不禁大笑了一聲，說道：

「妳應該像我，將妳的珠寶放在一個穩妥的地方，那麼就算妳丟了一大堆東西在海灘上，也不會擔心李奧責怪妳了。」

「誰知道會發生這樣的事呢！要是我早料到有這種事，」費麗亞帶著她往日那種慣常的自信說：「我也許就不會戴在手上了。可是，這枚戒子是他母親——」

「又來了，我知道。還有那些嬸嬸阿姨，還有他那位紅衣主教的叔叔。不要拿這套來唬我，我的大小姐，我十分清楚，他們都把妳慣得不像樣了。現在，不要再愁眉苦臉了，我會把妳那枚

寶貝鑽戒找回來，平平穩穩地放在妳枕頭下，這總可以了吧！看妳這樣子！」

□

樹林裡一片沉寂，林間那塊空地上倒是可以看到星光閃爍，光亮無比。那些青蛙在我走近池邊時都一隻隻跳入了水裡，池水隨卽興起了一圈圈的水波，池裡的百合花瓣，受了水波的激盪，上下搖擺，發出了輕微的「嘆息」。

我停下脚步，佇立在那裡有好一會兒。雖然我告訴過費麗亞我不相信有鬼，我也知道沒有理由要去害怕這些，可是說什麼我心裡還是有點嘀咕。當我向著前一天晚上楊尼出現過的地方瞄一眼的時候，立卽就覺得渾身發毛。

過了不久，我聽到了鋼琴彈奏聲，聲音非常微弱。我歪著頭去傾聽那些穿過樹林，漸漸微弱的美妙旋律。我聽出了那是我在前一晚聽過的樂曲。不錯，就是那個樂曲曾經使我不自覺地停下脚步，也又一次使楊尼的影子出現在我的腦海裡。

鬼魂的陰影消失了，通往海灘的小徑依然是條小徑。可是我並沒有沿著小徑往下走，而是朝著克斯特古樓的方向往上爬，慢慢地，那時迎面過來的好像成了海水，而不是空氣。

我在玫瑰花園邊停住了，身體朝後仰著，躲藏在陰暗的樹叢裡。濃郁芬芳的玫瑰花香味撲鼻。樂聲變得清晰起來，但並不强，因此我猜想樂聲是從屋裡傳來，而不是來自涼台。我聽出了是另一首曲子——一首簡單而完全抒情的曲子，不知怎麼的，突然中斷了，就好像一個脚步聲消失在黑暗裡一般，這種氣氛令我感到有點惴惴不安。演奏者停了不久，重新開始彈奏了大約半分鐘，又倒回來幾小節，接著又是同樣的曲子反覆演奏下去。

接下去，琴聲停止了，我聽到有人喁喁私語聲。朱里昂．格雷的音調聽起來非常優美，麥克斯的答話卻含混不清，然後鋼琴聲又開始。

他在那裡，並且正在作曲，他們父子倆都在那裡。好像我抓到他們什麼把柄似的——儘管我去那裡不知是爲了什麼——於是我回過頭，靠著手電筒的照射，沿著克斯特古樓的那條下山的小徑，穿過了曾經碰到過麥克斯的那塊空地，然後踏著石級，一步一步地往海灣走去。

經過一段厚密陰暗的山徑後，開敞的海灘上就顯得特別光亮，有如白晝一般。白色的半月形沙灘上，行走起來，平整舒適。因而當我離開山徑後，就把手電筒的開關關上了，並且快步橫過沙灘，朝向我們那天上午所坐的地方走去。懸在空中的松樹林，在沙灘上形成一塊暗影，看起來是那麼漆黑，過了好久好久，陰暗處好像躺著個什麼東西。

「該不是另一具屍體吧！」我心想。

可是這一次我並沒有停住脚步。我想也許是樹的陰影在作怪，不會再是屍體的。可是另一個鬼魂的陰影又再一次使得我渾身發毛。這一次出現在我腦海裡的影像不是活的楊尼，而是那具死的屍體。

從上面又傳來了微弱的樂聲。我之所以還不願意打開手電筒，是爲了怕手電筒的亮光會引起麥克斯的注意。

好像是什麼東西躺在那裡，並不是什麼陰影。那東西是個硬硬的，長長的一束黑影，就好像在洞穴裡的那個東西一樣。眞的，一點也不錯。

這一次我可是眞的嚇壞了。直到現在我還記得，當時我的整個心臟都緊縮起來，身上的每條血管都好像爆裂似的，四肢發麻，喉嚨哽塞，我的手僵硬地握住手電筒，痙攣的手指不自覺地按壓到手電筒的開關上，隨即燈泡就亮了，光亮剛好準確地照射在躺在樹影下的那個物體身上。

那並不是一具死人的屍體。那是一個長長的、用東西包裹得平平整整的東西，比一個人的身體要長，它就躺臥在我們上午所坐的地方。

我用另一隻空著的手拍了拍左胸。那原本是一個演戲時的姿勢，但和所有其他戲劇中的動作一樣，雖然都是老套，卻也是由實際的人生中體驗得來的。我確信當時我這樣的動作，把我那顆快要爆出來的心捧住了。我一定站在那裡發愣了好半天，既不能進，又不能退。

那個物體一動也不動。週遭除了聽起來很遙遠的鋼琴聲之外，大海是一片沉靜，別無一點聲息。

我的恐懼慢慢消失了，不管是屍體也好，不是屍體也好，顯然都不會傷害到我，我心裡在想，要是找不到那枚福里家族的鑽石戒，寧可面對一打死人的屍體，也不要回去看到費麗亞快發瘋的樣子。

於是我把心一橫，將手電筒的光對準在樹底下的物體，勇敢地向那邊走了過去。

那個被綑住的東西微微抽動了一下。在我猛吸了口氣後，在手電筒光亮照射下，我看到了一隻活生生的眼睛。可是，就在我險些發出尖叫聲的瞬間，我看出來了——並不是那具屍體，而是那隻海豚。

那隻眼睛轉動了一下，凝視著我。它的尾巴又攪動了幾下，似乎是在掙扎著。

我顛起雙脚，慢慢走近了些，在陰暗松樹下，輕聲地叫道：「達令？」「怎麼回事？你受傷了？」

那隻動物躺在那裡，連眼也不眨一下，眼裡淌著淚水，還帶著幾分驚恐。我再也不覺得害怕，用手電筒仔細地照了照牠全身，看不出有受傷的任何痕跡。我又在附近的沙地上檢視一番，沒有看到血跡，但有一條海豚從水中被拖上岸來的寬寬的痕跡。靠近一顆松樹脚下，手電筒的光亮

照到了費麗亞的那隻化粧袋。我連忙撿了起來，也沒有看看袋裡的東西，就隨手裝進了口袋。似乎很有把握那枚鑽石戒子一定在袋裡，平安無事。當時我覺得比鑽石戒子更重要的是困在那裡動也不能動的那隻海豚。牠已是任何一個想殺害牠的人的獵獲物。而且我也非常清楚，確實是有人想殺害牠……還有就是，除非牠能儘快回到水裡去，否則太陽一出來，牠就會死去。

我挺直了身子，想整理一下腦子裡的思緒，回想一下我所學過的或者所知道的有關海豚的一些知識，那只是一點點。我知道，牠們像鯨魚一樣，有時候，會無緣無故地把自己擱淺在沙灘上，只要牠們沒有受傷，會很快地重新回到水裡，不會覺得難過的。我也知道，牠們身上一定要保持潮濕，不然，皮膚一旦裂開，就會潰爛，牠們呼吸是靠頭頂上的空氣孔，這個孔一定要保持乾淨。

於是我又用手電筒照了一下。不錯，在牠頭頂上，是有個半月形的空氣孔。孔是張開的，可是當牠從海邊被拖上岸的時候，孔裡有一半都沾滿了沙。我將手電筒固定在一顆松樹的枝椏上，雙手從海邊捧著水，慢慢將牠呼吸孔的沙土擦拭掉。

海豚呼吸時，我的手感到暖暖的，還有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這隻海豚立刻變得更爲親切，同時牠的友善和智慧使人覺得那並不是奇蹟，而是令人更爲感動。如果要我眼睜睜地看著牠死去，那才眞是件不可思議的事呢！

我用手摸了摸牠的身體，看看牠的皮膚是不是乾枯了，海風眞的都把它吹乾了。我試著估計了一下拖牠到水邊的距離。那時一個小的浪花又打在岸邊，可是那只是薄薄的一層水花，距離海豚的尾巴還有大約四碼遠。另外在岩石邊不遠的地方，地上的沙猛然地隨著浪花捲入海裡。曾經一度使得海豚半浮了起來，這樣一來，我就可以很輕易地拖動牠了。

我把手電筒關滅了，然後伸長了手臂抱住海豚，想拖動牠，可是牠的身體滑溜溜的，怎麼也抱不住。我也無法抓住牠的脊鰭，當我試著拉牠的前脚（鰭肢）時，牠也拼命地掙扎了幾下，可是一點也不能動彈。於是我跪了下來，用肩頂住牠的身體，用盡全力想推動牠，結果牠卻連一寸也沒有移動。

最後，我站了起來，累得氣喘吁吁，滿頭大汗，幾乎快要哭出來了，「我實在無能爲力。可憐的傢伙，甚至連移動一下都不能！」那隻光亮淌著淚水的眼睛，靜靜地看著我。在我背後四碼遠的地方，海水在搖盪，在低訴。四碼之遙，竟是生死之隔。

我從樹上拿下手電筒。

「我要去拿根繩子來，如果用繩子綑住你，也許可以拉得動。要不然把繩子繞在樹上做一個槓桿——怎麼都可以！」我彎下腰去撫著牠的肩部低聲說：「我會儘快趕回來，親愛的！」

可是我觸摸到的皮膚，竟是那麼乾枯，不禁讓我猶豫了一下。我想去找條繩子恐怕要花不少

時間。去曼林家並不好，如果他還沒有回來，豈不是更躭擱了時間。而我又不願去克斯特古樓格雷那裡。看樣子只好直接跑回家去拿了。但在我離開之前，最好是灑點水在牠皮膚上，這樣當我不在那裡的那段時間，可以使牠平安無事。

我脫下涼鞋跑到灘邊，用雙手拍打著海水，原本想把水花濺到海豚身上，可是距離太遠，水花根本到不了牠的身邊，而且水太淺，澆在牠身上的不是水，盡是些沙粒，這樣一來，牠的皮膚反而更容易乾枯，不僅無益，反而有害了。

突然我想到了那只塑膠袋，雖然小得可憐，但總比沒有來得好。於是我再從水裡跑回岸上來，急忙從口袋裡掏出那只小袋，用手電筒往袋裡照了照，把費麗亞的化粧用品倒在沙地上，那只鑽戒也赫然出現了，我趕緊把牠拾起套在手指上，又將其他的東西一一裝回了自己的口袋。接著，我再跑回到海邊，就用那只小袋去裝了眞是少得可憐的幾滴水淋在海豚身上。

於是我不停地彎下身去裝水，站起來，跑著，倒著……就這樣來來回回不知有多少趟，眞好像過了一個世紀似的。當我淋到牠肩部的時候，我用一隻手放在氣孔上，另一隻手小心仔細地把水澆在氣孔的四周，海豚竟然也可能會淹死，眞是令人難以相信的事。

終於牠的全身都已淋濕，不致有什麼危險了。我把那只濕淋淋的小袋丟在地上，雙手在外套上擦了擦，穿上涼鞋，然後再撫拍牠那潮濕的肩部。

「我會回來的，親愛的，不要難過。我會儘快的，要堅强些，但願不會有人來這裡。」

橫過沙灘，我朝回去的方向跑去。鋼琴聲已經停了，可是仍然能看到從涼台上開著的窗戶射出微弱的光亮，涼台上卻一點動靜也沒有。我到了樹林裡，從那裡有條很陡的小徑通往福里別墅。我再一次使用手電筒照著路面，上氣不接下氣地爬了上去。樹林裡風很强勁，淹沒了我的脚步聲。

現在又來到了那塊星光照耀著的空地上，青蛙噗嗵噗嗵地跳入池中。我擰滅手電筒光亮後，走出樹林，靜靜地橫過空地，到了空地的另一邊停歇下來喘了口氣。

當我再向前跑去時，小徑上好像有什麼東西在移動。

我一時被嚇呆了，手指慌亂地摸索著電筒開關。電筒亮了，照到一個人影，那是個男的，離我只有一碼左右，我險些和他撞了個正著。

在我旁邊的樹叢，忽然沙沙作響。有人躍身而出，將我手中的電筒擊落了。我想當時要是我能叫的話，恐怕連死人也給叫醒了，可是他一把將我抓住，使勁地拉了過去，然後用手緊緊地摀住了我的嘴。

8 格雷的詭秘

他非常强壯，雖然我拚力地掙扎抗拒，卻一點用也沒有。我一定傷了他——抓傷了他的手背，因爲他把手縮了回去，而且我還聽到他哎喲的叫了一聲。他將搗住我嘴巴的手拿開後，噓了一聲用英文說道：「不要吭聲，好嗎？」然後將我的頭狠狠地壓在他的胸前，用夾克緊緊裹住，因此我既不能說，也不能看。他的外衣是潮濕的，有海水的腥味。他的手壓在我的後腦袋上，有顆衣服鈕扣又剛好頂在我的面頰上，使我覺得好痛。他的另一隻手臂緊緊把我抱住，我的肋骨都好像快斷了似的。

我停止了掙扎，不再抗拒，於是他的胳臂略微鬆開了些，但我仍然被他抓得牢牢的，一點也

無法動彈。我乘他不注意時，將頭從他胸口掙扎出來。如果我大叫一聲，在克斯特古樓涼台上的人一定會聽得見……他們在很短時間內就可以到達這裡……當然囉，甚至麥克斯．格雷——

「妳到什麼地方去了？」抓住我的那人問道。

我目瞪口呆地望著他。當他發現我並不會大聲叫喊的時候，就把我放開了。

「你？」我說。

「妳到那裡去了？」

我用手揉了揉面頰上鈕扣的印痕。

「那干你什麼事？」我氣急敗壞的說，「你未免管得太多了些，格雷先生！不是嗎？」

「妳到克斯特古樓去過嗎？」

「我沒有！如果我去——」

「那麼妳去過海邊。爲什麼？」

「我是爲了——」我講了半句又停住了。恐懼與憤怒使我一時記不起白天所發生過的許多事了。麥克斯．格雷也許沒有資格要求知道我的詳細行跡，但他有很好的理由想要知道這些。拒絕告訴他反正也得不到什麼好處，不如告訴他算了。於是我綳著臉說道：

「我下去是爲了要找費麗亞的戒子。她今天上午把它丟在海灘上了。你不必用懷疑的眼光看

我，那枚戒子是放在一只小袋裡，你卻把它遺漏忘記拿了。「你看，這不是嗎？」我把戴在手指上的鑽戒在他面前幌了一下，然後好像怕他向我搶奪似的，連忙將手插入外套口袋裡，兩眼直瞪著他。「那麼你現在也許可以告訴我你究竟在玩什麼花樣？你的這套把戲決不只是開開玩笑的，還是讓我說出來吧！我想那是另一個誘人入彀的陷阱。你弄痛了我。」

「抱歉，我不是有意的。我怕妳會大聲叫喊。」

「天哪！當然我會！可是如果我要叫喊的話，你又有什麼好害怕呢？」

「哦！我——」他猶豫了一下，「任何人都可能會聽到……我父親……那可能會使他受驚。」

「你倒是很體諒人！」我尖刻地說，「可是你把我嚇得都快發瘋了，卻一點也不在乎？好一個標準的孝順兒子！不是嗎？那麼晚了，你竟然還跑出來，把你父親一個人留在家裡，眞令人驚訝！你不讓任何人知道你去了那裡，萬一有什麼事怎麼辦？」

「我釣魚去了。」

「哦？」本想狠狠地諷刺他一下，但話到了嘴邊又忍住了。於是改口慢慢說道：「可是半小時前你是在上面克斯特古樓呀！」

「妳是什麼意思？妳不是說妳沒有走近克斯特古樓嗎？」

「是你演奏鋼琴的聲音，」我沒好氣地說，「恐怕從大陸上也聽得見。我是在海灘上聽到的

。」

「那是不可能的。」他突然插嘴說，但語詞閃爍。

「我確實聽到了！你在彈鋼琴，並且和你父親談話。我聽得出你的聲音。沒錯，就是你。」

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慢慢說道：

「聽你這一說，那妳聽到的可能是一捲我工作時的錄音帶。可是我仍然不太懂那是怎麼回事。我父親並不在家。他出去了，在一個朋友家過夜。」

「有多遠？」

「那妳也要管嗎？在科福城。」

「你一定認爲我叫起來像氣笛那麼響。」我冷冷地說。

「什麼？哦，我……」他有點結結巴巴地說，「我想那是在我一時情急的時候說的。可是，千眞萬確，他不在家。」

「你也不在囉？」我說。「那麼還會有誰在那裡放錄音帶呢？這倒是個很奇妙地辯解自己不在現場的說法。」

「妳不要傻了。」他放聲大笑，顯得自然輕鬆，毫無破綻。他一定也具有他父親的表演才華。也許是他整天耳濡目染，聽熟了他那位演員父親的聲音，一旦遭遇到緊張情況，才會表演得那

麼從容。「妳的想像力實在太豐富了，華林小姐！請妳不要把這件事弄得那麼神秘兮兮。也許是我父親爲了什麼理由，改變主意回家來了，在那裡一個人放錄音帶解悶。至於我本人，我是同亞東尼一道去釣魚的……我這樣說不知是否能使妳滿意，倒是妳確實嚇壞了我。我想我的反應也許粗魯了些，這點我向妳道歉。不過，在黑夜裡，要是有人突然向妳衝了過來，妳可能也會——」

「也會什麼？」我仍然理直氣壯。「我不會認爲你那種反應是正常的，除非你預期——正是你所預期的，格雷先生？」

「我不太確定。」這一次他的語調聽起來似乎很眞誠。「當時我覺得聽到有人從海灘跑上來，跑得很快，而且不想讓別人聽到，可是樹林裡的風聲淹沒了其他的聲音，我聽得不太清楚。後來聲音停了，好像有誰躲藏在那裡等著。那自然使我開始懷疑他們可能會上來做些什麼，所以我也就等在這裡看看怎麼回事。」

「我只不過是停下來喘口氣，你的想像力不是也太豐富了點嗎？格雷先生！」

「也許是我想得太多了些。」我不敢確定是否他注意到我對他的嘲諷。他的頭低著，似乎在仔細檢視他受傷的手臂，翻過來，又翻過去。「就在我覺得可能是我錯了的時候，妳卻從樹林裡像隻鹿般衝了出來。於是我一把抓住了妳。純粹是一種自然反應。」

「原來如此。我想在我能看清楚任何東西之前，你就把我手上的電筒一掌擊落，那也純粹是

自然反應囉？」

「當然。」他木訥地說。

「那麼甚至當你看清楚是誰的時候，你的行動卻還像個——像個蓋世太保，對嗎？」

他對我這句問話默不作答。我可以推想得到，當時我的情緒也許太激動了些，所以說起話來口無遮攔，不留一點餘地。我還記得使人驚訝的是，我當時竟然一點也不怕他。儘管他是在從事一項冒險行動，正如曼林所說的「例行往返」——走私活動，我總覺得他這個人並不算是個具有危險性的罪犯，而且顯然他並無任何傷害我的企圖，更何況我心裡還在嘀咕，要是我對這裡所發生的一切找不出一點眉目，就此罷休，我才於心不甘呢！我對這件案子實在太關心，也就顧不了那麼多了。本想袖手旁觀，逍遙自在的，但事實上我卻一刻也無法做到。我開始懷疑他所說的根本是一片謊言。

於是我又帶著一種純學術性的興趣問道：

「我仍然想知道爲什麼你竟然那麼關心我去了那裡，是不是怕我認出你，或者怕我無意間發現別的人？」

好久好久，他都沒有回答我的問話。高處樹林裡，有隻貓頭鷹聲嘶力竭地叫了一次又一次。池塘裡的青蛙，也扯起嗓門，叫了一會兒，然後跳入水中。

麥克斯・格雷從容地反問道：

「別的人？」

「就在你抓住我的時候從這裡過去的人。」

「妳看錯了吧！」

「沒有，我沒有看錯。這裡還有別人，你剛衝過來，我就看到他在路旁邊。」

「那妳也許認得出他是誰。他是亞東尼，我們的園丁。我相信妳見過他？」

你可能不會想到他正在編另一個謊言，或者是在避重就輕，想用話來搪塞一番。語調冷冷地完全一付江湖味。我的情緒這時又開始急躁起來。這時他卻不慌不忙地繼續說道：

「我去釣魚的時候，他通常都是和我一起去。怎麼回事？難道妳不相信我？」

我勉強帶著笑容說道：

「我只是覺得奇怪爲什麼你不把船停靠在你自己的碼頭。這樣做似乎有點滑稽可笑——如果你只是去釣魚，又何必這樣呢？」

「風漸漸大起來了，從這邊進來比較容易。而且現在，如果妳原諒我的話——」

「你的意思是，」我說，「把船停靠在我們這邊？甚至固定在我們的碼頭上？你不覺得太過份嗎？我想你最好馬上下去把它移開，格雷先生。我們不喜歡有人侵入到福里別墅這邊來。」

談話又中斷了，短暫而沉悶。然後他冷不防地笑了起來。

「好吧！就聽妳的，不過不是今晚，那太晚了，而且我還有事要做。」他說。

「我想你應該幫忙亞東尼去把捕的魚拿回家？或者更正確一點的說法應該叫做『捕獲物』才對？」

我那樣說也許你會覺得我擊中了他的要害。他突然做了動作，並不是對準我，可是我覺得我的肌肉一陣抽緊，並且向後退了一大步。我覺得奇怪的是爲什麼我一直把他想成就是他父親的「翻版」。突然間我開始驚嚇起來。

我趕緊說道：

「你用不著躭心，我怎麼會這樣呢？那根本不關我的事，我不是有意洩露你的秘密的！你一定想得到一件事情發展到了中途，卻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些什麼的時候，眞有點令人膽戰心驚！唉！是的，一切都很明顯，我承認知道這件事不過我不會吐露一個字的——關於米蘭達和她母親方面，我想得很多，還有，關於你父親這方面，要是我說出來了，又會把警察招惹來，引出一大堆問題。其實這件案子把你牽扯進去，我根本不會擔心，只是我太關心亞東尼了……你知道他很快就要和米蘭達結婚了嗎？爲什麼你要把他扯進去呢？難道你們惹的麻煩還不夠嗎？」

在他聽我講那番話的時候，起初確實有點按捺不住，雖然當時沒有什麼反應，也不曾回過一

句話，可是我看得出，他的兩眼瞇成了一條縫對著我。終於他說話了，語氣非常沉靜：

「這就是你所要講的嗎？」

「你一定知道得很清楚。我猜想可憐的楊尼昨晚並沒有把事情辦妥，所以你今晚去了那邊，阿爾巴尼亞海岸，親自去處理這件事。我說得對嗎？」

「妳從那裡聽來的這些瘋言瘋語……妳到底在胡思亂想些什麼？」

「胡思亂想！絕對不是。」我率直地說，「今天上午曼林告訴我的。」

「什麼？」他這一聲叫吼嚇得我又倒退一步，這一次，他卻逼了上來。我發覺我的背碰到了一棵樹，於是隨意地轉向一側，我想逃跑，可是他倏地伸出手來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雖不算緊，如果不拼命掙扎，也別想逃脫，「曼林？他告訴妳的？」

「放開我！」

「不，等一等。我不會傷害妳，不必害怕……但是妳一定要告訴我。曼林究竟對妳說了些什麼？」

「請你放開我！」

他立刻放開了我的手。我揉了揉，雖然一點也不覺得痛。可是令我震驚的是，早先他那種輕鬆愉悅的神情消失了，好像有什麼事發生，改變了當時整個現場的氣氛，他變得聲色俱厲，而且

具有威嚇性。那都是我提到曼林這個名字後，他才這樣的。

「他究竟告訴了妳什麼？」他又一次追問道。

「關於楊尼嗎？他說他是個走私犯，而且他還說他很可能有個『聯絡人』，不論你怎麼稱呼都可以，而這個所謂『聯絡人』就是楊尼的幕後支持者，他還說他不希望警方管上這件事，因爲斯匹諾也參與過這件案子，要是案子給抖了出來，那會傷害到瑪麗亞的。」

「就這些嗎？」

「是的。」

「他什麼時候告訴妳的？」

「今天上午，就在你來到海灘之前。」

「哦。」我聽到他的嘆氣聲，「那麼妳剛才不是在曼林家囉？」

「我當然不是！現在是什麼時候你知不知道？」

「很抱歉，我沒有想到。我並沒有想冒犯妳。曼林告訴過妳我是楊尼的『聯絡人』嗎？」

「沒有。是我自己推想的。」

「妳？怎麼會呢？」

我猶豫了一會兒，沒有立即作答。常識告訴我，不會再有危險，恐懼的感覺早已消失。不論

他是不是個走私犯，他不會爲了這事殺害我。所以我鼓起勇氣說道：

「昨晚我發現楊尼上山去了克斯特古樓。」

「我明白了，」從他說話的神色之間，如果要我對當前的情勢很快地加以重新評斷，那會使我感到迷惘，「可是妳並未向警方吐露實情。」

「沒有。」

「爲什麼不向他們直說？」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我說話非常謹愼小心，「剛開始，我所以保持沉默是因爲我想我的看法也許有錯誤，楊尼也許根本不是去克斯特古樓。如果我認爲你和他的死有任何關連的話，那我一定會向警方直說。後來我才察覺你和楊尼之間有某種關聯，昨晚他出海的事，你都知道。」

「怎麼會呢？妳根據什麼呢？」

「因爲當你聽到他已淹死的消息的時候，並沒有感到驚訝——」

「妳注意到了，是嗎？那是怪我。繼續講下去。」

「可是我看得出你震驚了。」

「妳眞算得上是觀察入微！」他的聲音聽起來有點冷酷，「這就是使妳敢肯定我不會殺害他嗎？」

「天哪！不是的。我當然不會認爲是你殺害了他！如果我想到那不是件意外的話，我一定會把整個事情照實說出來了！那不會是的，難道是嗎？」

「那我就不明白了。繼續說下去。妳還看到別的什麼沒有？」

「我看到你回到屍體那邊又再重看一次。」

「妳？從小徑上？啊！天哪！我也未免太不小心了。我以爲不會有人看到。還有誰看到？」

「沒有。」

「妳敢肯定？」

「百分之百。」

「關於這點，妳也從未和別人談起？好極了！因此我和楊尼在做走私的勾當，完全是妳自己的想法囉！」

「是的。」

「而現在妳發現妳的想法完全正確。妳仍然願意什麼都不說？」

我並不是向他挑戰，而是出於好奇，於是我說道：

「你怎麼那麼肯定呢？」

他同樣簡單地說：「我的好小姐，我無法從頭開始去試驗。我只能告訴妳，事關重大，請妳

保持沉默不能有人知道我今晚出去了，絕對不能有人知道。」

「那你儘管放心。我一定會守口如瓶的。」

我們的談話又略微停頓了一下。

「就像那一樣的容易嗎？」他用怪怪的語調說。

「我告訴過你，是爲了你父親的原故，」我說，也許講得太快了些！「而且也是爲了瑪麗亞的原故。惟一的事情是——」

「是嗎？」

「事情可以分三方面來考慮，萬一有什麼事發生在亞東尼的頭上——」

他放聲笑了笑，說道：

「不會有事的，我向妳保證！我可背負不起損毀像亞東尼這樣一件藝術品的責任！好——了吧！」他把這個好字拖得好長好長，似乎他一肚子怨氣都得到解脫似的。然後他的聲音改變了，變得輕鬆，活潑而又自然，「現在實在太晚，我不能再躭誤妳的時間。妳還得儘快把妳姐姐那顆鑽石戒子拿回家才行。我眞抱歉今天上午把它遺漏，害得妳姐姐難過這麼久，同時我也抱歉剛才嚇到了妳。此刻要是說我很開心才眞是寃枉呢！讓我送妳回家好嗎？」

「不必了，眞的，謝謝你。不論怎麼說，你不覺得應該上去幫幫亞東尼的忙嗎？」

「他不會有事的。妳沒有聽到信號嗎？」

「信號？沒有。」當我看到他在笑，就停住了，「不是貓頭鷹？不，眞的，你也未免太天眞了！那眞的是亞東尼嗎？」

他又放聲笑了起來。

「就是他。這位『賊伴』已經拿著『捕獲物』到家了。我們走吧！我送妳回家。」

「不，眞的，我——」

「求求妳！不管怎麼說，這段樹林裡的小徑實在太暗了，而且妳神情緊張，不是嗎？」

「神情緊張？不，絕對沒有這回事！」

他用奇異的眼神朝下看著我，說道：

「那麼妳爲什麼那樣拼命向回跑？」

「因爲我——」我停住了。海豚，我差點忘了海豚了。那時，樹梢被陣陣海風吹得呼呼作響，我身上也被吹起了一層雞皮疙瘩。我想到海豚還躺在海灘上，想必已被風吹得枯乾枯乾了。於是我趕緊說道，「那麼晚啦！費麗亞一定等著很著急。請你不要煩我了，好不好，讓我自己回去。再見。」

可是當我走到樹林裡一處通道的時候，他又追上了我。

「我還是覺得應該儘快把妳安全送回家才對。還有，關於把船移到別處去這一點，我認爲妳說得很對。我寧可把它移得靠近點，早晨要用的時候也方便些。我要將它移到松樹林的背風面去。」

我對他的企圖實有所悟，這還是我有生以來，內心所產生的一種無法壓抑的激動。他也感覺出來了，於是停止了講話。

「等一等。」我說。

他的手扶著我的臂膀。我轉過身來，那時在樹林裡光線非常的暗。

他說：「妳已經對我有了更多的瞭解，並不是那麼可怕。我想是妳說實話的時候了。妳是不是在下面海灣裡碰到了什麼人？」

「沒有。」

「見到什麼人了？」

「沒——沒有。」

「眞的？這點很重要。」

「是的。」

「那妳爲什麼要我到下面去呢？」

我沒有說話。我的喉嚨給哽住了，呆若木雞，像塊硬紙板似的。強忍住的眼淚、恐懼、還有過度的精力耗竭，那時全都向我襲來。

「我想，」他語氣急迫但很友善地說道，「我一定要知道。將來有一天，我會告訴妳爲什麼。眞該死，我一直相信妳，妳也應該相信我一次怎麼樣？那裡一定發生了什麼事嚇到妳了，不是嗎？嚇得妳像隻被獵人追趕的野兔一般。究竟怎麼回事？是讓妳告訴我呢？還是讓我親自下去看看？怎麼樣？」

反正他什麼都已知道，我也沒什麼好隱瞞的。於是我帶著顫抖的聲音說道：「是爲了那隻海豚。」

「海豚？」他有點莫名其妙地驚問道。

「牠在海灣裡。」

我們的談話停頓了一會兒，接著他又以一種半氣憤，半安慰的尖銳語調說道：

「那麼妳以爲是我在半夜裡到海邊把牠射殺了囉？我記得以前告訴妳，我從未碰過那隻畜生！」然後他顯得更爲親切地補上一句：「你看，這一天的日子實在夠妳受的，而且又受了驚。妳儘管放心，不會有人傷害妳的海豚的，把眼淚擦乾，現在，讓我送妳回家。牠會自己照顧自己的。」

「牠不能。牠是在海灘上。」

「牠是什麼？」

「牠擱淺在海灘上了，根本動彈不得。」

「啊？天哪！妳該不會還在認爲我會傷害牠吧——」他講了一半又停止了，似乎是到現在才相信我告訴他的話，「擱淺了？妳的意思是海豚確實被困在海灘上了？」

「是的。在海灘上一處很高的地方，被風吹得枯乾，牠很快就會死去。我想移動牠，已經試了又試，可是我無能爲力。剛才我匆匆忙忙的跑上來就是要去找根繩子，如果牠在陸上太久，風把牠吹乾了，牠就會死去。而這一段時間，我們又躭誤了不少——」

「牠在那裡？」

「在那邊松樹林的下面。你要做什麼——啊！」當他的手用力抓緊我的手臂，猛地把我轉過來的時候，我無意中發出一聲驚呼，「你想要做什麼？」

「不要緊張，這並不是另一次偷襲。現在，妳要注意聽清楚，在我船上有條繩子，我要下去把它拿來。我會儘快趕過來。妳立刻回到海豚那裡去等我。妳能想辦法再讓牠多活二十分鐘嗎？好極了。我們兩個一定會想辦法來營救牠，千萬不要難過。不過」——稍微停了一下——「千萬要保持沉默，妳覺得呢？」

在我還沒有來得及回答他的話之前，他已經走了，而且我還聽到他那快速但是仍然帶著偷偷摸摸的步伐，從他來的路上又跑回去。

9 援救海豚

根本不容許我有遲疑的時間，再猶豫就來不及了。我只好聽從他的話，向通往海邊的小徑飛奔而去。橫過灰暗的沙灘，又回到了海豚所躺臥的地方，看到那龐然大物仍舊一動也不動地躺在那裡。

那隻烏黑的眼睛盯著我，牠還活著。我低聲說道：「現在一切都沒有問題了，他馬上就會來的。」接著我又趕緊忙著給牠澆水。我想，如果不去麻煩他，那就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回來救牠了。

他來了，比我想像地要快得多。一隻裝有馬達的小型漁船，沒有發動引擎，朝著海灣這邊划

過來。當它緩緩移動時，船槳拍打在水面濺起朵朵的水花。陣陣海風吹來，海水襲在岩上掩匿了所有的聲響，小船在離我只有幾碼遠的地方靠岸，然後我看見他站了起來，用槳撐了一下，使船更靠近岸邊。船舷輕輕地擦撞在岩石上，他跳上岸後，立即向我這邊跑了過來，手上還提著一捲繩索。

「老天爺！牠怎麼會在這裡呢？」

「牠們會這樣，」我說，「我閱讀過這一類的知識。有時候一陣暴風雨就會把牠們沖上岸來，不過有時候是牠們那雷達似的視線受到了阻礙，變得模糊不清或者什麼的，牠們就會盲目地往海灣裡衝，等到牠們知道在什麼地方的時候，已經擱淺在沙灘上了。我們還算幸運，碰上漲潮，牠現在距水邊只不過幾呎遠，不然的話，恐怕會離上好幾哩啊！你想能移得動牠嗎？」

「我可以試試看。」說著他俯下身來，「麻煩的是沒有辦法抓得牢。妳帶了手電筒嗎？」

「在樹林遭你襲擊的時候，我把它弄丟了。」

「那麼……在船上有一隻——喔，也許沒有，我們沒有手電筒一樣可以做。現在妳到牠那邊去好嗎？」

我們一起拼全力抓住海豚，想把牠拖動，而且有點進展，因爲我們確實把牠往海邊拖動了一呎左右。可是海豚自己使得我們的努力失敗了，也許因爲有位男士在場，使牠害怕，或者是因爲

我們把牠從砂礫上拖動的時候，使牠受了傷，牠開始掙扎起來，全身抽搐而且兇猛，我們經過幾分鐘不屈不撓的奮鬥，卻只得到一呎的收穫。我已精疲力竭，而麥克斯．格雷也上氣不接下氣地喘個不停。

「沒有辦法，」他站起來說，「牠幾乎有一噸重，而且要抓牠的身體就像抓一個外殼油膩的炸彈一般，恐怕還得用繩子才行。那樣會傷到牠嗎？」

「我不知道，不過我們總得試試看呀！如果把牠留在這裡不管，很快就會死去的。」

「那倒是眞的。好吧，幫我用繩子繞在牠尾巴上方稍微窄點的地方。」

海豚像塊原木似的躺在那裡，當我們彎下身來繫繩子的時候，牠的眼睛慢慢地轉向後方看著我們。沒有手電筒，不可能看得很清楚，不過我可以想像得到那隻眼睛不會再那麼光亮了。牠的尾巴沉重又冰冷，好像已經死去了似的。當我們奮力將牠微微提起打繩結的時候，牠再也不抽動了。

「牠已奄奄一息了。」我說著，幾乎快要哭出來了。「那樣用力地拖一定會使牠受傷的。」

我用手擋在額頭上彎下身去打繩結。繩子是潮濕的，綁起來很困難，而且海豚的尾巴上全都是粗糙的沙粒。

「妳這樣不是會把自己的手割破嗎？」

我抬起頭來望著他，這時他正忙著打繩結。他的語調並非不柔和，可是我總覺得他有點心不在焉，而且很不甘願的樣子。他似乎一點也不關心海豚，一心只想趕快把這件事敷衍過去，然後好去辦他自己的那件要緊的事。

其實已經很不錯了，他能來到這裡已經夠好的了。可是爲了維護我自己，某種潛在的意識竟使得我講話有點尖刻起來：

「我看你也用不著那麼勉強，如果不願意的話，就站到一旁去，要不然就忙你自己的事去吧！像你這種人，是不會關心別人死活的，將來有一天，你會突然發覺你只不過是個活著的死人，根本不曾眞正的活過。卽使活過，也是遍體瘡疤，沒有一點光彩可言。」

「爲了一個甚至連妳是何許人都不知道的動物，妳竟然如此傷心？」

「是因爲有人不耐煩，」我說話的聲音很微弱，「而他對我的認識倒是很深的。」

他沒有理會我的話，直起了身子對我說道：

「我看這樣子最好拉了，不過我希望等會我們能打得開牠身上的那麼多繩結……好吧！就這樣。準備好了嗎？」

我將外套往沙灘上一丟，再把脚上的涼鞋用力給蹬掉，然後涉水跑到他身邊，我們一同把繩子拉了起來。起先，我和他手併手，很自然地一塊工作，一點也不覺得彆扭，好像我們每天都在

一起似的。可是後來當我們抓住繩子兩人的手緊緊地碰在一起的時候，我卻突然感到內心有股莫明的震撼。

海豚被拉動了，一吋一吋的向海面靠近，等到滑了約有一呎遠的時候，卻又牢牢地被地面的東西絆住了，儘管我們用盡全力，說什麼也拉不動牠了。

「現在休息一下。」麥克斯·格雷在我耳際輕聲說道。

我放開繩子，一面向岸上跑去，一面說道：

「我去看看。我怕海豚會……」

「該死的東西！」當海豚突然向前掙扎，並且用尾巴拍打著地面的時候，格雷這樣罵了一句。接著我聽到格雷手上的繩子嘰嘎的響聲，就在他身體向前一衝，險些跌倒在水裡的時候，他又狠狠地咒罵起來。

我連忙跑了回去，說道：

「我真抱歉——啊！怎麼回事？」

他已經將繩子繞在右手上，我並且看到了他將左臂是怎樣舉起來的，繩子拉得很緊，半握著拳頭，好像受了傷的樣子。

「你的手？」我尖聲叫道，「受了傷嗎？」

「沒有。抱歉得很，不過剛才差不多快要成功了。幸好這個畜牲仍然活著。快點，在牠真的受驚之前，讓我們再拉一次看看。」

於是他又把繩子拉起來，我們再試了試。這一次，海豚躺在那兒動也不動一下，顯得好笨重，我們把牠慢慢地向前拉，可是牠又被絆住了，顯然再也無法拉動了。

「那裡一定有個坡度或者什麼的，每一次牠都在那裡被絆住。」格雷停下來擦了擦他額頭的汗水，左手放開了繩子。

「要是這樣，」我建議道，「那會耗去一整晚的時間。難道我們不能——我的意思是，發動引擎，用船難道拖不動牠嗎？」

他好久默不作答，於是我發火了，急急地說道：

「好吧，我都明白了。我只是在想，假如亞東尼真的已經安全到家了，那就不會有事了。忘掉它吧！你真太好了，找你那麼多麻煩，你的手也受了傷。也許……只要我整晚待在這裡，一直讓牠身體保持濕潤，大概不要緊的，請你替我打個電話給費麗亞告訴她，好嗎？你可以說你在涼台上看到了我，並且來到海邊……好嗎？如果你能清晨再回來，用船拖也好，或者請亞東尼一起來幫忙也好，都不要緊……」

他早已轉過身來，朝下看著我。他背向星光，我看不清他的面孔。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又補上一句。

「我們馬上用船來拖，」他插嘴道，「我們怎麼做呢？將繩子固定在船頭，然後慢慢向後拉嗎？」

我連忙點頭說道：

「我會一直待在牠的旁邊，直到牠浮起來爲止。也許我還得把牠浮在水裡的身體扶正，等牠體力恢復過來才行。不然的話，如果牠翻了過去，就會淹死的。海豚頭上的氣孔要是被堵塞了，那牠們常會猛地用力呼吸。」

「妳會全身濕透的。」

「我現在已經濕透了。」

「好吧！妳最好把我的刀子拿去，在這裡。如果妳必須割斷繩子的時候，儘量靠近牠的尾巴割。」

我將小刀插在腰間皮帶上，有如海盜一般，然後涉水回到海豚躺臥的地方。並不是出於我的想像，我確實親眼看到牠那隻可愛的烏亮眼睛，目光已呈呆滯，皮膚也再度乾燥粗糙起來。我俯下身去，將手撫在牠身上。

「現在不會太久了，寶貝！不要害怕，不會太久了。」

「好了嗎？」麥克斯在船上小聲叫道，那時船在離岸幾碼遠的地方擺動著。他已經將繩子固定好了，繩子的一端繫在海豚尾巴上，橫過水面，另一端繫在船頭的環上。

「好了。」我答道。

引擎啪地一聲發動了，緊接著是一陣劇烈的震撼，好像整個寂靜的夜都被驚醒了似的。我的手撫在海豚身上……甚至感覺不到一點顫動，船的引擎並沒有讓海豚受到驚嚇。然後馬達聲平穩地咕噥著，船也開始從岸邊緩慢地向後推動了。

繩子漸漸浮出了水面，抖動著，閃著珠光的水滴從繩子上飛落下來，接著繩子拉緊了，隨著引擎節奏的加快繩子也越拉越緊，星光沿著繩索點點映耀。繫在海豚身上的繩結，好像陷入了海豚的肉裡似的。因爲繩子太緊了，海豚的皮也被拉得緊緊的，想必受傷很重了。

海豚抽動了一下，於是我緊握住腰間小刀，隨時準備割斷繩子。我緊咬著下唇，額頭冒汗，好像傷到了我自己似的。船的引擎緩緩地，平穩地，推動著。星光依然沿著繩索點點映耀……

海豚移動了。巨大的身體緩緩向海水倒滑下來。因爲我的手一直拉住繫在海豚尾巴上的繩子，所以我也隨著牠的移動跟了下去。

「牠滑動啦！」我興奮地叫道，「你儘量保持緩慢，好嗎？」

「好的。這樣可以嗎？等牠一浮起來，妳就叫，我立刻把繩子拋掉。」

海豚慢慢地倒滑著，就像一條船下水時成斜面切入水裡一般。牠身體下面的砂礫和破碎貝殼的磨擦聲，我聽起來就和幾碼外的引擎聲一樣響。終於，牠接觸到水面……然後漸漸地被拖入海水裡。在牠一點一點往深水滑去的時候，我仍緊緊地跟隨著。浪花打在我的腳上，我的踝上，然後是我的膝蓋上，那隻拉著繩結的手也沒入了水中，淹到了手腕。

沒多久，我們已經滑到水底坡度更陡的地方。那時，我發現水深差不多到了我的胸部，在涼颼颼的夜裡，海水在我週圍的波動，使我覺得喘喘不安。當海豚開始浮起的時候，牠的身體也隨著搖晃起來。再過一會兒，牠就可以完全浮起來了。牠抽動了一下，並且猛地拍打著，扯動的繩子弄痛了我的手，使我叫了起來，引擎停住了，麥克斯尖聲喊道：

「妳受傷了嗎？」

「沒有，繼續拉。」

「現在多遠了？」

「快夠深了。牠現在安靜了，我想牠是——啊，天哪，我想牠是死啦！啊，麥克斯……」

「沉住氣，我的大小姐，我馬上就過來啦。扶住牠，我們得讓牠先浮起。當牠浮起來的時候，立刻告訴我。」

「差不多快要……好啦！停下來！」

引擎關掉了，聲音消失得多麼突然，就好像隔音門砰地一聲關上了似的。海豚的軀體在我身旁浮了起來，而且不停地在水裡碰撞翻滾著。我強振著精神將牠扶住。麥克斯已將繩子解開，並且很快地把船划到松樹下的沙灘邊停靠住。當他固定船身的時候，我聽到了鍊條嘎啦嘎啦的聲響，過了不久，他來到了我身邊，一同站在水裡，他手臂上還繞著一圈圈解下來的繩子。

「怎麼樣了？牠死了嗎？」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托住牠，你去替牠解開繩子。」

「先得把牠的頭轉過去朝海那邊，只怕萬一……過去，我的好小姐，到那邊去……好了，現在好好托住牠，我會儘快把繩子解開。」

海豚躺在水中一動也不動，氣孔露在水外，張得很大，軟弱無力，牠的身體，顯得很笨重，就像一條穿了孔的船，快要沉沒的樣子。

「現在沒事了，」我用焦急的聲調輕輕告訴牠，當然牠不可能聽懂我在說什麼，「你現在已經在海裡……海裡。你現在不可能死去……你不可能……」

「不要難過了。」麥克斯的聲音從海豚的另一端傳了過來，顯得輕鬆愉快，「聖斯匹諾狄安會眷顧牠的，不管怎麼說，天老爺會保佑牠的，一切都得等我把這根要命的繩子解開再說。妳冷嗎？」

「並不太冷。」我說，牙齒卻在咔嗒地打著顫。

當他再度彎下腰去解繩子的時候，我感覺得出海豚有點動靜了。又過了一會，我可以肯定是真的了，牠的鰭開始撥水。

「牠開始動啦！」我興奮地說，「牠沒事了！啊，麥克斯，快點，如果牠現在游動——」

「如果牠現在游動，我們就會被牠拖著走了。繩子是濕的，我沒法解開，看樣子只好割開了，請把小刀給我。」

當他用刀去割繩子的時候，海豚完全恢復了，頭上的空氣孔也關閉了。

我急忙說道：

「快點！牠要走啦！」

海豚脫離了我托著牠的手臂，當那巨大的身軀從我身旁以一個很優美的姿勢，作了一個翻躍，朝向外海游去的時候，那一陣波浪驟然把我身上全都浸濕了，水是冰冷的。我聽到麥克斯咒罵著，這時海豚又游了回來，水底興起另一陣波浪，再一次掠過我的身邊，我因此搖晃了幾下，幾乎無法站穩，那時我心想，手臂上緊掛著一圈圈繩子的麥克斯，恐怕已經被拖到海裡，就像一條掛在釣線上的鰷魚般，被拖在海豚的後面。可是當我將身體保持平衡後，搖晃著走回稍淺的水域時，他卻出現在我身旁，水深齊腰，渾身濕透，手中還拿著割斷了的繩圈。

我抓住他的手臂，一時高興地幾乎哭叫出來。

「啊，麥克斯！」我身體又晃了幾下，於是他那隻濕透了的手臂將我輕輕地摟住，我根本不曾察覺這點。我一直在觀看著星夜下那片黑寂的海水，在遠方，海豚歡欣地跳躍著，最後消失在黑暗裡……

「啊，麥克斯！你看，牠已經去了。你看到那個光點了嗎？牠已經走遠了，牠走了。啊，你不覺得那是件奇妙的事嗎？」

那天晚上，算是我第二度感覺自己被吸引住，而且出奇沉默地，不過這一次是因他的嘴將我緊緊地封住的緣故。天氣很冷，全身都是海水的鹹味，這一吻像是沒有終了似的。我們兩人全身都濕透了，冰冷刺骨，但在我們身體緊貼一起的地方，我能感覺出他那快速散發的體熱和心臟的跳動，我們好似赤裸著身子一般。

他放開了我，我們站在那裡默默相視。

我極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緒，說道：

「怎麼回事，算是對偷玫瑰的處罰嗎？」

「不算，應該說是渡過這要命的夜晚的一個高潮。」他將披在額上濕透了的頭髮向後理了理，我看見他正咧著嘴笑，「算是戰士的餘興消遣，華林小姐。妳介意嗎？」

「不會的，沒有什麼。」我想不要將這件事放在心上，故作出很輕鬆的樣子，「你和亞東尼出海捕魚一定有好長一段時間了。」

「好長一段時間。」他一副輕鬆愉快的樣子，「事實上，這一個禮拜來，眞是要命，情緒一直被壓抑著。難道妳不覺得嗎？我父親認爲如此。」

「你父親？就在我們第一次會面之後？我不太相信你的話，你看起來好像很喜歡作弄我。」

「我的情緒，」他認眞地說，「最好是用『複雜』來形容。說句難聽話，如果每次妳接近我的時候，都半裸著的話——」

「麥克斯・格雷！」

他帶著嘲謔的口吻對我說道：

「難道妳沒有聽說過只有男人才是合乎人性的，露西小姐？比女人更要人性一點？」

「如果你把這點看成是人性，那你是在自我解嘲。」

「好吧，親愛的，那我們就把它看成是對偷玫瑰的懲罰好了。妳摘去了好多，不是嗎？好極了，過來吧！」

「麥克斯，你不可以這樣自鳴得意——這是很可笑的！現在是什麼時候，竟然選擇……」

「啊！親愛的，既然當我每接近妳的時候，妳都像隻小貓一樣躲開，那我不利用今天這個機

會又能怎麼辦呢？」

「看樣子關於『電』（註：此地指心電，爲一種弦外之音。）這方面你還懂得不少呢！」

「唔——嗯。不，再等一等。妳身上裝有一副致命的『電池』，不是嗎？」

「如果眞的通了電，那你自己也可能燒掉好幾根保險絲。……天老爺，我們一定瘋了。」我把他推開，「快上岸去。我可以和你一同殉情，並且埋在一起，但我可不願意得了肺炎病死，那樣太沒有情調，一點也不羅曼蒂克……不要了，麥克斯！我承認欠你太多，但是也得讓我們上了岸再算呀！快上去，我的天老爺。」

他放聲笑了起來，並且放開了我，「好吧！上岸去。啊，天啦，我把繩子弄丟了……不，在這裡。讓我告訴妳吧，那也是花錢買來的。這條繩子是用美國出產的西沙爾麻編成的，一種新的產牌，六十呎——」

「受損失的並不只你一個，我這件上衣花了五個金幣買的，而這雙涼鞋也花了兩、三英磅，我想它們再也不可能恢復原樣了。」

「我非常願意償付這些。」麥克斯停下來站在深及膝蓋的水裡，神情愉快地說。

「我想你會的，不過那不應該算在你的頭上。啊，親愛的，不要發神經了，快上岸吧！」

「眞是寃枉。妳猜想誰能把海豚的事件加以辯解呢？是亞東尼還是那位聖徒？我想如果我是

妳，我就選擇亞東尼。當然囉！要是妳把妳姐姐的那枚鑽戒丟掉了，這筆賬可有的算了。」

「你是說射殺海豚！啊，不，現在一切不都明白了嗎？」那時在星光的閃爍中，天空是一片靛藍，「啊，麥克斯，說眞的，我眞該好好謝你，你實在太好了，我曾經竟是那麼愚昧！好像你可能就是——」

他的手突然用力拉住我的胳臂，向我警告，就在他暗示我的同時，我看見一束光亮，小小的，不停地在擺動，好像是手電筒，從羅莎別墅沿著小徑過來。光亮循著岩石照射了一遍，然後停留在泊靠岸邊的小船上，這時，我第一次看到了船的名字——愛瑞爾。接著光亮又照到水面和我們身上，那時我們渾身濕透，正涉水向沙灘上走去。就在光亮照射我們的時候，我和麥克斯相隔至少有四呎遠。

「天老爺！」曼林的說話聲，「又發生了什麼事？格雷、露西，你們全身濕淋淋的，你們兩人！天哪！又是另一次意外嗎？」

「不。」麥克斯說，「什麼事把你引下來的？」

他的語調像是在告知他什麼，又似乎是表示歡迎，更或者像從一面空牆頂端的裂縫中，窺伺什麼。可是曼林似乎根本沒有注意這些。他已經很輕鬆地從岩石上跳下來，站在松樹下的沙灘上。我看見那隻手電筒的光亮又熄滅了一下，然後順著海豚曾經躺臥的位置照了過去，那道海豚拖

過又寬又深的痕跡，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的外衣亂成一堆的隨便丟在地上，還有被我蹬下來的那雙涼鞋，也是東一隻，西一隻的。

「這是怎麼回事？」曼林顯然帶著警惕，和好奇。「露西，妳該沒有什麼麻煩吧？鑽戒找到了嗎？」

「你怎麼會知道的？」我感到驀然地問道。

「天老爺，當然是費麗亞打電話告訴我的。她說妳在好幾個小時之前就下來了，她很焦急，我說我會來找妳，我也是剛到家。」手電筒的光亮又照了照我們兩人，然後停在麥克斯身上，「發生了什麼事？」

「不要用手電筒在我臉上閃呀閃的，」麥克斯沒好氣地說，「沒有發生什麼事，至少不是你所想的那麼壞。是你的那隻海豚，牠自己擱淺在岸上了。華林小姐想把牠弄回到水裡去，但怎麼也弄不動牠，於是我把船划過來，將牠拖回海裡。我們在做這件事的時候，全身都打濕了。」

「你的意思是要告訴我，」——曼林講話的語氣聽起來顯然表示不相信麥克斯所說的——「你在夜晚這個時刻把船開出來就是爲了救海豚囉？」

「難道他這樣做有什麼不對嗎？」我急切地插了一句。

「非常對。」他的目光一直沒有離開過麥克斯，「我敢打賭我聽到你老早就出海了。」

「我還以爲你本人出去了，」麥克斯說，「而且還是剛剛到家呢！」

我想那時候，大家講話都是小心謹愼地繞著圈子，去找對方的破綻。麥克斯的語調還算是很含蓄的，他講起話來，牙齒有點不聽指揮——這是寒冷的緣故，並不是由於情緒的激動——因爲他接著很有禮貌地補上了一句，「我是說『附近走走』，並不是『出去』。我們是在大約十點以後乘船出海的，那時這件事已發生了，我們在幾分鐘前才回來。亞東尼剛剛上岸去，華林小姐正好在這時跑了過來，我仍然在船上。」

曼林大笑起來，「抱歉得很，我並不是小看你的這種善行！對露西和海豚來說，那是多麼幸運的一件事！」

「是的，難道不是嗎？」我說，「我正在考慮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聽到了格雷先生的聲音。本來我想去找你的，可是費麗亞說你不會在家裡。」

「我是不在。」我想他正想再說什麼的，可是他改變了話題，「我是在大約十時卅分左右出去的，就在我剛到家的時候，電話鈴響了。妳找到戒子了嗎？」

「找到了，謝謝你。難道你不覺得這是個了不起的英雄故事？」

「眞是遺憾，我錯失了這個機會，」他說，「我眞希望加入你們的行列。」

「我倒高興自己來做。」麥克斯說，「好啦！不要來這些客套了，以後再找時間把這件事的

前前後後，全部說給你聽吧！如果我們不想得肺炎死掉，那就趕快回去。華林小姐，妳的鞋子呢？……啊，謝謝你。」曼林用手電筒照到了鞋子，並且把它們拾起來遞給我，「快點穿上，好嗎？」

「這是什麼？」曼林突然改變聲調，高聲叫道。

「我的外衣。」我根本沒有在意他聲調的改變。我當時全身顫抖，因爲腳是濕的，而且沾滿了沙子，所以穿了好半天，才把涼鞋穿上，「啊，還有費麗亞的皮包。格雷先生，麻煩你——」

「全都是血！」曼林說。他把外衣提在手上，用手電筒照著衣袖，光度很强，好像一盞車前燈。我抬頭一看，嚇了一跳。

那確實是血。外衣的一隻袖子上，斑斑點點，沾滿了血跡。

我感覺到麥克斯呆若木雞地站在我身旁，電筒的光亮一直對著他照。於是我高聲叫道：

「請你關掉，曼林！我穿著這身濕透了的衣服覺得很難過，請把外衣給我。是的，那是血……海豚被石頭割破了皮，在我發現牠之前，牠的血就沾了我一身。如果能把這些髒的污跡洗掉，那就好啦！」

「快點，」麥克斯顯得很粗野地說，「妳在發抖，快將這件外衣套上。快點，我們得趕快回去。」

他把外衣披在我肩上。那時，我牙齒顫抖得咯咯作響；外衣罩在透濕且緊貼著上身的衣服外面，一點也不舒服。

「是——是的，」我說，「我很快就會去你那裡把這件事說個清楚，曼林。勞動你下來找我，眞謝謝了。」

「晚安，」曼林說，「明天我會去看妳。」

他轉身走入了松樹的陰影裡，我看見手電筒的光亮，在海豚躺臥過的地方，移動得很慢。

麥克斯和我快步通過沙灘，冷風從我們濕透了的衣服上吹過。

「這件外衣值九英磅多，」我說，「這筆賬該由你付，海豚並沒有流血，你的手到底怎麼啦？」

「沒有什麼。妳看，就這樣。」

我們到了克斯特古樓石階的下面，本來我只想經過那裡逕自囘去的，可是他伸手拉住我。

「妳不能穿了這身濕衣服就這樣一直走囘去。上去。」

「啊，不要了，我想最好還是——」

「不要傻了，上去到我家爲什麼不可以呢？曼林一定會打電話給妳姐姐的，而且妳也可以打——如果有必要的話。這樣我就不必穿著這身濕衣服送妳囘去，然後又一個人孤伶伶的走囘來。

還有，我這雙要命的靴子裡裝滿了水。」

「你險些淹死囉。」

「也許。大難不死，那亞東尼該有多少功勞呢？」

「多少功勞你自己知道。」我說的聲音並不小，不過沒有給他聽到就是了。

10 神秘的訪客

涼台上空無一人，但有一扇落地長窗是開著的，麥克斯領著我從這扇門進了屋裡。

有盞小枱燈放置在一張矮桌上，光線很暗，那間屋子看起來寬廣而又充滿了神秘性，就像在一個山洞裡，到處都是陰影。靠近昏暗的窗邊，那架鋼琴好像一個怪物，隱約地露出它那可怕的牙齒，而那個未點燃的火爐，還有那台巨大的留聲機，看上去就好像放在博物館裡的石棺一般，令人覺得陰森可怕。

朱里昂爵士坐在枱燈旁的一張安樂椅上，燈光斜照在他銀灰色的頭髮和那特別顯眼的眉額上，看起來很富戲劇性。白貓蹲伏在他的膝上，他的手不停地撫著牠，狀極安閒，是一副完美的畫

面，具有舞台的絕妙效果。

在那同時，我又發覺到一些不太舒暢的事。在他手肘旁枱燈下的桌子上，放著一瓶土耳其產的杜松子酒，喝了將近三分之二，還有一瓶水，兩隻玻璃杯。朱里昂爵士正在自言自語，他背誦著『暴風雨』劇本中的詩句，音調柔美，技巧練達，我還從未聽他唸得如此好過。要是有人想要知道值回多少票價，此地就是答案。朱里昂爵士在唸些什麼，究竟他知不知道，實在令人懷疑。事實上，他已經醉了。

麥克斯一進門就停住了腳步，和我靠得很近一同在他身後，我聽到他的呼吸發出某種聲音。接著我又看到朱里昂並不是單獨一個人。亞東尼在燈光照不到的深暗處，並且向我們這邊走了過來。他和麥克斯一樣，穿著一般漁民常穿的毛衣和靴子，服裝很隨便，卻使他那美好的外貌更增添了幾分姿采，可是他臉上顯露著焦慮的神色。

「麥克斯——」他正要講話，但當他看到我，並且看到我們兩人的穿著都是那麼狼狽時，就突然止住了。

「是你嗎?麥克斯！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什麼。」麥克斯簡短地答道。

在當時，他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當然也不是抱怨的時候。當他走到有光亮的地方時，一切

也就眞相大白，再也明顯不過了，而我那天晚上才第一次看清楚他的模樣。他在海邊那短暫時刻裡所表露的風流倜儻，此刻卻消失得無影無踪了。他看起來不僅憂傷，而且有點懊惱羞愧，似乎也非常困倦。他的左手深深地插在褲袋裡，有些布片，也許是塊手帕繞在手腕上，並且透出血跡斑斑。

在那同時，朱里昂爵士也把頭轉過來了。

「啊，麥克斯……」接著他也看到了我，他那隻撫摸小貓的手舉起來作了個優雅老練的手勢，看起來像呼吸般的自然。「『一點也不錯，這位女神，看妳』——不，我們以前見過，不是嗎？不過再見到妳實在太高興了，露西小姐，請原諒我沒有站起來。這隻小貓，妳是看到的……」他的聲音慢慢減弱，聽不清在講些什麼。他似乎朦朦朧朧地覺得除了貓之外，還有更多需要原諒的理由。他張開嘴巴，露出一個微笑，笑得令人有點困惑。「我這裡有些音樂方面的錄音帶。要是妳想聽……」

他的手不怎麼穩健地移動到擺在身旁茶几上那架錄音機的開關上，但是亞東尼很快彎下腰來用手止住了他，並且用希臘語輕輕地講了幾句。朱里昂爵士放棄了他的企圖，又坐回椅中，連連點頭微笑。我帶著非常難過的心情看著他，他的點頭根本已經成了一種顫抖，那是不知花多大功夫才勉強控制下來的。

「誰來過這裡，爸爸？」麥克斯問道。

他父親抬起頭來向他瞥了一眼，接著就轉開，在那個不太出色的臉上，帶著一種也許可以叫做詭秘的神情。「來這裡？誰還會來這裡呢？」

「亞東尼，你知道嗎？」麥克斯問道。

那位年輕人聳了聳肩。「不，當我進來時，他就像現在這個樣子，我不知道這裡有沒有別的人。」

「沒有。我推想在你進來時，他是否是單獨一人，你恐怕也很難加以確定。」他朝他父親瞥了一眼，他父親當時根本沒有注意他們之間的談話，只是又一次回到他自己的小天地裡。到處散發著濃郁的酒香和朦朧的詩意。「他爲什麼回來呢？我眞有點奇怪。他沒有告訴你爲什麼嗎？」

「他說了些關於安狄克斯生病的事，可是我沒有太多時間聽他說下去，他也不太想講……一直想將那個開關再打開。當我走上來進到屋子裡的時候，錄音機還開著。我驚了一下，我以爲有什麼人同他在一起。」

「當然有人來過這裡。」麥克斯的聲音冷冷的，「他沒有說他是怎麼從城裡回來的嗎？」

亞東尼搖了搖頭，「我本想打電話到安狄克斯家去問問，可是又這麼晚了——」

「不，你不能打電話。」他俯下身來在他父親座椅背後小聲而且很清楚地問道：「爸！誰來

過這裡？」

朱里昂爵士恍惚從夢中驚醒一樣，看了他一眼，瞪著他，一本正經地說道：「有許多事要討論一下。」

他的發音和往常一樣，一點毛病也沒有。唯一的問題是，你可以聽到他一直在重覆著同樣一句話。他的手現在不停地撫摸著小貓，而且你也可以看到錄音機的開關控制器被打開了。本來麥克斯當時可以同樣而且輕易地做這件事，可是我看得出來，這位病人，為了做這件事，花去了不少的氣力。看到他們這幅情景，因著同情與關愛，我內心受到莫大的震撼，我的感覺確實是如此，並不是一身濕透的衣服使得我顫慄。

「當然囉，」朱里昂清晰地說道，「他用車把我送回家來，我一定得請他進來坐一坐，他實在是太好了。」

麥克斯和亞東尼交換了一下眼色，「誰來過？」

沒有回答。於是亞東尼說道：「沒有用的，他不會直接回答任何問題的。」

「一定要。我們一定要知道這人是誰，他告訴了他一些什麼。」

「那人是否告訴他許多事，我認為值得懷疑。他根本沒有對我說什麼，只是想放錄音帶，講了又講關於你作曲的那個故事，你是知道的，就是他常說給米蘭達和斯匹諾聽的那個島上的老故

事。」

麥克斯猛地將他額前潮濕的頭髮向後攏了一攏。「我們一定要找出來——現在，在他出去之前，他很清楚我們要去那裡。他也同意要在朋友家過夜。天哪！我以為他不會有事的，我想他和安狄克斯在一起，一定會平平安安的。為什麼他要回家來呢？眞要命！」

「家就是一個人的心靈所在。」朱里昂爵士說：「我妻子死後，整棟房子空蕩蕩的，就好像一個地主的偌大伙房裡沒有生火一樣。露西了解這點，妳了解嗎？親愛的。」

「是的。」我說，「我可以走了嗎？麥克斯！」

「不，請……假如妳不介意的話。如果妳能再待一會兒……好啦！爸！現在這裡只有我、亞東尼和露西，你可以把這件事告訴我們了。為什麼你不要待在安狄克斯家？」

「可憐的安狄克斯正在玩一種非常有趣的遊戲，叫做史敦尼玆象棋，而我一開始不到幾分鐘，就輸了一盤。妳會下棋嗎？親愛的。」

「我懂一點點。」我說。

「五步棋就解決了問題。白子一走，五步棋之內就將軍了。是輸是贏，結局一目了然。可是後來他心臟病突然發作。」

「那一種的心臟病？」麥克斯問道。

「我沒有想到他的心臟竟是那麼虛弱，照說不應該是那樣的，因爲他從來不沾一滴酒。我這才知道爲什麼你總是希望我去探訪安狄克斯，其實純粹爲了社交，偶而喝點酒，決不會有什麼害處。我的心臟倒是强健得很，就像洪鐘一般。一個人的心，」朱里昂爵士帶著一種失落的神情又補上一句，「總是向著家的，家在那裡，心就會在那裡。晚安。」

「等一等。你的意思是說安狄克斯已經心臟病發作死了？啊！眞抱歉，爸爸！難怪你覺得需要……」

「不，不！誰說他死了？他當然沒有死，我在那裡。沒有人打電話給他們，因此那倒是件好事，那實在太好了，醫生也是這麼說的。不過當時如果我不在那裡，我想他的心臟病也許不會發作。可憐的安狄克斯，他對玩我們這種小遊戲，總是那麼興奮。」

「你去請醫生了？」

「我告訴過你了，」他父親不耐煩地說，「爲什麼你不注意聽呢？我想我要去睡覺了。」

「等醫生來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幫助他把安狄克斯扶到床上。」這還是第一次他直接回答所問的問題，而且他似乎覺得有什麼事不太對勁，因爲在他繼續講話之前，還朝他兒子瞟了一眼，「說起來我的身體還算健壯的，結實得有如洪鐘一般，雖然我從不會了解爲什麼鐘聲會特別響亮。甜美的鐘聲響起，走了調

，聲音非常刺耳，後來我去請醫生。」他停了停，「我的意思是他的女兒。不錯，他的女兒。」

亞東尼接口說道：「是有一個結了婚的女兒，她住在卡波狄斯特街，有三個孩子。如果她帶了孩子們一同來的話，那裡就不會有空餘的房間給格雷爵士住了。」

「原來如此。那你囘來的時候，怎麼上來的呢？爸爸！」

「當然我去了克拉蒙里斯汽車房。」朱里昂爵士說話的聲音突然聽起來冷靜嚴肅，而且非常惱怒。「說眞的，麥克斯！我不知道爲什麼你總覺得好像我不能照顧自己似的！你可要記住，在你還沒有出生之前，我就已經住在這裡！我以爲林德會幫助我，可是他不在那裡工作。那裡只有一個男孩當班，但他想讓他弟弟送我。我們之間的談話非常投機，確實非常投機。我認識他叔叔，名字叫門羅里斯。我記得曾經有一次，當我在阿非拉的時候——」

「莫非就是門羅里斯送你囘家的？」

朱里昂爵士凝視著，「家？」

「囘到這裡？」麥克斯很快又補充了一句。

朱里昂爵士猶豫了片刻，說道：

「問題是我必須請他進來。當他進去加油的時候也就在那裡看見了我，你也許會說他一定要扶我上來，可是那也一樣，一個人總應該謙恭有禮呀！抱歉，麥克斯。」

「那就是了，我懂你的意思，一個人當然應該如此。他送你回家，而你也覺得應該請他進來坐坐，因此你就買了這瓶杜松子酒？」

「杜松子酒？」朱里昂爵士的神智又有點飄忽起來。我想，從他臉上的表情看得出他是在勉强支撐，由於酒和困倦的關係，事實上他已經呈半昏迷狀態，只是靠點老練的機詐在應付。「也就是那土耳其產的杜松子酒，品質糟糕透了，天曉得他們放了什麼東西在裡面。是他說他喜歡……我們在那家酒店停下來……大家所俗稱的君士坦丁諾斯，可是我現在忘了地名——離依普索斯約兩哩的地方，我想他一定猜到我們家裡不會有什麼可飲的。」

麥克斯沉默著，未發一語。我沒法看到他的臉孔。

亞東尼卻打破了這份沉寂。

「麥克斯！你看。」我看見他彎下身去拾起了什麼，現在他把手伸了出來，手掌裡是一個小東西——一截香煙屁股。「就在那邊地上，靠火爐邊。這並不是你抽過留下的，是嗎？」

「不是。」麥克斯拿起那截香煙頭，靠近燈光照了照。

亞東尼又說道：「那麼它是……不是嗎？」

「顯然地。」他們兩人站在那老人的背後，彼此四目相接，會意了一下。屋裡一片沉靜，沒有一點聲息，就在那時，貓突然叫了起來。

「『有些事要討論』」麥克斯輕聲地重覆他父親說過的這句話，可是他聲音裡帶著一種新的音調，我覺得好可怕。

「眞想不透，他究竟要和我父親談些什麼呢？」

「這一次的會晤，」亞東尼說，「可能只是個偶然的巧遇吧？」

「一定是的。他開車經過那裡，順便送了我父親一程。純粹是偶然。誰又可能會預先料到這點呢？眞他媽的要命。」

「並且把他安頓好，就像這個樣子？」

「安頓他成這個樣子。這就有了問題。不可能是經過週詳考慮所作的有意安排。沒有人知道他喜歡像這個樣子，除了你我之外，再就是安狄里斯和克瑞西斯家人了。」

亞東尼說：「也許他整晚都只是說些無關緊要的話，胡扯一通而已。他不可能從他口中獲得任何有價値的資料。」

「他不可能從我這裡獲得什麼。」朱里昂爵士很得意地說道。

「啊，老天爺，」麥克斯說，「但願他一切安好。」他將煙蒂輕輕彈回火爐邊，挺了挺胸，舒暢了一下。「好吧，我要扶他去臥室了。你替我照顧一下露西小姐，好好陪她聊聊，好嗎？告訴她浴室的位置，我想我父親用的那間比較好些。替她找條毛巾然後告訴她那間空臥室——就是

安狄克斯睡的那間，那間房裡有電爐。」

「好的，不過你的手怎麼樣了？你有沒有包紮一下。」

「還沒有，不過等一會兒我會的。趕快去，小伙子，不必大驚小怪了。放心吧，如果我覺得很嚴重的話，我自然會著急的。不要忘了我是一個鋼琴家，你可別小看我啊！露西，眞抱歉，妳現在同他去，好嗎？」

「當然好。」

「請跟我來。」亞東尼說。

那扇巨門隨著我們背後就關上了，從大廳方格形的大理石地板上走過時，我們的腳步發出咔嗒咔嗒的聲響。

克斯特古樓內部的這番設計，一定花去了德利和茜莉夫婦在經營莊園之餘的不少時間。大廳的另一端是一個寬敞彎曲的樓梯，欄杆以精緻的鍛鐵製成，梯階全是石塊鋪砌起來的。四週的壁上鑲著一些東西，可能是橡木，看不太清楚，在那片大理石地板上鋪的幾張地毯，看起來是那麼小，就好像大海裡的小島一般，（在昏暗中據我判斷）這些地毯全都是淡褐色和淡綠色。

有一面牆上，築有一個巨型的開口火爐，足足可以烤得下一整隻牛，修建的人，在他們有生之年，想必從未用過，恐怕永遠也不會去烤一整隻牛來吃的。火爐的中央，密密麻麻地擺著一些

烤肉的鐵叉、鏈棒、火鉗、大型的鍋以及上百種其他中古時代的厨房用具，我想像不出這些東西擺在那裡的用途。它們看起來好像——而且也許就是——用來作爲拷問的刑具。

大廳的其他地方，雜亂無章，好像一處叫賣場一般。格雷家一定把他們那間客廳裡大部份的家具都搬出來了，爲了使傳聲效果好些——或者只是爲了有益於健康——結果，卻使這間大廳堆滿了各色各樣的家具，還有好多不計其數又不必要的雜物：如竹製桌子，中國式的布幔，以及一些用來擺設古董和書籍的亮麗長形木架。在鹿角製的衣架上掛有一件廻紋料子的禮服，後方暗處有架大型風琴，以及風笛等等。另外還有一隻豎琴和一些稀奇古怪的東西。一個全副武裝的爪哇兵士，看起來就好像蜥蜴般的大怪物在發淫似的，他手裡握著一隻電筒，電筒裡的燈泡，發出微光，照著這些古董。

亞東尼在我前面，很快地跑上了那寬濶的樓梯，我跟在他後頭，走得很慢，冰冷的濕衣服，裹在身上，很不舒服，腳上穿的涼鞋，在我經過的地方，都留有濕淋淋的腳印。他停下來等我，並且用好奇的眼光看著我。

「妳和麥克斯發生了什麼事？」

「是海豚——斯匹諾的那隻海豚——擱淺在海灘上了，麥克斯想幫我將牠再弄回海裡去，可是我們兩人都拖不動牠。」

「拖不動，眞的嗎？」他笑了起來，「我倒想看看那一幕！」

「我相信你會有機會看到的。」至少他的情緒不像剛才在音樂房的時候那麼沉悶了。我不知道他以前是否常常這樣。

「在妳撞見麥克斯的時候，妳正要去找人幫忙，是嗎？可是那麼晚了，爲什麼妳還會在海灘上呢？」

「我說出來你可不要大驚小怪！」我興高彩烈地說道，「麥克斯就有過！我是到那裡去尋找一枚戒子——就是這只——我姐姐今天上午把它丟在海灘上了。」

他的眼睛和嘴巴都張得大大的，瞪著這枚鑽戒。

「哇！那一定値不少錢吧！難怪都三更半夜了，妳還不惜跑這一趟！」

「比你跑的這一趟更値得嗎？」我無意地反問了一句。

「我不以爲如此。」

他那對漂亮的眼睛打了幾個轉。

「不以爲？」我看得出他有點不自在的樣子。天哪！他們究竟去做了些什麼呢？毒品嗎？當然不會！武器嗎？更是無稽！可是關於麥克斯方面，我究竟知道些什麼呢？他對於父親萬一『講』過什麼，不只是擔心，更有著恐懼。至於亞東尼方面，我曾經有過這樣的幻覺，把他看成我心

目中年青英俊的拜占庭聖徒，他竟然可能會……

「妳起先出來穿過樹林的時候，沒看到有什麼人嗎？」

「麥克斯也這樣問過我。我聽到朱里昂爵士在放錄音帶，不過我不知道是否客人還在那裡。我猜想你一定知道那人是誰？」

「我想像得出來。雖只是猜測，不過我想不會有錯。朱里昂爵士也許會在沒有旁人的時候告訴麥克斯。」

「麥克斯平常根本不讓家裡有酒嗎？」

「不曾有過更不曾見到過。」

「原來如此，這我懂了。」

我確實懂了。我想像得出謠言是怎麼起的，而費麗亞以前對於情況的判斷與描述，根本是錯誤的。到目前爲止朱里昂爵士除了有時酗酒以致神志不清之外，他根本完全正常。現在我再回想一下以前，在戲劇界之所以有些閒言閒語，也許就是起於那些認識他的名流，在我這個階層也就不會有這些流言，由於朱里昂爵士在舞台上傑出的表現，謠言一旦傳出，那怕起初只是一點輕微的中傷，往後也會變得不可收拾。關於這些流言究竟是如何造成的，今晚我總算找出了一點蛛絲馬跡。

「我們以爲他比以前好得多了，」亞東尼說，「他已經有好長一段時間沒有這樣醉過。這會使得麥克斯非常……」他在找尋一個妥切的詞句，可是，我卻覺得不太適當。「……不愉快。」

「眞抱歉。不過他這次似乎是情非得已才開例的。」

「情非得已？啊，是的，我懂你的意思。那倒是眞的。不過麥克斯會處理這件事的。」他微微笑了笑。「麥克斯也夠可憐的，每件事他都得親自處理。我看我們最好趕緊一點，不然妳感冒了，麥克斯準會責怪我的！」

「他會嗎？」

「太簡單了，爲什麼不會。我是他花錢請來的。」

他停住了腳步，按下嵌在牆上的開關，不是很熟的人，還不容易找到。在我們前面，是一條寬濶的走道，走道的一側，是一排裝有鐵釘的巨型大門，另一側則是在白天看起來玻璃很骯髒，而且設計特別刺眼的窗戶。

「請往這邊走。」

他領著路很快地沿著走道走去。到了另一端，昏黃暗淡的灯光，照在那些可憐的麋鹿和山羊的頭上，剝製成的鳥類，一個個東倒西歪，而且已遭蟲蛀了。每一個牆脚下可利用的空間，都擺滿了武器——斧、劍、七首、和古代的火器，這些兵器，我因爲以前演戲的時候有段時間，看過

那些道具，所以能辨別出那些是燧發槍，那些是老步槍，甚至連從希臘獨立戰爭以來的兵器的年代都可以說得出來。倒是希望朱里昂爵士和他兒子對這些舞台用的凶器，和亞東尼一樣，一竅不通。

「沿著這邊走過去就可以看到妳的洗澡間了。」他指了指前面那扇巨門，門的對面，馬鞭和馬刺成交叉掛在那裡，這種圖案，看上去很有格調。「等我把妳洗澡所需要的用具告訴妳後，我還得去給他紮傷口。」

「他的傷很重嗎？」

「並不嚴重。我想那只是一點擦傷，不過多流了點血而已。妳不必爲此煩心，麥克斯常識很豐富，他會知道應該如何照顧自己的。」

「那你呢？」我說。

「我？」他驚訝地轉過頭來。

「你也能好好地照顧你自己嗎？當然我知道那並不關我的事，亞東尼！不過……還是應該小心謹愼才是。就算不爲你自己，也應該爲米蘭達著想呀！」

他對我笑了笑，並且摸了摸掛在頸上的那條很細的銀項鍊，項鍊上一定還吊著一個十字架或者什麼紀念牌一類的東西。

「妳也不必為我操心，露西小姐。聖斯匹諾狄安會庇佑他的子民的。」他臉上露出喜悅的活力，「相信我所說的話，他會的。」

「我想你今晚做得也不錯吧？」我說，語調中卻帶著幾分無奈的苦澀。

「我想是的。現在我們一切不都很好嗎？」他把另一扇門使勁推開，隨手就找到了另一個電灯開關。展現在眼前的全是大理石和桃花心木製成的用具。「寢室在隔壁一間，從那邊穿過去。我去替妳找條毛巾，然後再給妳弄點熱飲。妳能找到下樓的路嗎？」

「找得到，謝謝你。」

他在一架如小型車房大小的碗櫃裡翻出一兩條毛巾拿了過來，說道：

「妳看，妳所需要的用品都已齊全了，是嗎？」

「我想是的。不過只是有件事——我能碰『那個東西』嗎？」

「那個東西」是一件看起來很可怕，設計十分古怪的器具，很明顯地它是用來燒熱水的。看起來像個置在地上的地雷一樣，上面裝有一個儀器盤和開關。

「妳跟格雷爵士一樣糟糕，」亞東尼說話顯得有點放縱，「他把這東西叫做怪物，也是不敢去碰它。其實它安全得很，是斯匹諾做成的。」

「啊。」

「以前走火燒壞過，不過現在一切都正常了。我們上個月才把它重新整修過，是斯匹諾和我一塊兒修的。」

他臉上露出另一個微笑，門輕輕的關上了，屋裡只剩下我和這件怪物——熱水器。

我必須爬上三個階梯才能進到洗澡池，大約有一個游泳池那麼大，池邊還有好多個青銅製的小零件。不過，當我一扭動標有C字的水龍頭，熱騰騰的水立即就湧出來時，我對克斯特古樓的每一件事，都想得那麼週到，也就無話可說了。但願可憐的麥克斯此刻也和我一樣有這份享受——據我所知，另外還有一間浴室，那裡也有一台熱水器，效果和我這裡的一樣好——不過那時我再也沒有心情去想其他的事了。對於當天晚上所遭遇的一切我早已拋諸腦後。我所想做的就是趕快脫掉一身潮濕難受的衣服，然後進到浴池裡去洗個痛快。

當我無力地擦乾泡得通紅的身體後，我那大部份都是尼龍質的內衣也乾了。外衣和外套還是濕的，所以我把它們攤在熱水管上，穿起掛在門後的那件睡袍，然後到臥室去整理我的臉部和頭髮。

我把費麗亞的化粧用品臨時拿來湊合湊合，裡面有把梳子，於是我在昏暗的灯光下，利用掛在兩個桃花心木之間的那面整容鏡，想好好打扮一番，無意間，我看到地上有份報紙，拾起來打開一看，記載的日期是一九一七年七月廿日。

在帶有點綠色的鏡中，我看著自己的影子，那副德性眞會把人給嚇壞的。身上的睡袍顯然是朱里昂爵士的一件戲裝，又長又厚，深紅色絲質品，會使人聯想到滑稽劇裡的丑角。嘴上塗了點費麗亞的口紅，再加上短而鬈曲的頭髮，和手上帶著的那枚華貴鑽戒，看起來確實滑稽可笑。

直到現在，他還沒有看過我穿著比這更古怪的裝扮呢！我在想，像這樣的裝扮，是否也會如同「半裸」那麼可笑呢！其實也沒有什麼好顧慮的，也許他現在腦子裡裝滿了好多其他的事務，根本無暇注意我了。

我對著鏡裡的自己，皺了皺眉頭，然後走出臥室，穿過那條擺滿兵器，充滿殺機的通道，下樓去。

299

幻島疑雲（上）

吳大成 譯

■發行人／黃瑞隆
■美術主任／曹昌德
■執行編輯／朱梅生
■出版者／長橋出版社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九十二號
郵撥帳號：一〇八六一三號
門市部：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九十二號
（臺大正門旁）
讀者服務電話：三五一一六四六二
■發行所／長橋出版社發行部
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五十四之八號
電話：三九三一六一九〇
■印刷所／錦龍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和街六十四號
■實價新臺幣五十五元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八月一日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一四八七號

